

壹
Grandpa Gu

顾爷/著

小顾 聊绘画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YPRESS

所谓艺术，并没那么高不可攀。

它只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的遭遇，它也有爱情的八卦，人生的苦难，它能让你心酸也能让你笑翻天。

你只需放下沉重的大书和让人皱眉的页码，听顾亭瑜你说说艺术的
那些彪大的事儿~



上架建议◎畅销·艺术普及

ISBN 978-7-5086-4393-9



9 787508 643939 >

定价：38.00元



壹
Grandpa Gu

顾爷/著

小顾 聊绘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顾聊绘画 / 顾各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86-4393-9

I. ①小… II. ①顾… III. ①绘画评论—世界 IV. ①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5374号

小顾聊绘画

著 者: 顾 各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393-9/G · 1066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爱讲故事的人

“我为什么会写《小顾聊绘画》？”这个问题最近经常被问到，是啊，为什么呢？

回想起来，可能因为我是个爱讲故事的人吧……

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在网络上发布过一些自己编的鬼故事，但是网友看过以后都以为我在写笑话……在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之后，我以为我的作家之梦应该就此终结了。直到一次，和几个朋友去看一个印象派的画展，我再一次没有控制住自己爱讲故事的毛病，开始唾沫横飞地向他们介绍起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非但没有做出不耐烦的表情，反而看上去听得津津有味。当然他们可能只是给我面子，但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如果把这些和艺术有关的故事发到微博上，会不会有更多人喜欢呢？”

隔天我就这样做了，一周后我的“粉丝数”就翻了3倍。虽然我感觉到可能会受欢迎，但没想到会那么受欢迎。说实话，看着成百上千的网友评论，打心眼儿里高兴。对我这样的“草根”来说，写微博不就是为了那些“V5”、“笑尿”、“哈哈……”吗？

在获得了一些关注后，我决定将微博上的内容集结成册。由于微博上有篇幅限制，有些内容写不进去，而出书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地写了……

希望您喜欢(^_^)



关于顾爷

姓：顾，名：孟劼，字：爷。

故被称为“顾爷”（没有啦，“顾爷”只是个网名，我觉得听上去很酷，但经常会被打成“姑爷”，平白无故多了许多丈母娘）

高中毕业后，我把自己空投到了澳大利亚，学习“Visual Communication”，（这里故意用英文，就是想表现得高端一点，其实就是平面设计的意思）。毕业后，顺利成为了一名“苦逼设计师”。

关于艺术，一切的热情都源于单纯的喜爱。我并非科班出身，更没有教授头衔。因此，与其说我是在做科普，倒更像是嘻嘻哈哈地聊天。如果能在博您一笑之余为您增添一些吹牛聊天的资本，那也是极好的……

一切从这里开始……

目录

✂ 逃犯
Chapter 1

1

光影大师
Chapter 2

29

奇才
Chapter 3

53

彩虹
Chapter 4

79

睡莲
Chapter 5

107

135

幸福画家
Chapter 6

疯子
Chapter 7

157

舞女控
Chapter 8

189

苹果男
Chapter 9

217



Chapter 1

逃犯

1571

年的米兰……在市郊的一个小乡村里，诞生了一位旷世奇才。他的出现，将改变艺术史今后几百年的走向。他的名字叫……

卡拉瓦乔

Caravaggio

卡拉瓦乔是一个天才画家，这一点，我想没有任何专家学者会反对。

但是除了“画家”，卡拉瓦乔还有好几个让他“引以为豪”的头衔——流氓、赌徒、杀人犯、逃犯……他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天才”并不一定是用来形容正面角色的。

那么，大坏蛋卡拉瓦乔是如何用他的画笔改变世界的呢？

在聊他的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粉丝”们吧：



“脑残粉”名单：



鲁本斯 V

哈布斯堡王朝御用画家



代表作：《屠杀无辜者》

画画是我的职业。外交是我的兴趣。用绘画促成西班牙和英国结盟什么的我会说吗？



维米尔 V

荷兰“四大金刚”之一



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谜一样的男人……



委拉斯开兹 V

西班牙最牛的画家



代表作：《宫娥》

镜子，镜子，镜子……



伦勃朗 V

光影大师



代表作：《夜巡》

人生就是要大起大落才精彩……

还有那一群被称为印象派的“小朋友”，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变态级”的大师们会把卡拉瓦乔奉为神一样的人物？

原因很简单，他有神一样的画技！！！！

1592年，出师不久的卡拉瓦乔来到了罗马。

当时的罗马，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整座城市都在玩儿命地造教堂，教堂造得多了，就需要大量的艺术品来装饰。

因此，全世界最牛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都聚集到了这里，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也削尖了脑袋想往里挤，梦想有一天能得到一夜成名的机会。当时的罗马差不多就类似于今天的好莱坞，只不过一个是拍电影的，一个是搞装潢的。

卡拉瓦乔刚到罗马时混得挺惨，主要就靠“跑跑龙套”和给大明星演演“替身”什么的为生（在街边摆摊卖画和给成名的画家当枪手）。



克劳德·洛兰《凡西诺广场》 Campo Vaccino 1640s by Claude Lorrain



罗马的“建材市场”，其实说是“市场”也有些不太准确，因为当时修建教堂的建筑材料基本都是直接从这些古罗马遗迹上拆的，也算是拆旧盖新吧（当时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没多好）。

可能是因为请不起模特，这一时期，他以市井小民为题材，画了许多“风俗画”。这些作品已经开始逐渐展露出他的绘画功力。



《算命者》Good Luck 1594-1595



看这算命师的表情，似乎正在说着一些升官发财的吉祥话。



手部的动作也显得非常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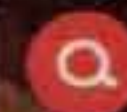


《纸牌作弊老手》*The Cardsharps* 1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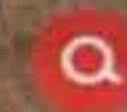
卡拉瓦乔擅长通过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表现出紧张的气氛，同时抓住观者的视觉神经，使观者融入到画面中去。这幅画，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两个老千串通起来骗钱的场景。



看这少年的沉着表情，还以为自己赢定了。



抽出这张牌后，可能蒙混过关，也可能当场被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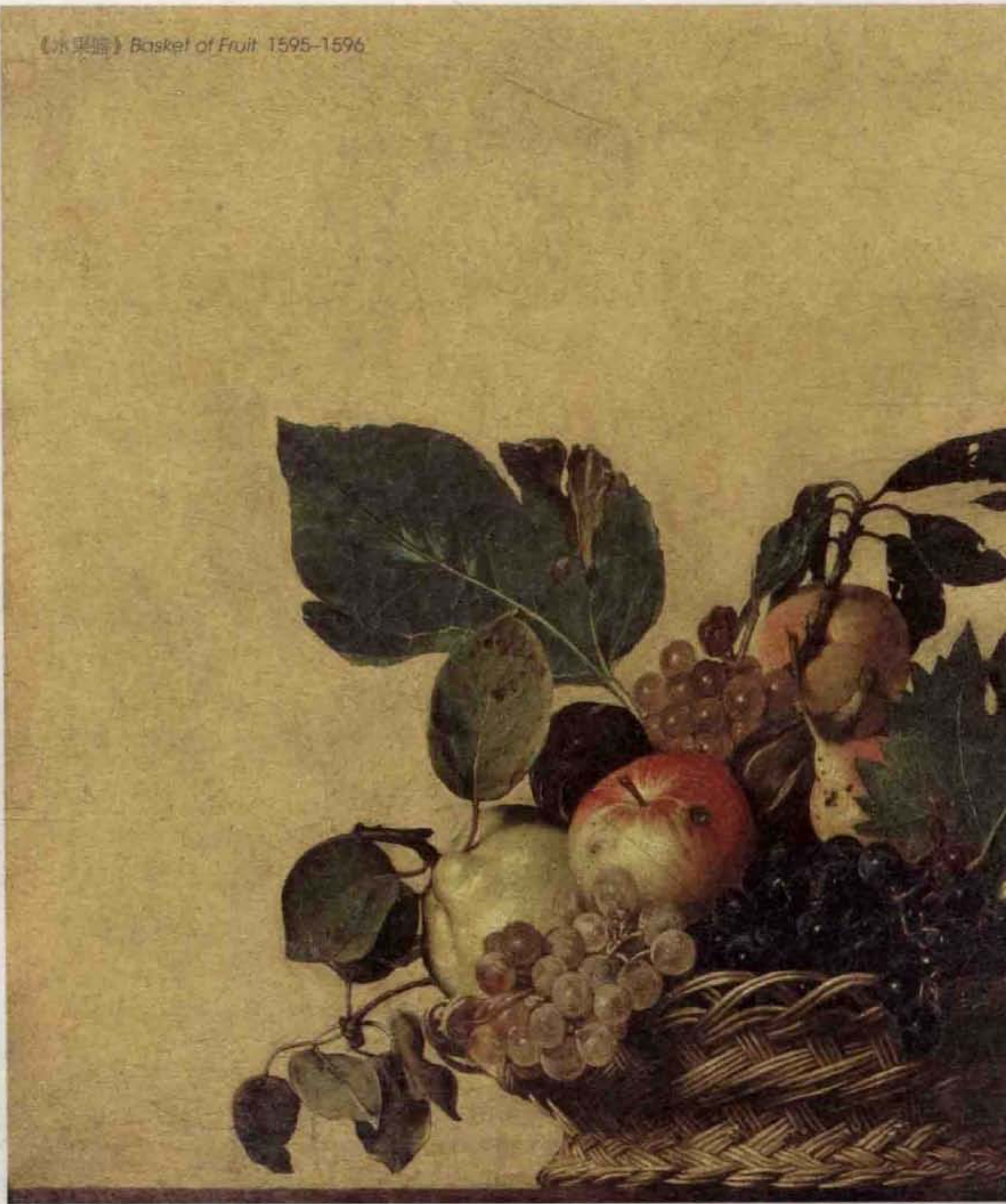


哇！他有两个“炸弹”！

通常来讲，一幅油画只能表现事物的一瞬间。而卡拉瓦乔的厉害之处，就是他往往能抓住最重要的那一瞬间！将剧情定格在最高潮的那一秒！下一秒，可能往任何方向发展，使看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无限遐想……



《水果篮》Basket of Fruit 1595-1596



这幅就更厉害了，看似是一篮普通的水果，但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放在今天想都不想就会被ps掉的部分，他都仔细地画了出来。

再看篮子底部的阴影，似乎整个水果篮都戳到了画布外面，让人忍不住想把它往里推一推。经过卡拉瓦乔的画笔，连一篮水果都变得戏剧性了。





《捧水果篮的男孩》*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 1593-1594

卡拉瓦乔似乎特别偏爱水果篮，只是放在桌子上画还不过瘾，还找人捧着画。

据说他画画从不打草稿，从构图到细节都是一气呵成的……目测这篮水果少说也得五六斤吧？一捧捧一天谁受得了？！看男孩的表情，就好像在说：“还没画完啊，大哥！”

既然说到了男孩，那我顺便聊一下卡拉瓦乔这段时期画的其他一些“娘炮”作品。



《音乐家们》*The Musicians* 1595

《酒神巴克斯》
Bacchus 1593-1594



男孩直勾勾的眼神，微微张开的嘴唇仿佛能够听到他们的歌声，再加上裸露的洁白肌肤……

其实，这一系列的画早在20世纪就已经被定性为“同性恋画”。有许多人甚至怀疑卡拉瓦乔本人就是个同性恋，画中这个名为马里奥·明尼蒂的16岁小画家其实是他的“基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照现在的标准来判断，他不光是同性恋，甚至还是个恋童癖。

但是怀疑归怀疑，人家从来没有宣布出柜，我们也不能胡乱下定论。而且在当时的罗马，完全是宗教控制下的社会制度，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基本就等同于在乾隆爷脸上刺“反清复明”一样，是大逆不道的。



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小故事，专家用X线扫描后发现，“巴克斯”身旁的酒壶中居然还有一幅卡拉瓦乔的自画像。

在这些“娘炮画”中，有一幅非常值得一提……



《鲁特琴乐手》（Hermitage版本）*The Lute Player* 1596

依然是明尼蒂的“倾情演出”……卡拉瓦乔以此为题画了好几个版本，有趣的是，每个版本的桌子上都放着一本不同的曲谱，都是当时的流行曲。更神的是，卡拉瓦乔把每个音符都准确地画了上去，也就是说，根据这幅画，是可以演奏出音乐的！

Hermitage版中的这首曲子名为《牧歌》（*Madrigals*），曲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

“ 你知道，我爱你
且崇拜你……我是
属于你的。 ”





《鲁特琴乐手》（Hermitage版本，局部）*The Lute Player* 1596



《鲁特琴乐手》（Metropolitan版本，局部）*The Lute Player* 1596



很快，卡拉瓦乔的才华被当时的红衣主教弗朗切斯科·蒙特看上了（估计主教大人也好这口）。经过主教的推荐，卡拉瓦乔开始为各个教堂创作宗教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用他的画笔一次又一次地撼动整个世界。

这幅《圣马太蒙召》，可以说是卡拉瓦乔的成名之作。讲的是耶稣走进税务局，指着身为公务员的圣马太说“跟我混吧！”的故事。

这幅画的特别之处在于：耶稣没有像磁悬浮一样飘着，身边也没有光屁股的天使飞来飞去。相反，卡拉瓦乔把耶稣隐藏在黑暗中，并巧妙地运用光线引导观者的视线集中到圣马太身上，再看看每个人的表情和动作：



虽然是一幅宗教画，却几乎没有神话元素。

卡拉瓦乔把人们心目中的神和圣人，画成了普通人。也正是这点，抓住了观者的心。

……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生命只剩下10年……





《圣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 1599-1600

卡拉瓦乔一夜成名！

人们排着队去教堂看他的画作，上流社会和政府机构也开始不断向他下订单……

事实证明，“人红是非多”这句话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当时的卡拉瓦乔，只要干一天的活，赚的钱就够他玩儿一个月的。那你没事干就好好在家待着吧？他不干！他偏要佩着把剑，伙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基本上都是些诗人、雕刻家、画家什么的），上街做“古惑仔”。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喝得醉醺醺的，经常打架闹事。

那段时间，卡老大三天两头被“条子”请去喝咖啡，法庭也上过好几次，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上面有人!!!

卡拉瓦乔在上流社会有许多赞助人，他手中的那支画笔，就是赞助人的生财工具。所以每次不管他闹再大的事，只要不出人命，“上面”的人都能帮他摆平……

虽然卡老大每天过着疯狂糜烂的生活，但依然不停地有杰作诞生。

这是《圣经》中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个桥段：吃完“最后的晚餐”，耶稣被门徒犹大出卖，犹大领着罗马士兵来抓捕耶稣，这幅画描绘了犹大用亲吻来帮助士兵指认耶稣的一刹那。

这幅画用的是全黑的背景，这在当时是从来没见过的，也正是这个原因，让看画的人有一种“融入感”。画中的人物从黑暗的背景中浮现出来，而观众，好像就躲在黑暗中目睹这一幕的发生。仔细想想，这不正是今天电影院所营造的氛围吗？

再来看画中的人物：



耶稣十指交错，但表情淡定，似乎早已预见了这一切的发生。与背后的“抓狂男”形成鲜明对比。背叛者犹大即将吻到耶稣。



这幅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士兵背后那个举灯照明的人，其实画的是卡拉瓦乔自己……

《基督被捕》The Taking of Christ 1602



再一次，卡老大再一次抓到了最紧张的那一秒（熟悉这段故事的人应该知道，下一秒，耶稣手下的“小弟”彼得一刀砍飞了对面一个人的耳朵）。

如果现在突然有科学研究说，卡拉瓦乔其实是个带着照相机穿越到17世纪的现代人，我可能真的会相信……

1606年

5月29日，疯狂的卡拉瓦乔又犯事了。

这一次，那些“上面”的人也没法帮他摆平了，因为，他杀了一个人……杀了谁？我们先放一放等会儿再谈（反正死都死了，我想他应该也不急）。

我们先往前退几年，来聊聊他杀人前的几年间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将卡拉瓦乔推上了艺术史的顶峰，使他成为了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画家……之一（因为在他之前还有一个更牛的意大利人——那个包黄布的“忍者神龟”——米开朗基罗）。

这是卡老大的代表作《基督下葬》，顾名思义，这幅画的是耶稣的葬礼。

依旧是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人物，卡老大对细节和表情的处理也把握得恰到好处。但是，卡拉瓦乔作画时有一个“缺点”——他画得太快了！

一个相同题材的作品，当时的一些名画家画一幅通常要搞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而卡老大却只需要几个星期。为什么会那么快？前面也提到过，他从不打草稿，而是让模特摆好pose以后，直接往画布上刷。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可以快些画完好和小伙伴到街上闹事。这种画法是有他的道理的……

卡拉瓦乔追求的是把眼睛看到的東西直接搬到画布上，力求表现事物最真实的一面。要知道，他不仅没有把耶稣画成神，甚至没把他当作人来画……毫无血色的肌肤，瘫软的肢体……这幅画中，他把耶稣画成了一具尸体！

他的这种画法在当时、甚至后来几百年间，是所有那些批评卡拉瓦乔的名家们最深恶痛绝的。他们认为没有经过反复推敲，毫不做修饰的作品是对艺术和神的亵渎！



《基督下葬》
The Entombment of Christ 1602-1603



你们骂你们的，老子的生意照样源源不断……

卡拉瓦乔在当时的名声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从罗马到梵蒂冈的各大教堂都排着队请他画画。但是以他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要作品百分之百都通过甲方的审查，那也是不太可能的。

这幅就被拒收了：《圣母之死》（*Death of the Virgin*），完全按照字面也可以翻译成“死处女”，罪过罪过~）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死”字。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流血过多而死，死后又被捅了一长矛，可以说是死透死透了。但是，玛利亚的死则不同，与其说“死”，其实更恰当的说法是她“升天了”，是直接被小天使什么的接到天上去了，可以说是“升级了！上档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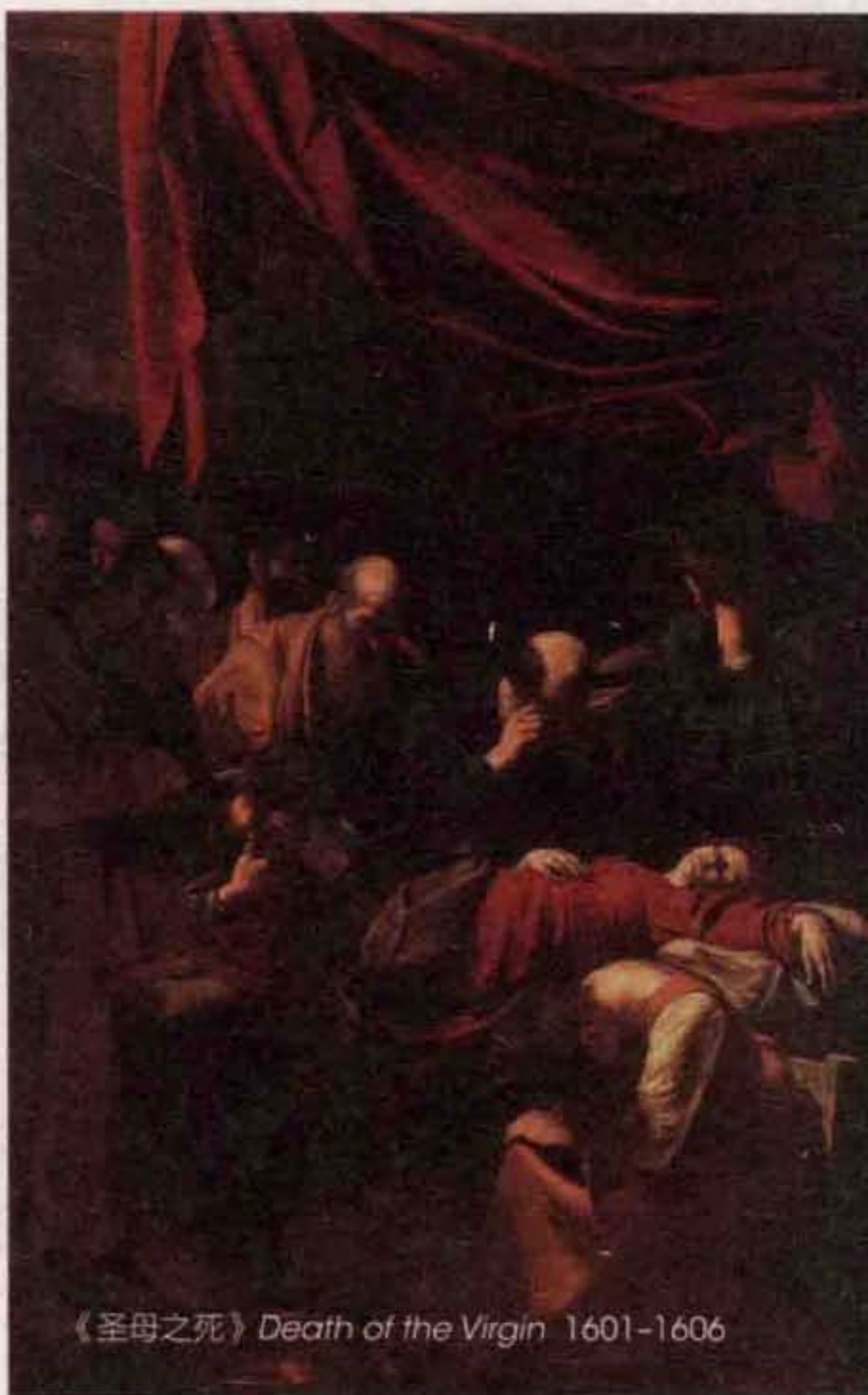
但是“卡流氓”才不管那么多，他用了和《基督下葬》相同的手法，把玛利亚画成了一具尸体！而且，还是一具蓬头垢面的村姑的尸体！可以想像，当“甲方”教堂收到这幅作品时的表情，那一定也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玛利亚真的死了！**”

其实关于这次拒收，我还是比较能够理解教堂方面的。打个比方：我们自己的祖先——屈原，每当我听到他的名字时，脑海中就会马上出现他站在河边仰天长啸的样子。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个画家直接把他画成了一颗粽子，那我肯定也接受不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画中挂着的那块红布，这块红布不断地在卡拉瓦乔的作品中出现，时而被披在身上，时而悬于半空。这块红布究竟有什么用？有人认为它使画面更加生动，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画室中的一个装饰。在我看来，这块红布更像是一个“签名”，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卡拉瓦乔的作品。

这幅画后来被拿破仑带（抢）到了法国，卡拉瓦乔也因此影响了一大批法国画家……



《圣母之死》*Death of the Virgin* 1601-1606



《圣经》中有许多“超自然”现象，钉十字架那天的日食，埋葬耶稣后的大地震……但最著名的还是耶稣的复活。这幅画讲的就是耶稣复活那天发生的事情：两个圣徒正在吃晚饭，吃着吃着，忽然发现和他们坐在一起的居然是三天前才死掉的带头大哥——耶稣！！

卡拉瓦乔又一次地把光影和戏剧性的效果在油画中发挥到了极致。



《以马忤斯晚餐》Supper at Emmaus 1601

注意画面左边这个人，他两手撑着椅子扶手，似乎惊讶（或者害怕）得就要跳起来了。卡拉瓦乔居然可以不用画脸，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人的惊讶的表情。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在对面的耶稣，正在表情淡定地给一块面包“开光”（祝福）。



扯了那么久，终于要讲那起杀人事件了。被干掉的那个家伙名叫：拉努乔·托马索尼。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606年5月29日，卡拉瓦乔和托马索尼在一个网球场——可能是在打网球，也可能不是。如果真是在打网球，那这场比赛一定违反了竞技体育的精神，因为打着打着，卡拉瓦乔就把托马索尼给宰了。

没了？

没了！为此我还查了许多资料，但描述当初那场杀人事件的可信的资料实在太少，有的也都是些推测和猜想。我们不能像柯南那样纯靠推理来定罪，但是说来听听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有人认为卡拉瓦乔是为了一个名叫菲丽黛·梅兰德洛尼（Fillide Melandroni）的妓女和托马索尼打了起来，然后失手把他打死了。具体是为了抢这个妓女呢？还是为了从这个妓女身边抢托马索尼呢？我就知道了，但是据说托马索尼在当时是个知名的剑客，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画家干掉了！虽然这个画家和一般的画家有点儿不同，但就这么死了也太蹊跷了吧？可见卡老大平时佩剑上街不是装样子的。

不管他是为情杀人，还是为球杀人。反正人是杀了！

这一次“上面”的那些人罩不住了……警察什么的倒还好搞定，但是死者（托马索尼）的家人出钱悬赏卡拉瓦乔的人头！连不连在脖子上都要！

卡拉瓦乔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他的第一站，是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让他意想不到的，他的名声早已传到了这里（画画的名声）。与其说是逃亡，这更像是一次淘金。很快，卡拉瓦乔就靠着他的画笔，混进了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

有时候我觉得，绘画圈其实和演艺圈挺

像的，一个明星在一个地方唱唱歌、跳跳舞，唱着唱着不红了，可以到另一个地方拍拍连续剧、做选秀评委什么的，照样赚大钱。但话又说回来，他如果真的活在当下，别说那不勒斯了，逃到阿富汗小山村也能把你认出来，只要有网络……

言归正传……这个时期也有许多名作诞生。《七善行》，这是卡拉瓦乔所有作品中构图最复杂的一幅。看过电影《七宗罪》的朋友都知道，“七宗罪”是《圣经》中描述的人生七件坏人坏事。而“七善行”，顾名思义，就是讲人生中的七件好人好事。其中包括：给口渴的人喝水，给裸男穿衣服等等，通常这个题材会被分成七幅画来分开表现，但卡拉瓦乔却把七件事全都放到了一幅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提前几百年实现了电影的效果！

关于这幅画，我想大家第一眼看到的应该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场景吧（至少我是这样的）。一个老头把脑袋从铁栅栏里伸出来吸女人的奶……对不起，我太粗俗了，重来一遍……

女子在探望狱中饥寒交迫的老人，并用自己的乳汁给老人充饥……真是伟大。这个动作同时表现了两种善行：“探望监狱的犯人”和“给饥饿的人食物”……太有创意了……



《七善行》
The Seven Works of Mercy
1606-1607





卡拉瓦乔又红了……

然而他却并不高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用在当时的卡拉瓦乔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可能是因为嗅到了赏金猎人正在逼近的脚步，卡拉瓦乔再一次向南逃。

这一次，他来到了当时位于意大利最南端的小岛——马耳他，因为在马耳他，有一个能够改变他一生的组织——马耳他骑士团

当时的马耳他骑士团，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持证上岗的黑社会”。只要能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能咸鱼翻身！

卡拉瓦乔一到马耳他就立刻采取了行动，他为骑士团的龙头老大——阿罗夫·德·维格纳科特画了一幅肖像画。这也是他画的唯一一幅肖像画。



《阿罗夫·德·维格纳科特及侍从的画像》
Portrait of Alof de Wignacourt and his Page 1608



很快，卡拉瓦乔的杀人罪被赦免了，而且还加入了骑士团，成为了一名骑士！

从逃犯到骑士，就一幅画的工夫……

接着，看似春风得意的骑士卡拉瓦乔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1608）。

作品有5米长3米宽，差不多相当于电影银幕的尺寸。

《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 Beheading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 1608



一样惊心动魄的气氛，一样丰富多彩的表情。值得注意的是正在喷血的约翰，卡拉瓦乔用约翰的“血”写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他唯一一幅签了名的作品……那个“血腥的野兽”似乎又苏醒了……



1608年8月，卡拉瓦乔又一次入狱了。

要知道，身为马耳他骑士团的一员，一个只手遮天的帮派的成员，而且又和帮派老大混得很熟，想犯法都难！

理论上讲就算你把教皇干掉了他们都有办法帮你脱身。可惜卡拉瓦乔干掉的并不是教皇，而是自己帮派的另一个成员（重伤），而且，还是辈分比自己高很多的成员。

骑士卡拉瓦乔又变回了囚犯卡拉瓦乔。

要说人都“进去了”，那你就安心接受劳改，争取早日获得宽大处理吧，但是没过多久，老卡再一次轰动世界！

他越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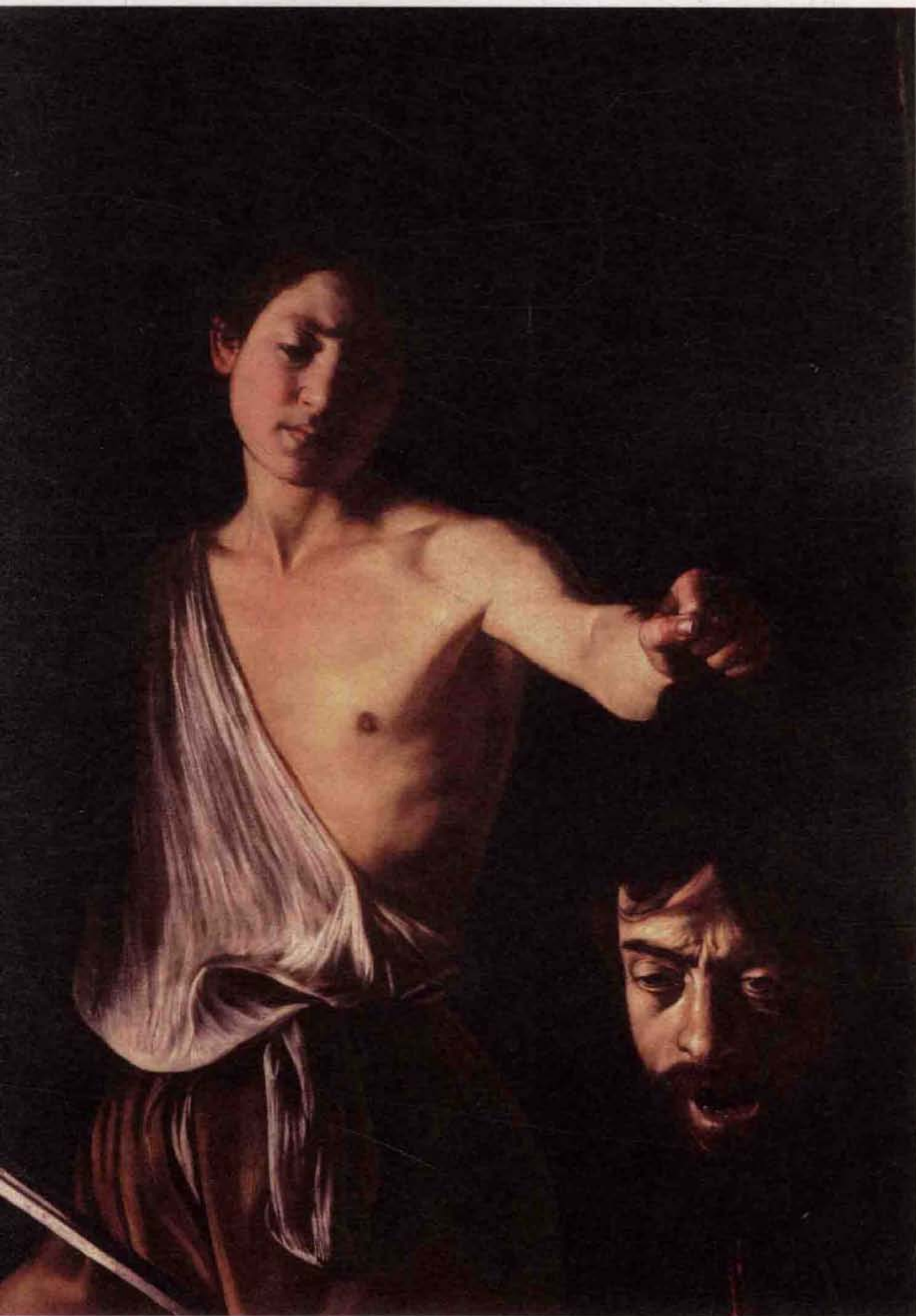
能够从一个孤岛上的监狱越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有人说是骑士团长故意放他出去的，也有可能是他有个浑身文满地图的弟弟），总之他做到了！能有他这种狗屎运的，估计也只有基督山伯爵了……

卡拉瓦乔再次踏上了逃亡之旅，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间辗转躲避骑士团追杀的同时，他画了好几幅画，分别送往罗马和马耳他。

这幅是寄给骑士团长的，他把被斩首的歌利亚画成了他自己，以求得骑士团的宽恕（没错，其实开篇时的那幅自画像是没有身体的）。

1610年7月，卡拉瓦乔凭借他的画，再一次奇迹般地获得了赦免！

然而，不幸的是，他却在回罗马的路上死于热病……





就这样，卡拉瓦乔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人们说他是危险的狂徒，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生活在一个狂乱的时代。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暴行有可能会发生在当时任何人身上，但是谁让他是名人呢。套用一句现代人常说的话：“全世界的聚光灯都汇聚在他身上。”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他总是在人生的高潮期发生一些暴力事件；而每每当他身陷绝境时，却又能凭借他的画笔“杀”出一条活路来。

他的作品几乎从不签名，因为他知道他的画就是最好的“签名”。

几百年后，人们渐渐发现他的伟大。

他是文艺复兴向巴洛克时期转变的承上启下的人物。如果没有他，许多后来的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就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卡拉瓦乔的尸首至今下落不明，说不定，他只是厌倦了17世纪的生活，带着他的照相机穿越回未来了。



逃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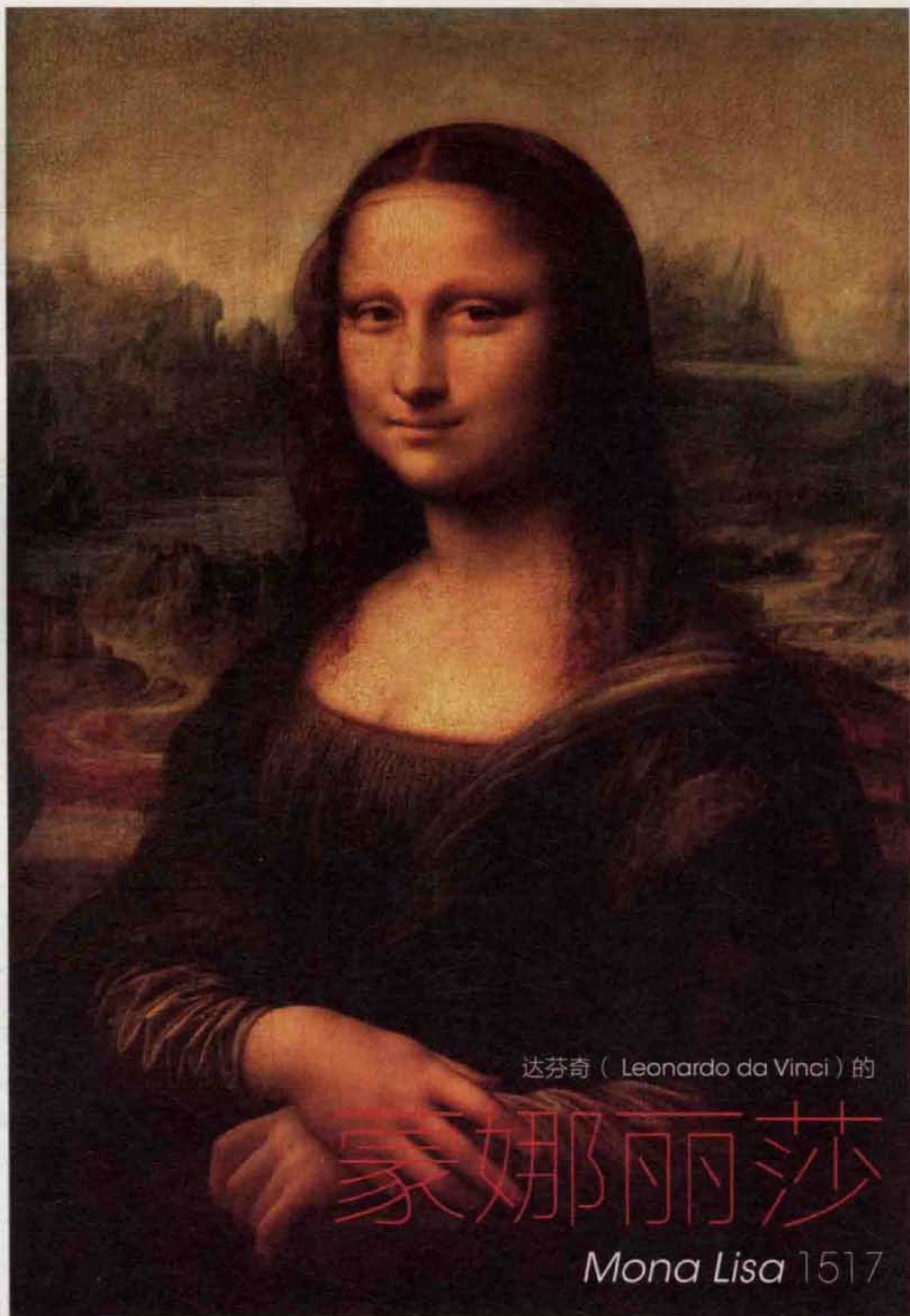


Chapter 2

光影 大师

西

方绘画史中，有三幅名作中的名作，被称为**世界三大名画**，它们分别是……



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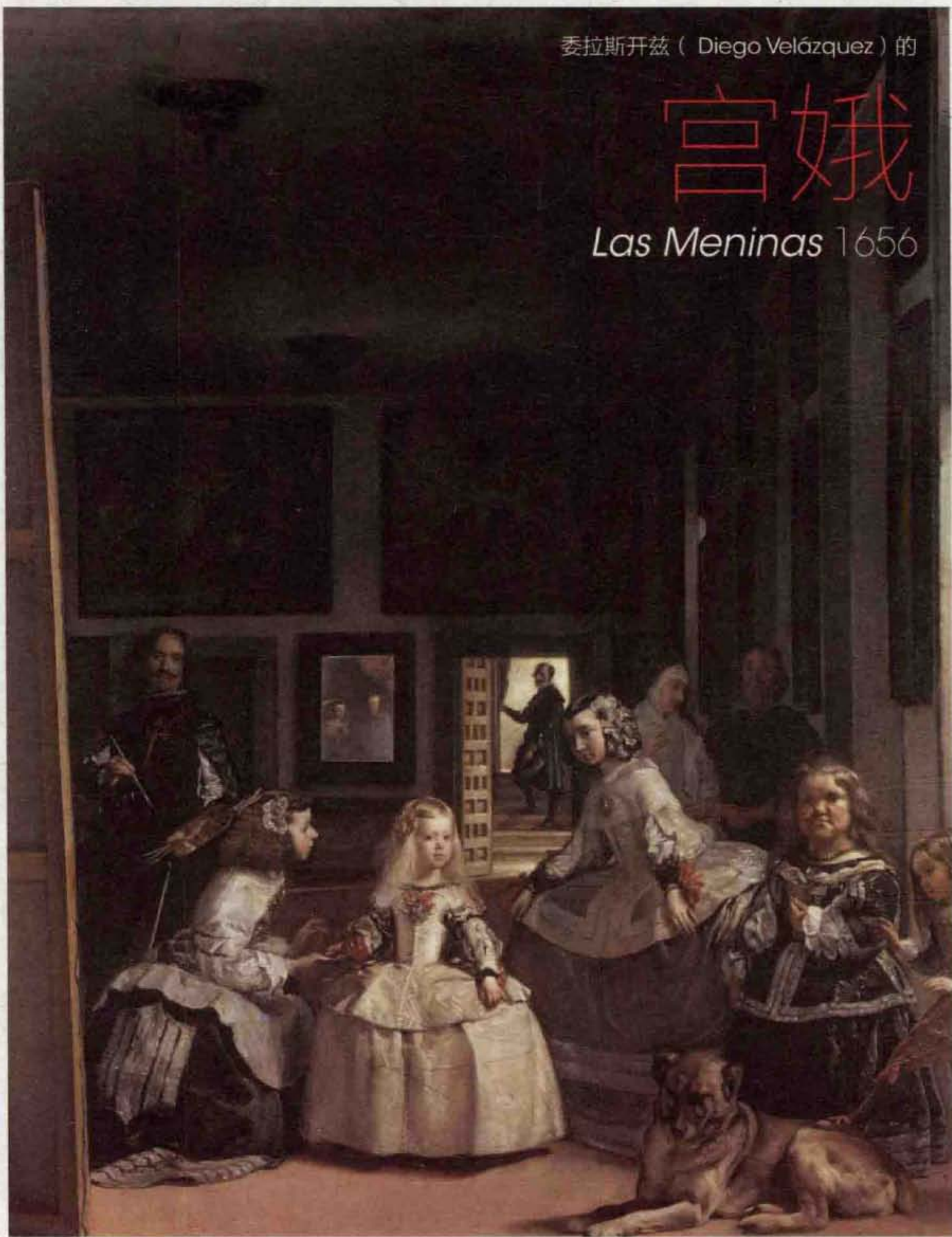
蒙娜丽莎

Mona Lisa 1517

委拉斯开兹 (Diego Velázquez) 的

宫娥

Las Meninas 1656





还有一幅，名叫……

夜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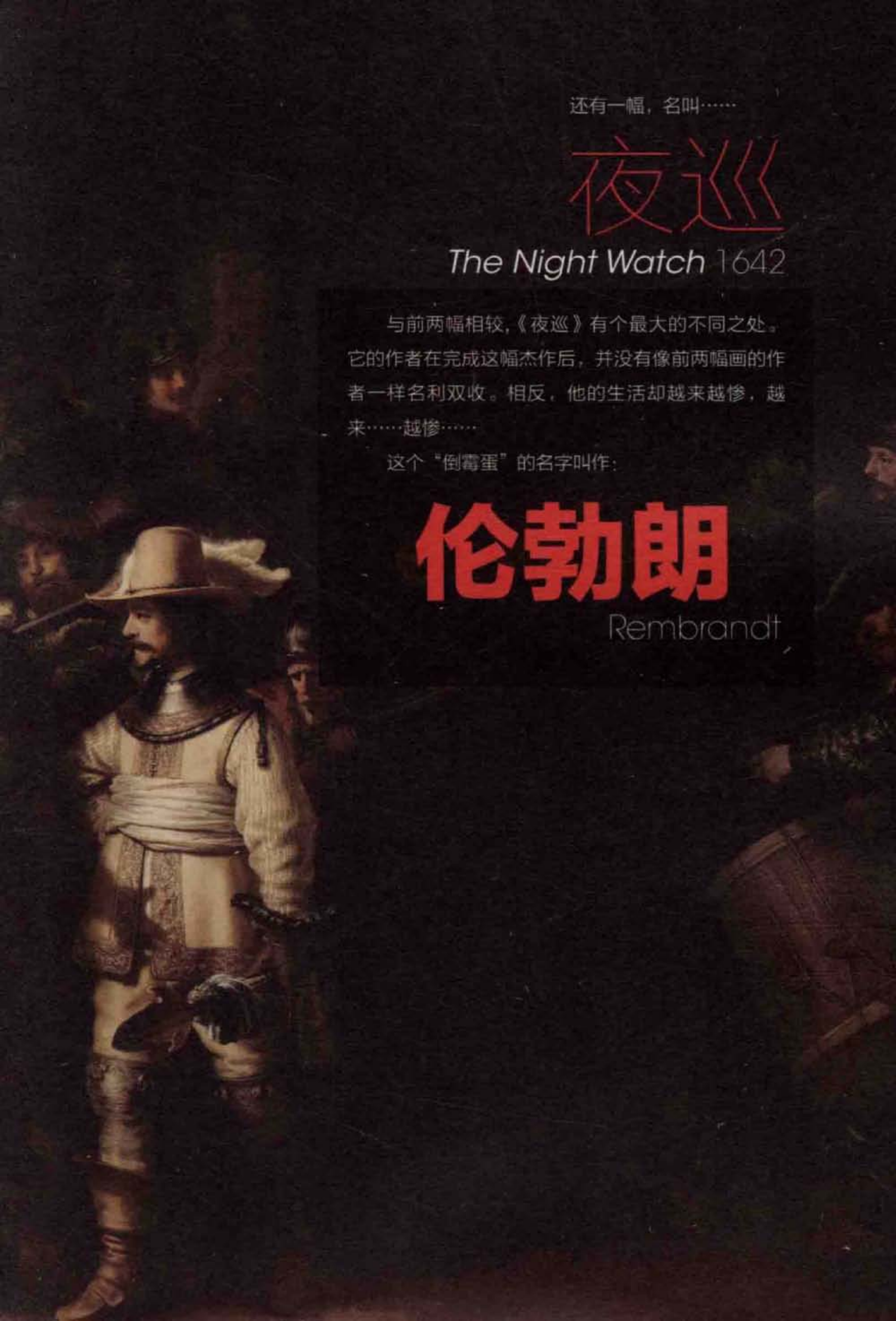
The Night Watch 1642

与前两幅相较，《夜巡》有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它的作者在完成这幅杰作后，并没有像前两幅画的作者一样名利双收。相反，他的生活却越来越惨，越来越……越惨……

这个“倒霉蛋”的名字叫作：

伦勃朗

Rembrandt



虽然，伦勃朗的一生有一半时间都很衰，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西方的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人！那么他到底有多强？让我slow slow tell you……

伦勃朗，全名：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曾经在一次考试中因为写名字而来不及做最后一道题（这是我瞎编的）。

伦勃朗生于17世纪的荷兰，当时的荷兰，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它的艺术、科学和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牛的，这个时期被视为荷兰的巅峰时期。

接下来恐怖的就来了，在这个时期所有重要的画家（没错，是**所有**），都是伦勃朗的徒弟。也就是说，伦勃朗是一个在巅峰时期

站在顶峰的男人！

伦勃朗在21岁时就已经能熟练地掌握油画、素描和铜版画等绘画技巧。23岁时就已经有徒弟跟他混了，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年少成名**。

当时荷兰的达官显贵流行请画家为自己画肖像画，伦勃朗的肖像画，以精美的细节和他独创的光影效果轰动了整个画坛。

《伦勃朗自画像》Self-portrait 1629（23岁）





《约翰内斯·文博加特的肖像画》Johannes Wtenbogaert 1633

这种光影效果，甚至被大量运用在了今天的摄影技术中……

简单地说，就是在被拍摄人物的45°角处放一盏灯，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这种布光法，在今天被称为

伦勃朗光。



伦勃朗光有一个很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在不受光的那半边脸颊上会出现一个倒三角(当然鼻子太塌的人可能没有)。



《自画像》Self Portrait 1669



1631

年，25岁的伦勃朗，带着他庞大的制作团队（最多时有50个徒弟），浩浩荡荡开进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黄金地段买了一栋豪宅。然后，开始在这里接各种订单。我不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更像绘画工厂呢，还是更像“新东方”。反正他当时赚了很多钱，就当他开的是校办工厂吧。

几乎所有画家，在初期都会找一个他心目中业界的楷模来模仿，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伦厂长”当然也有，他的“男神”是卡拉瓦乔，就是上一篇的那个通缉犯。

受到卡拉瓦乔的影响，伦勃朗渐渐摸索出了如何通过表情和动作，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有人说，他能画出人的灵魂。



《伯沙撒王的盛宴》
Belshazzar's Feast 1635



从伯沙撒王的表情就能看出他吓坏了，嘴里似乎还在骂着脏话……



《伯沙撒王的盛宴》，讲的是《圣经》中的一则寓言故事。荒淫的巴比伦王伯沙撒正在开“趴踢”时，突然有一只手凭空出现，悬在半空，在墙上写了几个字。这只手居然有如此内力！难怪国王会吓成那样。那么，写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不是我不负责任，事实上就连伯沙撒也不知道墙上写的是什麼，为此他还广邀社会各界仁人志士来翻译这句话。（可见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最后终于翻译了出来，墙上写的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说了等于没说）。反正翻成中文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惨了，你完了，你该歇菜了……”



我以前看伦勃朗的画时，虽然觉得震撼，但总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说它亮也不对，暗也不是）。直到一次我看到一部纪录片中的一个词，用来形容他的画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

戏剧性。

从光影到人物的神态，看伦勃朗的画就好像在看一部剧情跌宕起伏的话剧，让人觉得充满了故事。

《阿耳忒弥斯》（局部）
Artemis 1634



《雅各布三世》Portrait of Jacob de Gheyn III 1632



《波兰贵族》A Polish nobleman 1637



当时的荷兰，还有一种绘画形式在有钱人中非常流行，那就是团体肖像画。

由于费用一般是由画中所有人平摊的，所以当时的团体肖像画往往都如同集体照般，让对象排排站。



德克·雅各布斯 (Dirck Jacobsz) 1532

然而，“伦厂长”彻底改变了这种枯燥的排列和构图，他再一次把戏剧性带到了画中。



《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

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 1632



画中的人物有的表情专注，有的面露疑惑，围绕着杜尔博士，让人感觉到杜尔博士的权威。而且，“伦厂长”还对画面中最重要的部分“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嗯？我好像走错教室了？”



这种戏剧性的构图方式再次轰动了画坛。

秉承着这种理念，“伦厂长”创作了他一生中最经典、最戏剧性，也是他人生转折点的杰作——

《夜巡》。

这幅画画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民兵连火枪手队。为什么这幅画会这么有名？因为“伦厂长”在这幅画中，将他戏剧性的光影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夜巡》The Night Watch 1642



队长的脚似乎正要跨出画面，鼓手擂响战鼓，枪手正在填充弹药……

伦勃朗画下了转瞬即逝的一瞬间，但为什么这幅画会让伦勃朗变得潦倒呢？前面提到过，团体肖像画是由画中人物平摊画资的，也就是AA制的。

那么，如果你要出和别人一样的价钱，却只能出现在背景中，你会是什么想法，如果你不知道，那请看看下面这位仁兄……



好深邃的眼眸，可惜他不是梁朝伟，只露眼睛根本看不出是谁。

当然，他还不是最惨的……看到这哥们儿了吗？如果不说都不知道那儿有个人，确切地说他连后脑勺都没露，只是露出了钢盔。



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接下来这个才是真正引起公愤的……



整幅画中一共有两个“聚光点”，一处在正副队长身上，还有一处，就在这个“神秘女孩”身上。“她是谁？”问题就在这里：“她谁啊！付钱了吗？”

她有小孩的身材和成年人的脸，腰间还挂着一只鸡。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为什么会站在画面的中心，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个谜。



很显然，民兵们是不会喜欢这幅画的（除了队长以外），于是他们向伦勃朗讨回当初付的钱。

高傲的“伦厂长”当然不干，因为他认为这是艺术，是打破陈规的艺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可民兵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艺术，我付了钱至少要看到正脸吧？于是，他们将伦勃朗告上了法庭，并对他进行大肆攻击，引起轩然大波，伦勃朗从此名誉扫地。坚持走艺术创新之路的“伦厂长”，最终还是败在了现实的面前。


其实这事儿如果放在中国，那根本就不叫事儿！开玩笑，能和领导出现在一幅画里，管他露不露脸，只要是歌颂领导的，绝对一票人抢着埋单。可能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和伦勃朗跌宕起伏的人生一样，《夜巡》在成画至今的300多年中的经历，也可谓**戏剧性**。

首先，据说这幅画原本描绘的是白天，因为长期被烟熏颜色变黑，后来才被人们误称为《夜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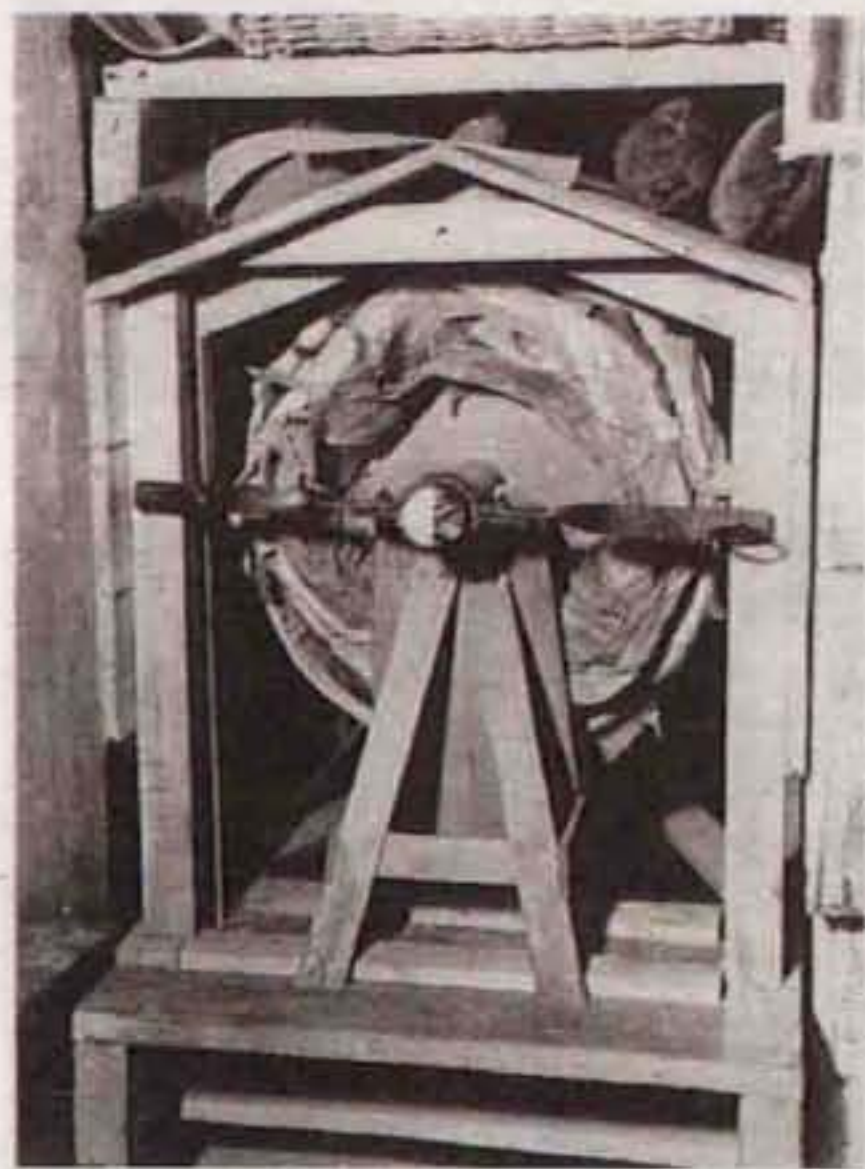
至于什么烟能将“日巡”熏成《夜巡》，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这阴差阳错的一熏，似乎给这幅画带来了更好的效果。后来，这幅画为了躲避战乱，曾被摘下画框卷起来藏于密室。后来还被人泼过油漆，甚至被某个精神病用小刀划了好几刀。

然而，对《夜巡》最大，也是最无法挽回的一次伤害，发生在17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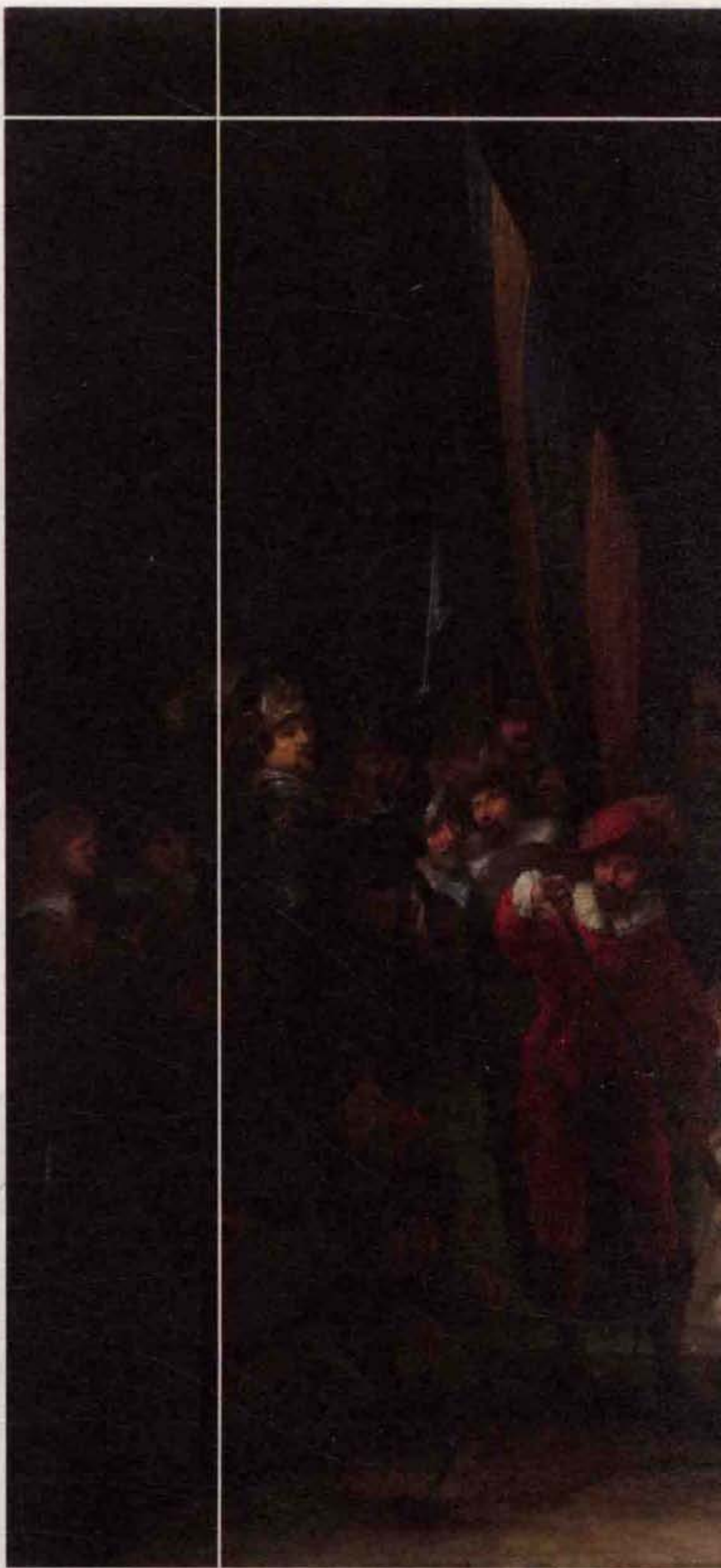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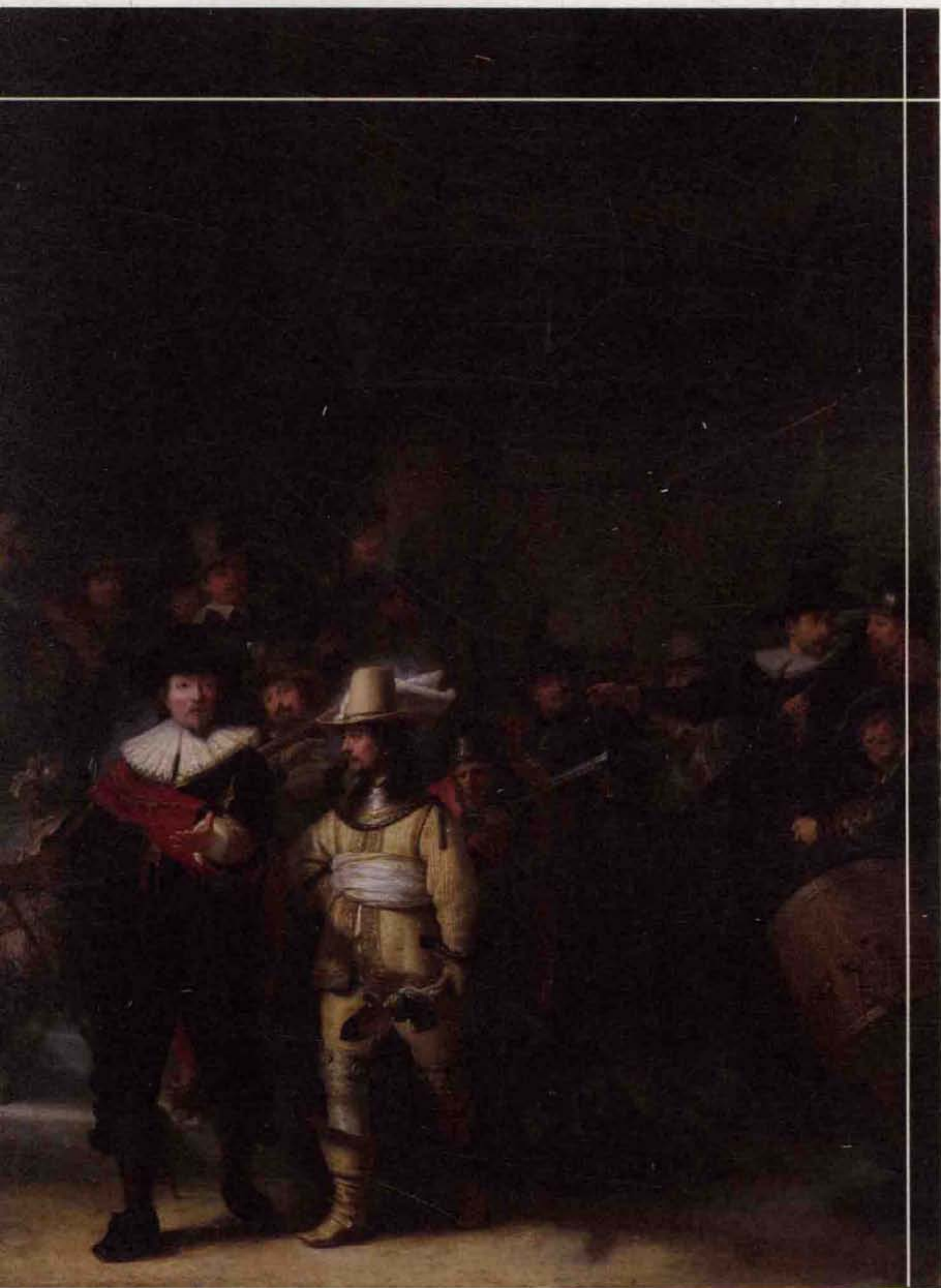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

1715年，为了将这幅巨画从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中搬出来，有个“天才”出了一个主意——“把它锯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画作，其实是比实际尺寸要小的。右面这幅是1712年的临摹版，从这个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原画的四边都被做了不同程度的裁减，其中左边的两个人物被完全切掉了。底部的切割，切掉了队长脚前方的空白处。他这脚如果跨出来，估计会踢在画框上。



被卷起来的《夜巡》。





就像好莱坞电影惯用的桥段一样，伦勃朗在他生命最顶峰的时刻，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然而，打垮他的还不止这件事……

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喜欢把自己的情人称为“干女儿”。而艺术家为了标新立异，总爱把情人称为“Muse女神”。

伦勃朗的Muse女神——他的妻子萨斯基亚的死，对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沉重打击。此后，他的孩子、亲人也都一个个地离他而去。

1669年，63岁的伦勃朗在穷困潦倒中结束了他戏剧性的一生。伦勃朗一生留下了100多幅自画像，从意气风发，到风烛残年，可以算得上是没有文字的自传。



左上：伦勃朗自画像 1620

左下：伦勃朗自画像 1660（局部）

右下：伦勃朗自画像 1662



《伦勃朗和萨斯基亚》Rembrandt and Saskia in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1635



伦勃朗是个伟大的画家，他戏剧性的画风和独创的光影效果影响了无数后人。从另一个角度看，画“肖像画”只不过是他的工作，但没有《夜巡》，又有谁会知道那个民兵连？我想这正是伦勃朗的伟大之处，他能将“养家糊口的手艺”变成“流芳百世的杰作”，这就是画匠与大师的区别。



光影 大师



Chapter 3

奇才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火，30岁的克劳德·莫奈来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被两个英国人的画作所震撼。从此，莫奈开始潜心钻研这两个人的表现手法，并在他们的基础上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最终成为大师中的大师。影响莫奈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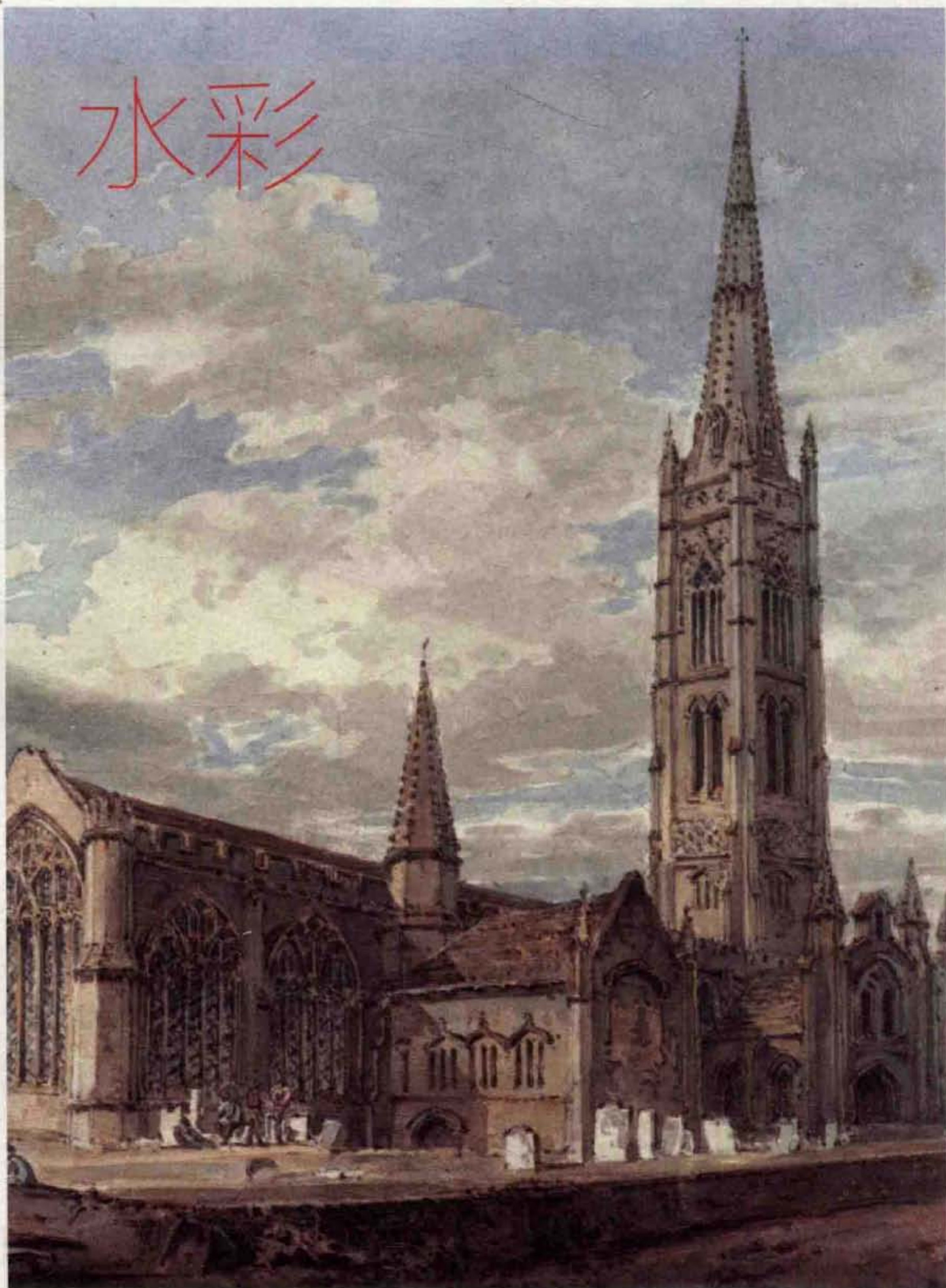
威廉·透纳

J.M.W. Turner

没错，和那个“加勒比海盗”同名。“海盗”透纳的技能是砍人和摆pose，“画家”透纳当然也有他的独门绝技……



水彩



《林肯郡格兰瑟姆教堂东北视图》（局部）North East View of Grantham Church, Lincolnshire 1797

透纳从小就擅长画水彩，他能将看到的事物用速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回到画室，将它们变成水彩画。右面这幅《圣约翰大教堂》是透纳11岁时的画作……

11岁啊！我的神！我11岁时连蓝精灵都画不好啊！如果说，伦勃朗是少年得志的话，那对于透纳，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神童！**

每当我们听到一个关于神童的故事时，一定会有一个词多次出现，那就是“**破格**”。



《圣约翰大教堂》St John's Church 1766

由于过人的才华，14岁的透纳被破格招入了当时英国艺术的最高殿堂——皇家艺术学院；又因为他出众的画技，在15岁时，透纳就有作品被破格选入了美术学院举办的画展；26岁时，透纳又一次破格成为了皇家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正式会员。

“破格”这个词，不光可以体现出透纳的才华，还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他才华的认可。故事讲到这里……主人公一上来就成功了，并一直站在顶峰闪烁着成功的光芒时，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会习惯性地认为：“这哥们儿要倒霉了。”

但故事就是故事，现实生活中通常不会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伦勃朗除外）。

当然，透纳的一生也受到过许多质疑，晚年时的绘画也渐渐失宠（这也是许多成功艺术家的必经之路）。但透纳的名声和他的生活质量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他死后被安葬在英国的“英雄冢”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地。而且还留了一大笔遗产成立了一个艺术奖（透纳奖），专门奖励年轻有为的艺术家。

我一直觉得，透纳是个聪明的画家。这指的不光是他艺术上的才华，还包括他的做事风格。其实用“聪明”这个词形容他还不够准确，应该说，“比猴还精”。因为他先画受欢迎的东西，在得到名声和财富后，才开始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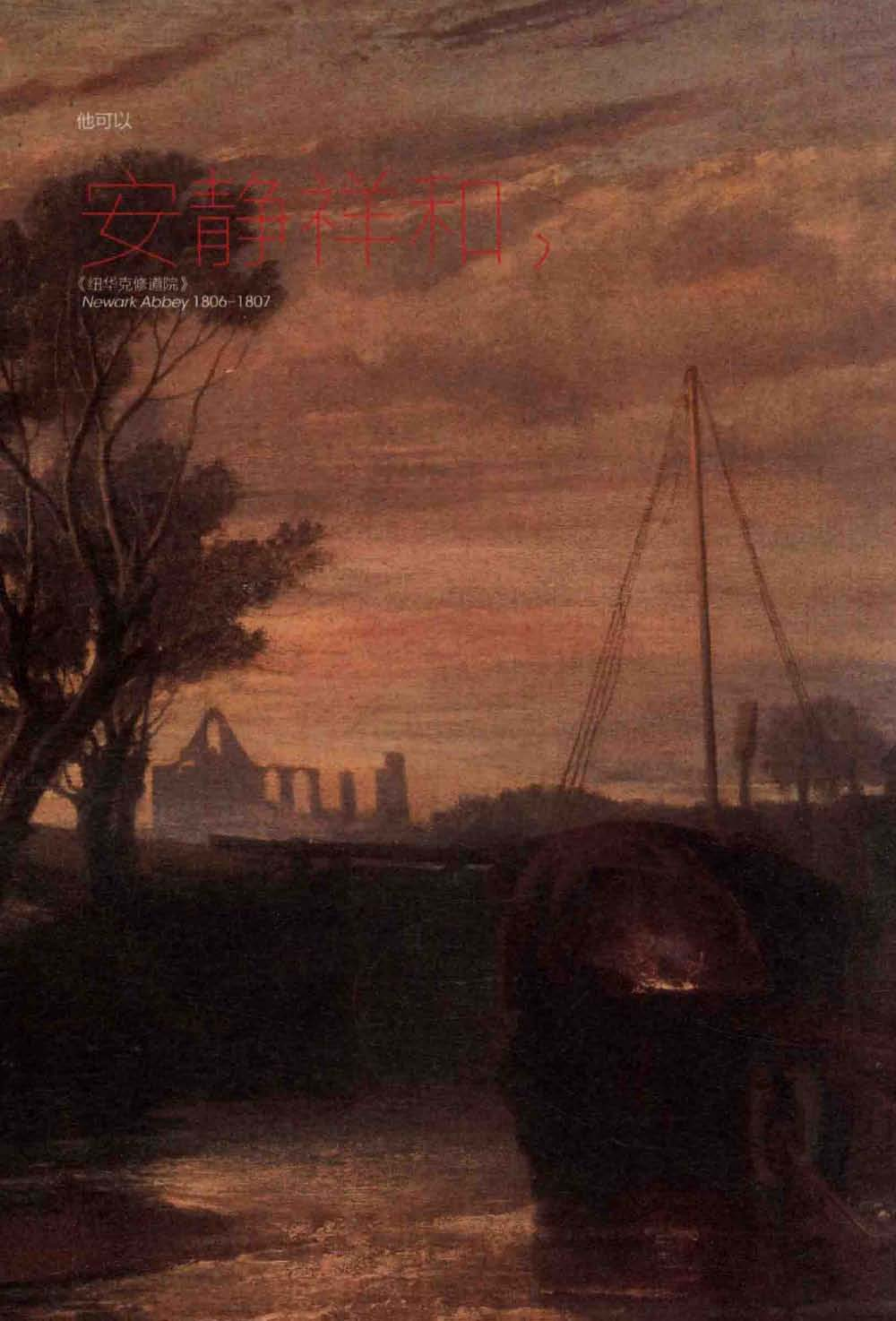
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初期画的都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但如果光以画风来看……

他可以

安静祥和，

《纽华克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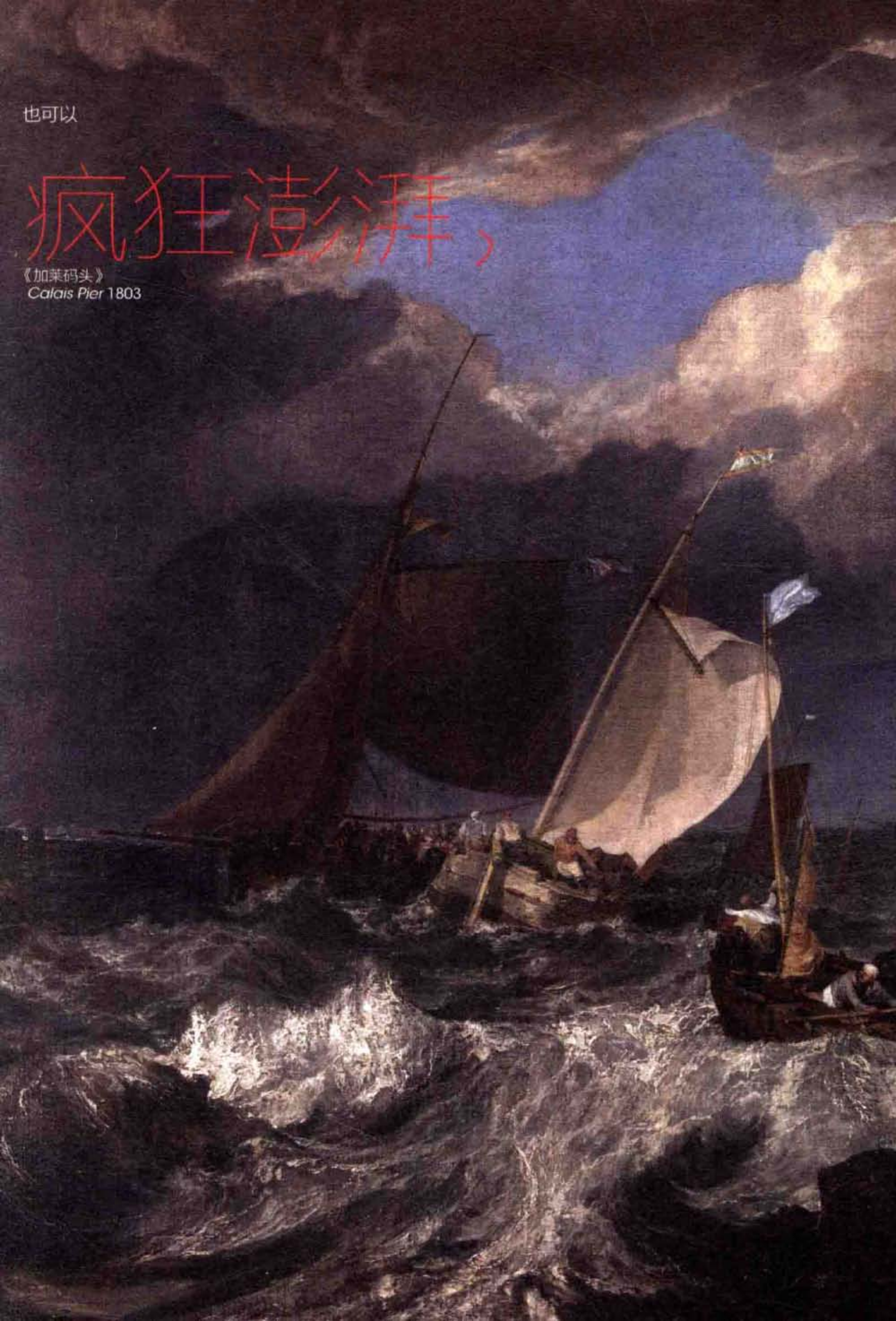
Newark Abbey 1806-1807



也可以

疯狂澎湃，

《加莱码头》
Calais Pier 1803



可以精雕细琢地

写实，

《狄多建设迦太基》

Dido Building Carthage 1815



也能玩儿虚无缥缈的

抽象。

《风景》
Landscape 1840-1850





如果可以从绘画推断一个人的性格，那透纳绝对是个谜一样的男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个人格分裂的两面派。

这是透纳21岁时创作的第一幅油画《海上渔夫》。值得一提的是，“透神童”在艺术学院学的是水彩，他的油画完全是自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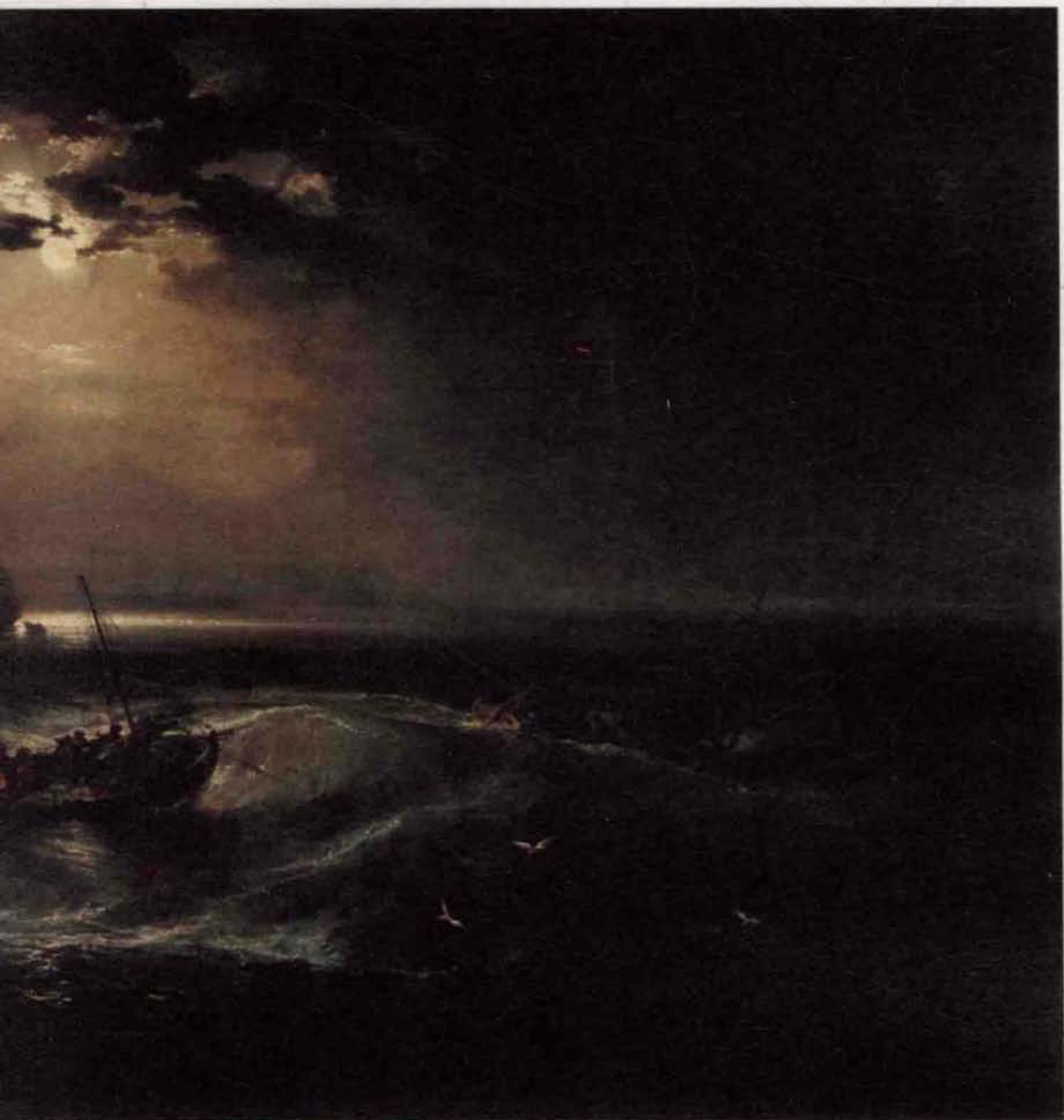
从这幅画中，就已经可以看出透纳风景画中一些独树一帜的特点。



静与动的对比。



耐人寻味的细节以及用来衬托大自然狂野的人类。



《海上渔夫》Fishermen at Sea 1796



当然，最吸引眼球的，应该还是这明亮的月光。这种自然光的表现手法源于透纳的偶像……



克劳德·洛兰 (Claude Lorrain), 法国风景画之父。他的风景画备受当时主流画坛推崇, 洛兰擅长描绘日出日落的景色, 年轻的透纳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 就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伫立在洛兰的《示巴女王在海港起航》前, 眼泪哗哗地说:

“

洛兰的画是不可复制的。

”

关于这句话, 我认为在英语翻译上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 “我绝不会复制洛兰的画。” 究竟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示巴女王在海港起航》The Embarkation of the Queen of Sheba 1648

但我们知道，透纳是个爱较劲的人。洛兰在成为他的“男神”的同时，也成为了他要超越的目标。在第一次见到《示巴女王在海港起航》时，透纳就意识到了他和洛兰间的差距，可能也是在那时，他下定决心要超越洛兰。

毕竟，不可复制，并不代表不能超越。

那透纳最终有没有超越洛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就看你比较喜欢谁。无论最终是否形成“超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透纳在西方绘画史上的地位绝对不会低于洛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透纳有一件名为《狄多建设迦太基》（或名：迦太基帝国的崛起）的作品，创作于1815年。整个画面的构图和绘画的风格都与洛兰的《示巴女王在海港起航》非常相似，这也是透纳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幅作品，并且一直留在身边没有卖掉。直到透纳去世前几年，他居然将这幅画捐给了英国国家美术馆。但是捐赠的条件是，必须将这幅画挂在洛兰的《示巴女王在海港起航》边上，美术馆欣然接受。

透纳最终还是做到了，与他崇拜的洛兰并肩于风景画的“顶峰”。



《狄多建设迦太基》Dido Building Carthage 1815



在透纳之前，风景画只是作为宗教画的背景而存在，所以在画坛的地位并不高。透纳的出现，提升了风景画在整个画坛的地位，使它和宗教画以及肖像画站在了同一个高度。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在风景画中加入了故事，使画面看起来更加惊心动魄！

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暴风雪：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

光看画面，就给人一种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感觉。这幅画描绘的是汉尼拔大军在意大利中部的一场大战。透纳在这幅画中也加入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暴风雪：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
Hannibal and His Army Crossing the Alps 1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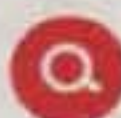
太阳在盘旋上升的暴风雪迷雾中更显得暗淡。



为什么名字那么长？其实许多英国画家，特别是风景画家，都喜欢给自己的作品取一个很长、很详细的名字。就好像某些香港电影，光看名字就可以知道一般剧情了。不仅如此，那些英国佬还喜欢通过书信和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他在画作中想表达的东西。和法国画家让观众“自己领会”的作风大相径庭，我想这可能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吧。



透纳的一贯画风——用人类来衬托大自然的狂野。



远处的地平线上还能看见汉尼拔的传奇大象军。



士兵若隐若现的模糊身影。



透纳爱画各种风暴，他笔下的风暴也总能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

关于暴风雪的画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透纳受到了当时新起的电磁学理论的影响。

是不是有那么点儿意思？



《暴风雪》
Valley of Aosta, Snowstorm 1836-1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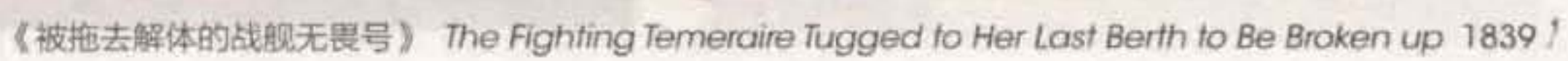
透纳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代。在当时，科学和艺术并没有像现在分得那么清，科学家和艺术家常常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透纳自己也算得上是工业革命的先锋。在他的作品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当时先进的科技元素。

这是透纳表现工业革命的一幅比较重要的作品《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看过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的朋友可能会对这幅画有些印象——一艘名为“无畏号”的老式战舰在夕阳下被拖去解体，这幅画在英国绝对算得上是国宝级的作品。因为它不仅是艺术，也是历史。

“无畏号战舰”名字听上去就很牛，那么大的一艘船，却被一艘体积比它小那么多的蒸汽船拖着。表现了旧的技术被新科技取代，有了蒸汽动力，帆船再大有个鸟用？

我觉得这幅画也体现了“透神童”的聪明之处：这个太阳……在守旧派看来，是战功赫赫的“无畏号”在夕阳中完成它的最后一段航行，有些凄凉的感觉。而在创新派的眼里，这个场景可以被理解为日出，又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幅非常讨巧的作品。





当时艺术学院的画展，是将所有画家的作品放在一个展厅里展出。

这里就能看出透纳“猴精”的地方了。在展览时，他经常会耍点儿心眼儿，当别的画家都展出宏大的题材的画作时，透纳就会提供一幅寥寥数笔的作品，相比之下，他的小清新就更吸引眼球了。也因为这些“小聪明”，“透神童”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在艺术学院独树一帜的地位。

在那个时代，除了透纳，还有一个风景画牛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莫奈膜拜的两人中的“另一人”，他的名字叫**康斯太勃尔**。



康斯太勃尔比透纳小一岁，与透纳锋芒毕露的风格不同，康斯太勃尔更像是一个腼腆的英国绅士。而且他们的经历大相径庭。康斯太勃尔一直到53岁才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正式会员，比透纳整整晚了28年。

英国泰特美术馆

虽然如此，但只要聊到透纳，就必然会讲到康斯太勃尔。因为他俩一直都在相互较劲，这里就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1832年，康斯太勃尔带着他的作品《滑铁卢桥开放》参加艺术学院的画展，而这幅画正巧挂在了透纳的作品《海勒富特斯勒斯》边上。

在画作展出前，画家有3天的修改时间。透纳在康斯太勃尔的画前伫立良久，然后走到自己的画前，在整体灰色调的画作中加上了一个红色的浮标，画完后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这个浮标使本来看上去冷冷的画面瞬间生动了起来，也导致旁边的《滑铁卢桥开放》看上去变得笨拙了。



透纳刚走，康斯太勃尔就进来了，“他来过……”康斯太勃尔看着那个红点说道，“……而且还放了一枪。”

这两幅画至今依然并排挂在英国的泰特美术馆。





《海勒富特斯勒斯》*Helvoetsluys; the City of Utrecht, 64, Going to Sea* 1832



《滑铁卢桥开放》*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 1832

有许多学者认为，康斯太勃尔在风景画上的成就要高于透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透纳在创作生涯晚期的时候开始“剑走偏锋”，玩儿起“抽象”来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抽象画法这么一说，但除了这两个字我实在想不出要如何来形容他这个时期的画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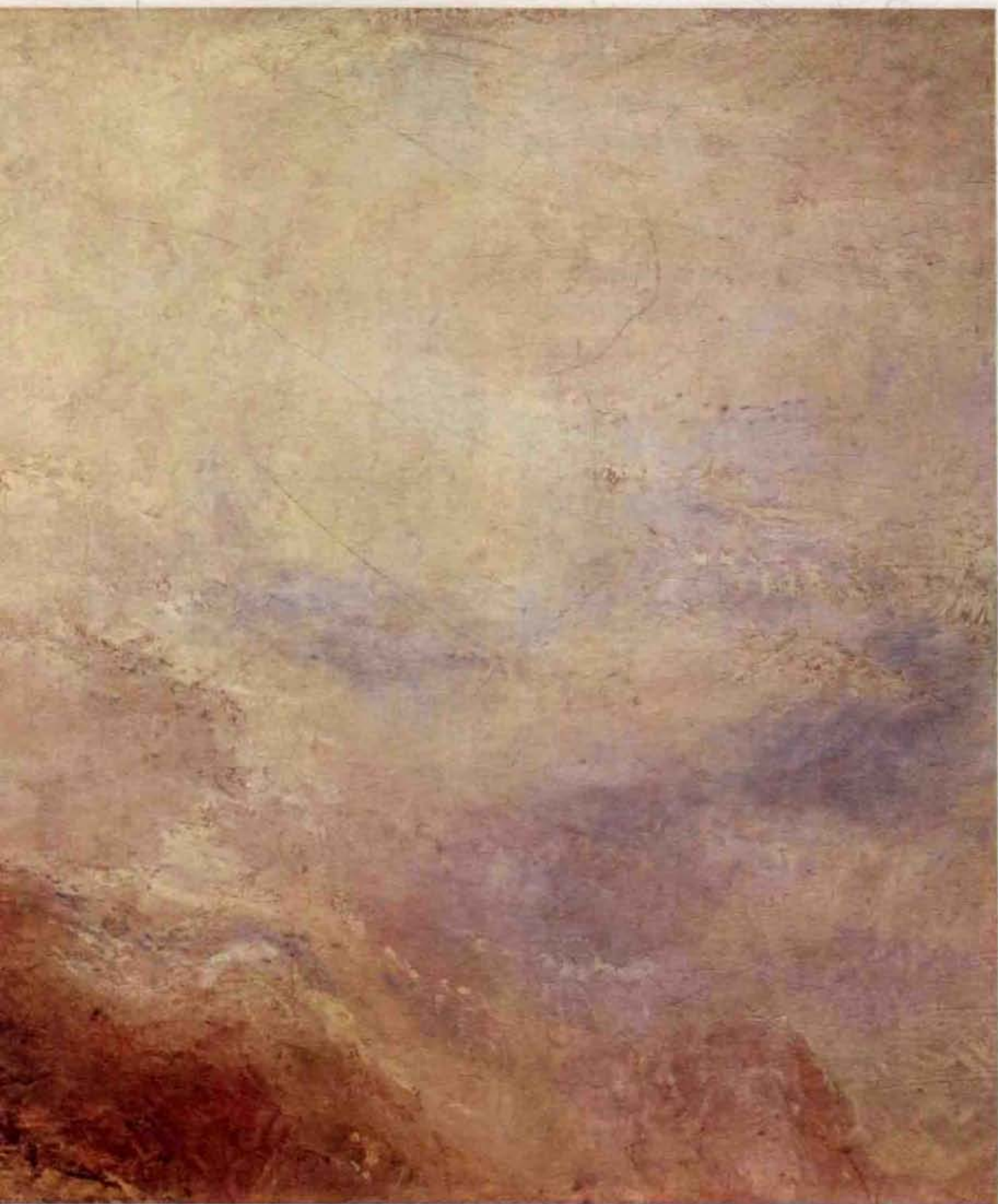
说到“抽象派”，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任谁都能接受得了的，更不用说在那个年代了。当时有许多艺术家不喜欢透纳的这种风格，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他的“老对头”康斯太勃尔了。康斯太勃尔认为透纳画来画去都是一些烟雾和光线（这也是事实），观者看他的画，需要猜想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的透纳，已经无需迎合他人的喜好来作画，他可以尽情地画自己喜欢的东西。

事实上透纳在这个时期的绘画手法近乎疯狂，他不用笔刷或是油画刀，而是直接用手画。为了追求更鲜艳、更生动的色彩，他甚至用上了巧克力、番茄酱……毫不夸张地说，他把整个厨房都搬到了画布上。



《光与色》
Light and Colour (Goethe's Theory)
1843



《山景》A mountain scene, Val d'Aosta 1845



如果说，透纳早期追求的是对“大海、太阳和火焰”的表现的话，那在他的晚期则开始对“光、风和速度”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感兴趣。这一幅描绘西部大铁路的作品则将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

这幅画可以算得上是透纳的集大成之作，他用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加上他最擅长的动静对比，将雨和蒸汽的朦胧、火车的速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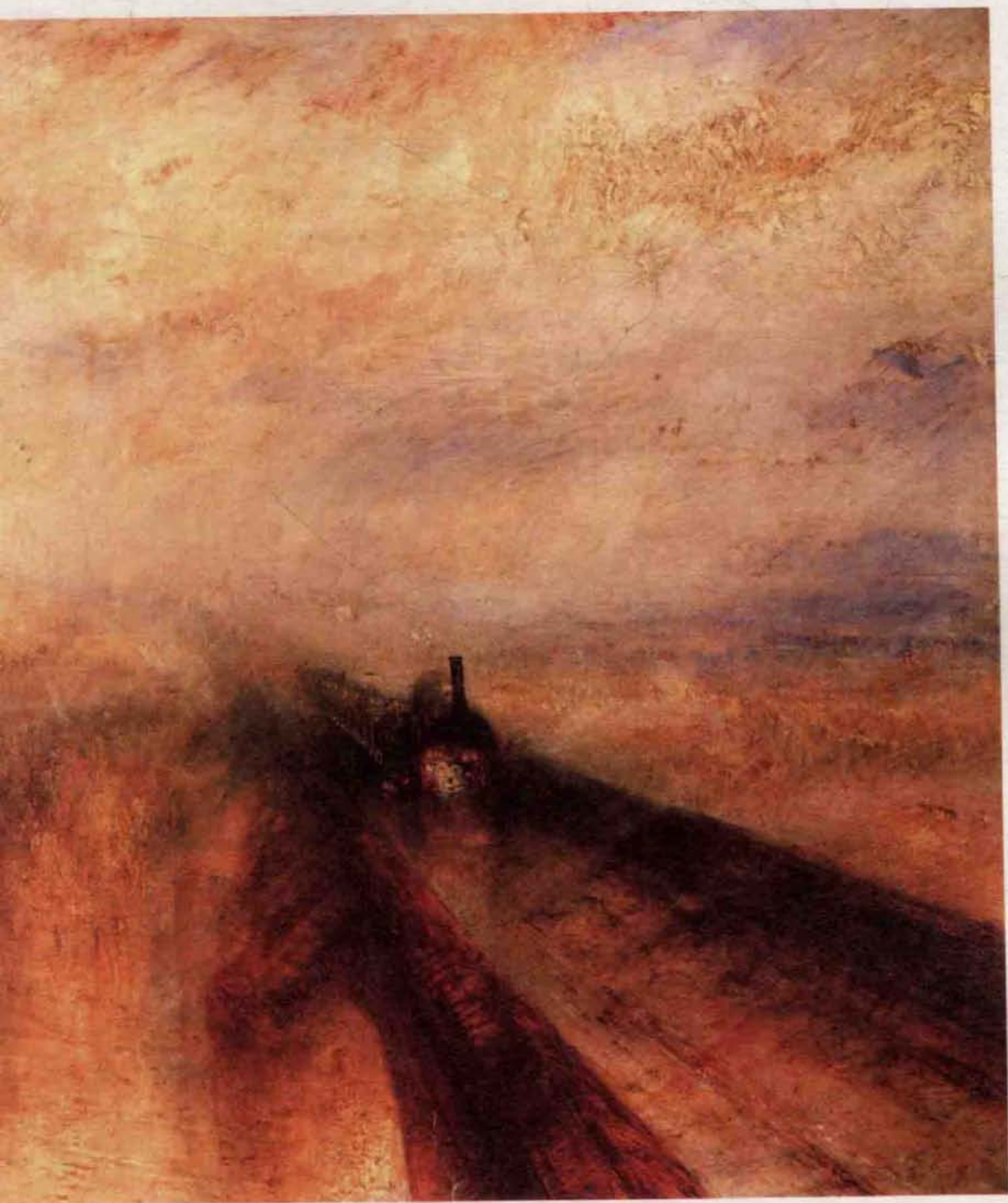
远处的小船在河中悠悠地荡漾，近处的火车正急速冲来，观者甚至可以感受到火车的轰鸣声。



河边岸上的人们正向急驶的火车挥手。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铁路上还有一只兔子，而兔子在英国人心目中是跑得最快的动物。



《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Rain, Steam and Speed-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 1844



透纳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奇才，他的天赋绝对不止1%，然而他付出了99%，甚至更多的努力。

他为了画好惊涛骇浪，曾把自己绑在暴风雨中的船桅杆上。为了画出火车的速度，他曾长时间地把头伸到飞驰的车厢外来感受风驰电掣。（幸好当时飞机还没问世……）

透纳的出现，将风景画在历史上的地位带上了一个绝无仅有的高峰。

他晚年的表现手法甚至影响了几百年后的现代艺术。尽管如此，当人们聊到透纳，往往还是会想到他笔下那惊心动魄的大自然。倒也不是说他晚年的画风不成功，一个画家能在晚年尝试全新的画风这本身就值得敬佩。只是，他先前的作品实在太成功了。

威廉·透纳：一个执着、疯狂、勤奋、爱较劲的奇才。



奇才



Chapter 4

彩虹

英

国东部，有一个名为东勃高尔特（East Bergholt）的小村庄。在那里，一个年轻人爱上了村子里最美丽的姑娘。

“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或淡化我对你的爱，爱你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论任何艰难险阻。

”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



John Cons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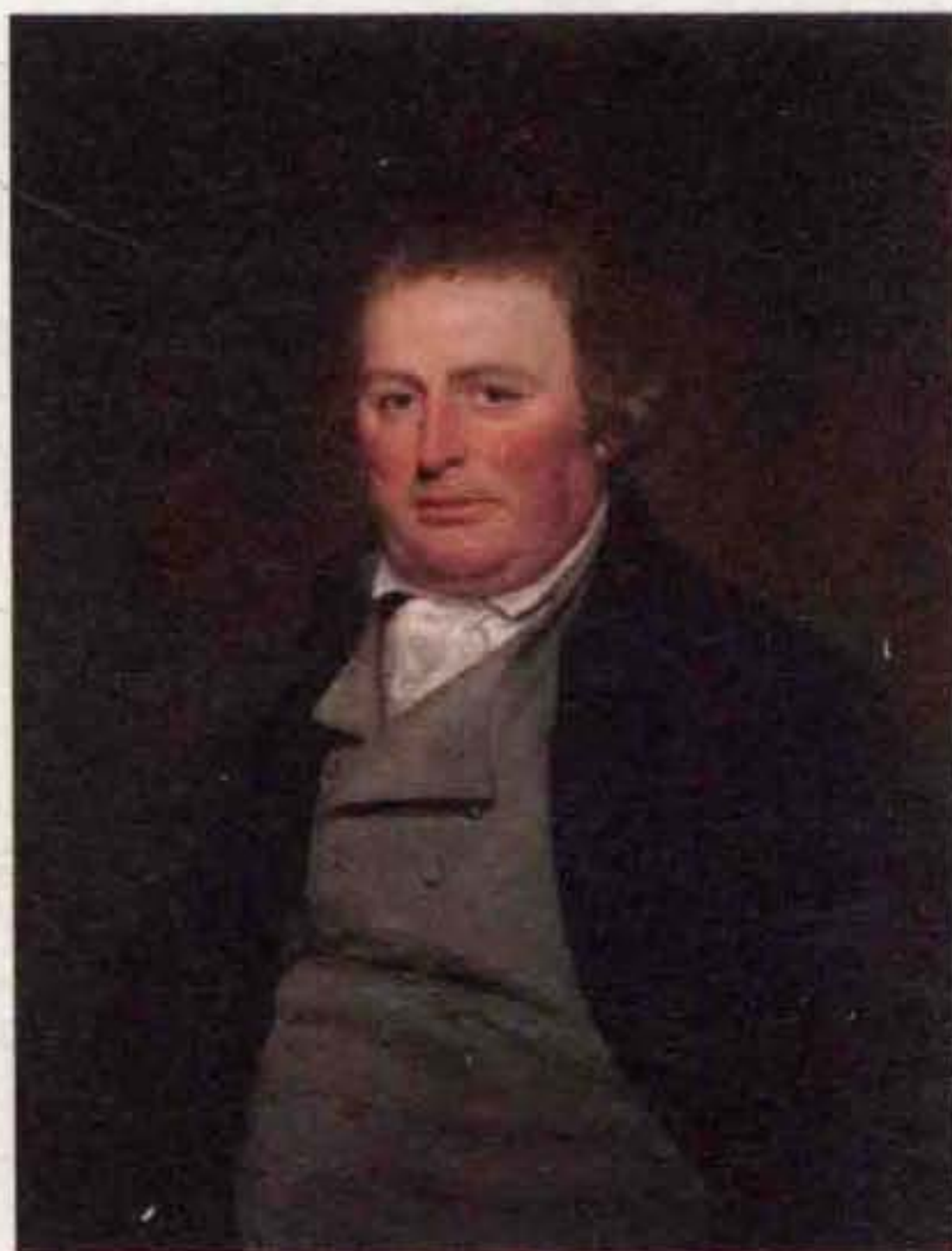
康斯太勃尔



约翰·康斯太勃尔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在村子里有好几家工厂，主要经营磨坊生意。

康斯太勃尔相貌英俊，有5个兄弟姐妹，家大业大，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家业。但是康帅哥不干，他偏要当画家。他的父母在当时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反正孩子多，你不继承也不怕没人管。康爸允许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还出钱让他出村留学深造。

1799年，康帅哥进入了当时英国艺术的最高学府——皇家艺术学院，成为了“神童”透纳的同学。和透纳的锋芒毕露不同，康斯太勃尔相比之下比较内敛、腼腆，很有些英国绅士的范儿。不光性格，他俩在画风和题材上也是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对风景画大师克劳德·洛兰的喜爱。



《老康斯太勃尔肖像》Golding Constable 1815



克劳德·洛兰《夏甲和天使》
Landscape with Hagar and the Angel 1646



康斯太勃尔《戴德姆谷》
Dedham Vale 1802



即使你“不懂画”，相信也能看出他俩画得很像。其实倒不算什么，模仿大师的画风是一个画家的必经之路。有趣的是“康帅哥”与“透神童”，这两个风格迥异、互唱反调的画家居然会喜欢同一位大师。

康爸是个买卖人，在他看来，学画画虽然不如做生意来钱快，但至少也算一门手艺。不过既然学了，就应该画些来钱快的东西吧（比如当时流行的肖像画什么的），这样至少能养活自己吧？康帅哥又不干，他偏要画当时没什么市场的风景画。康帅哥的梦想，是不光要成为一名职业画家，而且要成为一名职业风景画家！

前面提到过，康帅哥并不是个叛逆男青年，他是个性格温柔、谦和的英国绅士。但是，遇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康帅哥也会表现出他执着的一面的。

1809年，33岁的康斯太勃尔坠入了爱河，他爱上了他儿时的玩伴——玛丽亚（Maria Bicknell）。玛丽亚也为康帅英俊的相貌和过人的才华而倾倒。然而，这段恋情却遭到了女方家长的极力反对。



《玛丽亚》Portrait of Maria Bicknell 1816

要知道，康帅哥不仅人长得帅，性格又好，而且家里又有钱，又会画画，在村子里绝对算是偶像级的人物。加上他俩又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小伙伴，这种“富二代”看上“村花”的姻缘，又为什么会被反对呢？

原因很简单……女方家里更有钱！

玛丽亚有个做律师的父亲，这倒不算什么，最狠的是她的爷爷——布德（Rhudde）牧师。她爷爷不仅在村子里，甚至在周围的几个镇上都算得上是独霸一方的巨富。关于一个牧师为什么会那么有钱，我不太清楚，也没什么兴趣去研究，总之他不光有钱，人脉还广，只要老头子愿意，分分钟都能代表上帝惩罚你！你个乡镇企业家的儿子还想高攀我的孙女？做梦！

“门不当户不对”倒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玛丽亚祖父的眼里，康帅哥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如果不是靠父母那点儿家业，估计连自己都养不活（不过这也是事实）。

这一点，也是康爸康妈最担心的，虽然他们很喜欢这个儿媳妇（没什么理由不喜欢），但现实就是现实，以康帅哥做画家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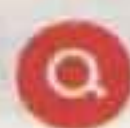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看似走投无路的小两口在这时候遇到了转机……

康爸康妈在一年内全死了！康帅哥因此得到了一笔遗产，他们终于有钱结婚了。（没想到他们的幸福要建立在丧失亲人的痛苦之上）

1816年，玛丽亚·毕克耐尔正式更名为玛丽亚·康斯太勃尔。玛丽亚的父亲非常生气，她祖父甚至为此更改了遗嘱，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个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从这一年开始，春风得意的康帅哥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弗拉富德的水车小屋》
Flatford Mill 1817





骑在马上孩子，撑船人斜着身子，随风摇曳的树叶，无不给人一种惬意、舒适的感觉。



《白马》The White Horse 1819

康斯太勃尔不停地画着他居住的村子，画着他从小到大每天都能见到的、最熟悉不过的场景。他的作品中总会出现人或动物，但是和透纳用人和动物来反衬大自然的狂野不同，康帅哥笔下的人更多只是点缀，或者说他们起到使画面更加生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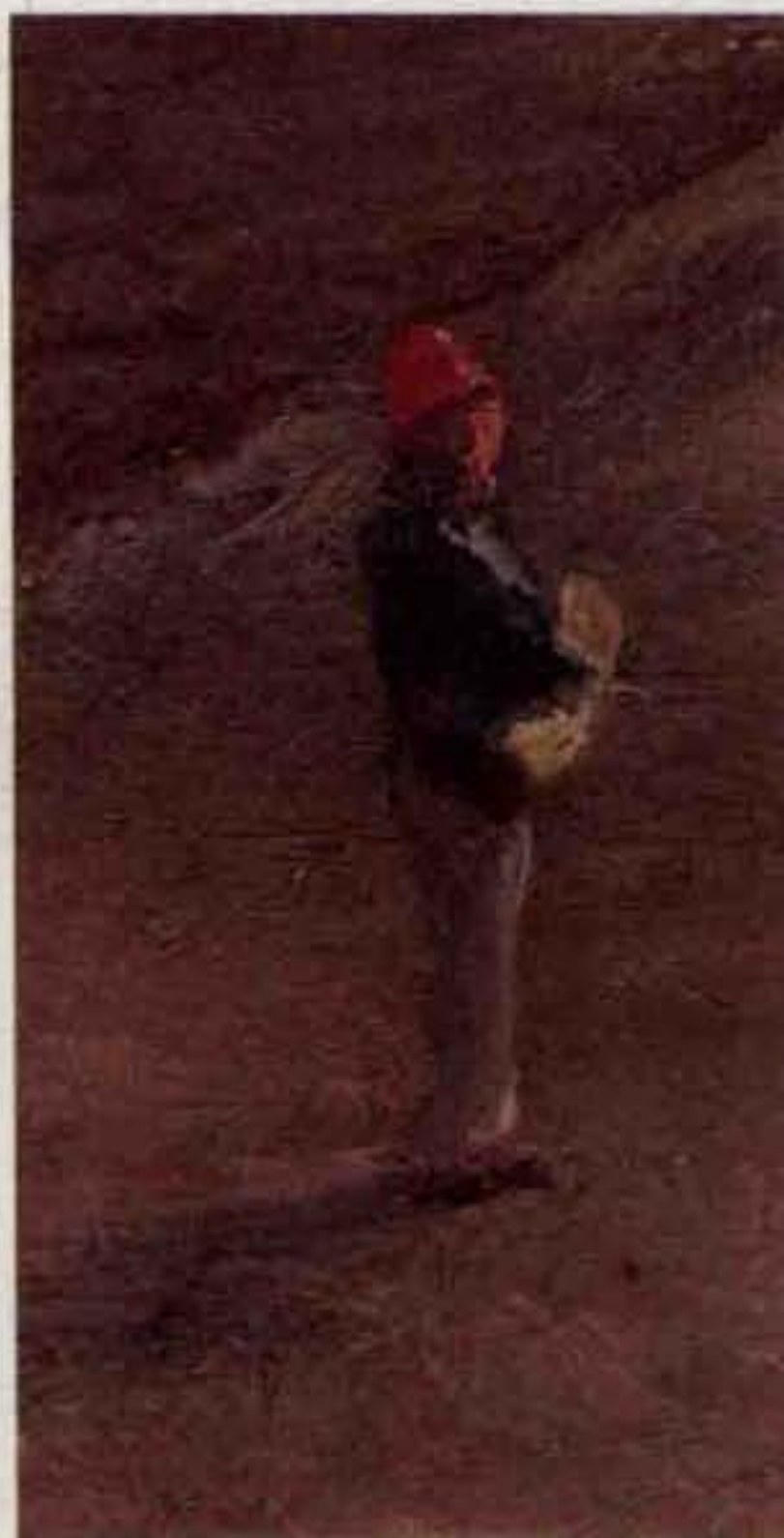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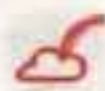




如果说，透纳的风景画像一杯烈酒，让观者心潮澎湃的话，那康斯太勃尔的画就像是一杯英式红茶，适合在午后的阳光下细细品味和享受。

说到透纳，就不能不提那个“开一枪”事件……关于“这一枪”，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透纳的机智和绘画功力。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透纳，已经开始意识到康斯太勃尔在绘画上给他带来的危机感。更直白地说，透纳可能觉得康斯太勃尔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己，于是开始从他的画中寻找可借鉴的地方。





看见这个戴红帽的小人了吗？由此可见，康帅哥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学会“打枪”了。

《哈威奇灯塔》
Harwich Light House 1820



康斯太勃尔同时也是个很用功的画家，为了画好云朵，他像个气象学家一样研究云在不同天气下的形态，并且不断地练习。

康斯太勃尔有个作家朋友这样评论他的云朵：

“

看到康斯太勃尔画的乌云，让我有种想穿上大衣带上伞的冲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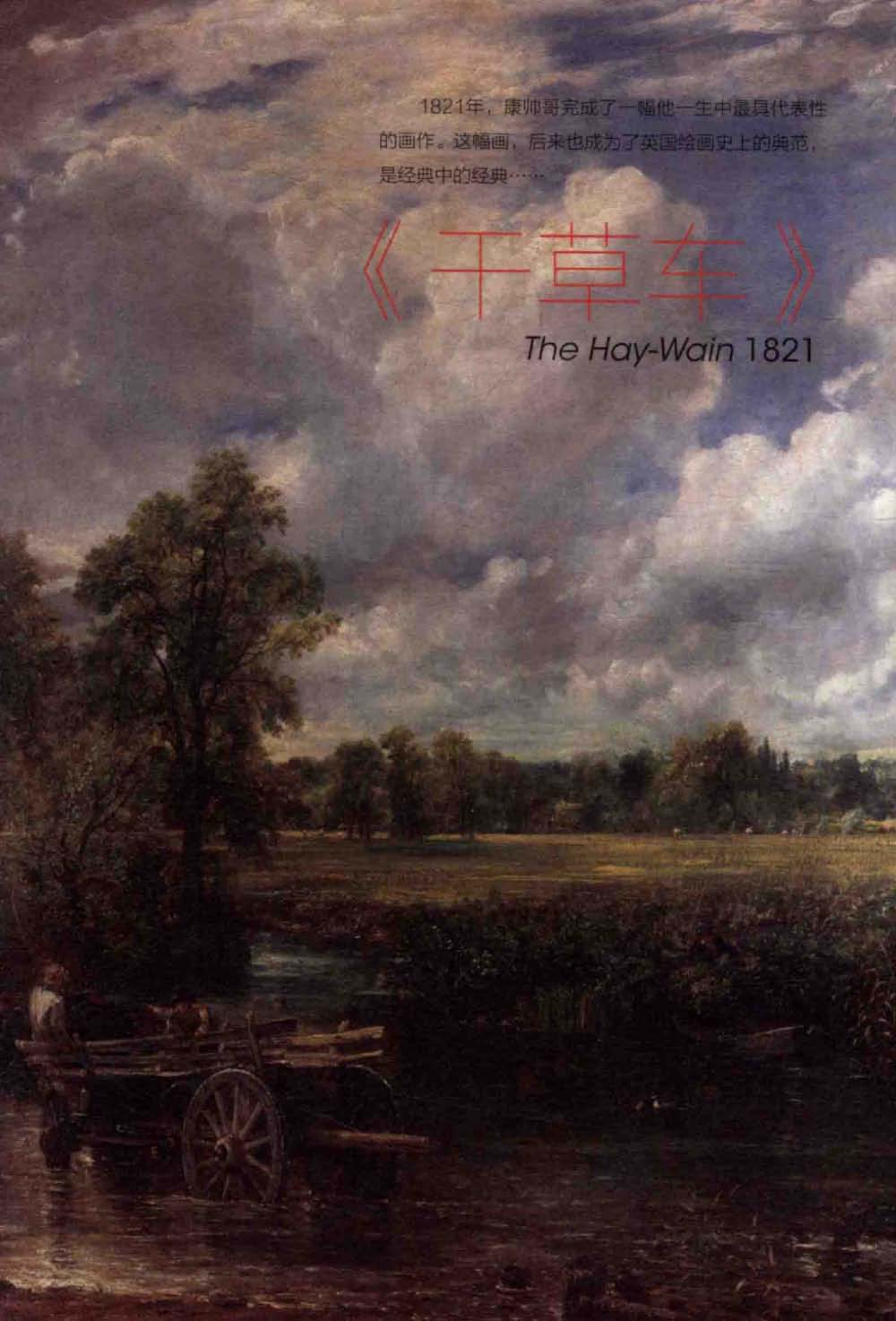




1821年，康帅哥完成了一幅他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画作。这幅画，后来也成为了英国绘画史上的典范，是经典中的经典……

《干草车》

The Hay-Wain 1821



为什么这幅画那么经典，我们先来看一下康帅哥为准备这幅作品而画的草稿……

没错，这是草稿，137cmx188cm，甚至比最后成稿的尺寸还要大（成稿130.5cmx185.5cm），如果这要是放在后来的印象派，绝对可以直接拿去参展了……而且光这个尺寸的草稿，他就画了好几幅。为了一幅画，反复画这么巨幅草稿的，估计也只有康帅哥一人了。

那么，Why?

这看似随处可见的风景，其实是经过康帅反复推敲和计算的……我们把成稿和草稿来做一下对比。



首先，草稿中岸边的马在成稿中被去掉了，因为这匹马会分散观者的注意力，使视线停在马屁股上。



岸边的小狗，头转向了正在过河的马车，起到一个引导视线的作用。



右边草丛中多了一个钓鱼男，与左边的洗衣娘遥相呼应。





《干草车 草稿》A Study of Hay-Wain 1820

所有这些细节的目的只有一个：将焦点集中在

干草车!





此外，这幅画还具备了几个康帅哥的“独门武功”。



除了他赖以成名的云和那似乎正在缓缓流动的水面外。最神奇的，是他在树叶上加上的这些小白点……瞬间使阳光洒进了画面中。这些康帅哥独创的“小白点”后来被人们称为“康斯太勃尔的雪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方至今依然保持着和画中一模一样的风景……





艺术，讲的是感觉。

康帅哥用反复画着相同尺寸甚至更大草稿的方法，来体会不同的细节、色彩和尺寸给观者带来的不同感受，最终打磨出一幅惊世骇俗的杰作。

有趣的是，康斯太勃尔的画在当时的英国无人问津，但却在“艺术之都”巴黎大放异彩。并且，以法国为中心，他的乡村风景画系列使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欧洲，许多当时知名的画家在看过他的画作后都大受启发。

康斯太勃尔有个好朋友，名叫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他应该算得上是康帅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朋友，他经常在康帅哥困难时伸出援手，也是他，促成了康帅哥和玛丽亚的婚礼。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了解到许多康帅哥的内心感受和思想活动，主要也是因为“偷看”了他俩的许多信件。当时费舍尔就劝康斯太勃尔去巴黎生活。在那里他可以过上明星般的生活。而康帅哥却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继续画着他的乡村风景，过着朴实的生活。

费舍尔也确实算得上是个好朋友，为了让康斯太勃尔生活得好一点，还经常为他介绍生意。这幅《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就是靠费舍尔的关系拉来的。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Salisbury Cathedral from the Bishop's Grounds 1823



建筑物精美的细节和他独树一帜的“雪花”；人、动物、云彩，康斯太勃尔将他的风格在这幅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出钱画这幅画的客户也叫约翰·费舍尔，是约翰·费舍尔的叔叔。“撞名”什么的在西方社会是司空见惯的。



客户（老约翰·费舍尔）看了画后大加赞扬，只是提了一个意见，他觉得右边那块乌云不好看，他希望换成晴空万里……



康帅哥听了以后不太开心，便将这幅画丢在了一边。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客户左等右等没消息。于是小心翼翼地写了封信给康帅哥，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康大师，我那幅画画得怎么样了？您需要再来看几眼这座教堂吗（路费当然我出）？还是说您的记性特别好，不需要再看就能搞定了呢？我等着这幅画让我的画廊大放异彩呢！

为了让康帅哥画得快一点儿，客户还提前预付了一部分画资……可是康帅哥还是不想改掉那片乌云，他认为那片乌云就应该出现在那里，否则整个画面就不协调了。于是他直接把这幅画送到艺术学院的展览上，让大家来评判。

结果大受好评……

康帅哥很高兴，他写信给费舍尔：

“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许多评论家甚至认为我的这幅画在细节方面已经超越了‘那个人’。 ”

“那个人”，不用想也能猜到，说的当然就是“神童”透纳。康帅哥写完信后就高高兴兴地将画原封不动地寄给了客户……很快，就收到了客户的答复：

“ 给我改！ ”

没办法，客户永远是最大的，谁让他出钱了呢？重画呗～但是还没等康帅哥画完，客户死了……（这狗血剧情已经可以拍成连续剧了）

客户的死和他爸妈的死有所不同（废话），客户死了，他一分钱都拿不到。最后，那幅画还是被仗义的好朋友费舍尔买了下来……

但是没过几年，费舍尔混得不太好，欠了一屁股债。又来找到康帅哥，给了他两个选择：

A：借他200英镑救急；

B：把这幅画卖还给康帅哥。

康斯太勃尔想都没想就选择了B。

其实他大可以借200英镑给费舍尔（那时他有点儿钱了），至少还有个盼头。他之所以选择买下他自己的画，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画在当时没有什么销路。

后来这幅画一直被堆放在他的画室中，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卖掉。



修改后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 from the Bishop's Grounds 1825

随着名声的上涨，康帅哥的日子也在一天天地好起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彻底改变了康斯太勃尔的生活——玛丽亚，染上了肺结核（当时是绝症）。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玛丽亚一生为康帅哥养了7个孩子，7个啊！我的神！比他妈还能生！我不知道这7个孩子究竟是上天赐予康家的“小惊喜”呢，还是康帅哥原本就有一个打造“葫芦娃”军团的计划。反正在当时，那个完全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要养活7个小孩，对于这个并不是很有钱的家庭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828年11月，尽管康帅哥想尽了各种办法挽留他的妻子，但是，人还是斗不过命运。玛丽亚——康斯太勃尔一生的至爱，永远地离开了他。

讽刺的是，在第二年，康斯太勃尔终于获得了皇家艺术学院正式会员的资格，生活就此变得好了起来。可是，玛丽亚已经看不到了……

从那以后，他的画风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 她的离去，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一切信念。 ”



《玛丽亚·康斯太勃尔与两个孩子》

Maria Constable with Two of Her Children 1820



《哈德雷城堡》

Hadleigh Castle: The Mouth of the Thames - Morning
after a stormy night 1829



被乌云遮挡得密不透风的天空，只有少量的阳光从缝隙中射出。残破的城堡，形单影只的牧羊人，无不散发着一股苍凉的味道。



在这之后，虽然康帅哥依旧不停地作画，期间也诞生了不少名作。但是，人们再也无法从他的画作中找到当年的那种轻松、惬意的幸福感了。

此后他画的最多的，就是“双彩虹”。划过天空的两道彩虹看似美丽，却永远无法相遇，似乎表达着他再也见不到玛丽亚的心情。

在玛丽亚过世9年后，康斯太勃尔结束了他61年的生命。

康斯太勃尔一生都坚持走他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独创的风景画画风影响了后来如印象派等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并且留下了无数传世之作。但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与玛丽亚的那段忠贞不渝的爱情……



《汉普斯特德的彩虹》Hampstead Heath with a Rainbow 1836





《巨石阵》Stonehenge 183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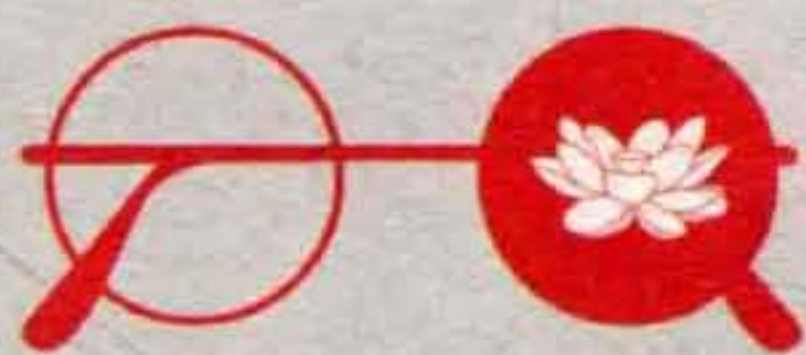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或淡化我对你的爱，爱你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论任何艰难险阻。

”

约翰·康斯太勃尔 1776-1837



彩虹



Chapter 5

睡莲

19世纪的法国，有一位名叫欧仁·布丹（Eugene Boudin）的画家，他擅长描绘天空，人们称他为……

天空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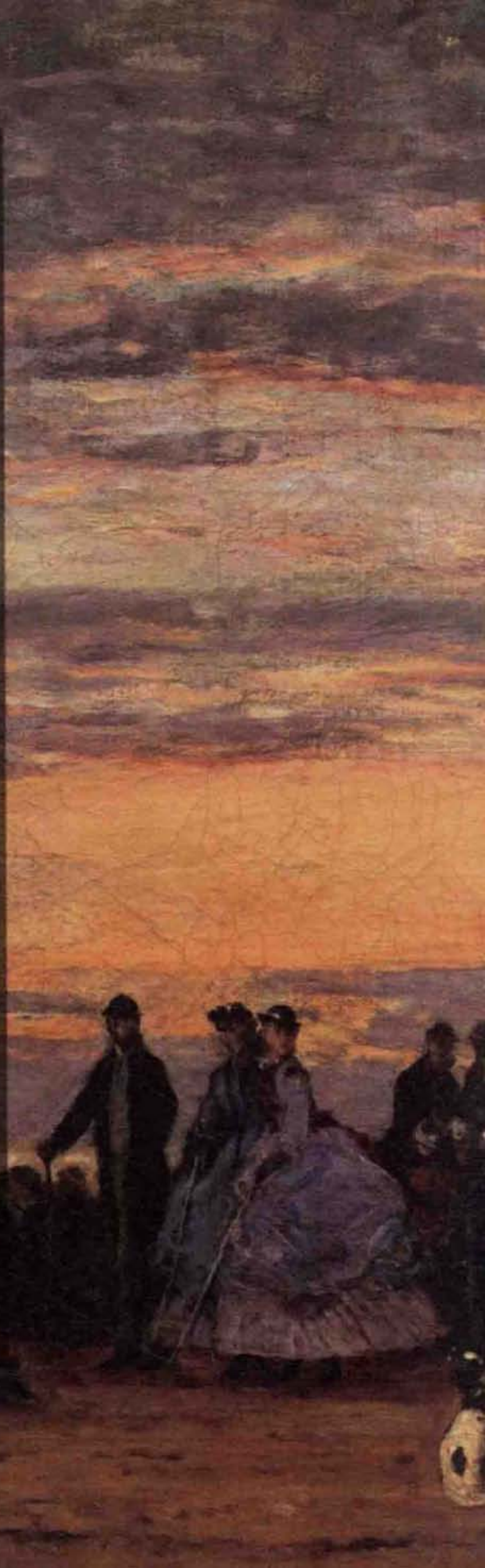
Master of the Sky



当时的画家，一般都在工作室中作画，而布丹则主张“走出去”，到户外作画。这样的画法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印象派”。如果布丹能将他的这一理念发扬光大，或者更直接地表达出来，那“印象派的创始人”这个称号可能就属于他了……可惜，他就差那么一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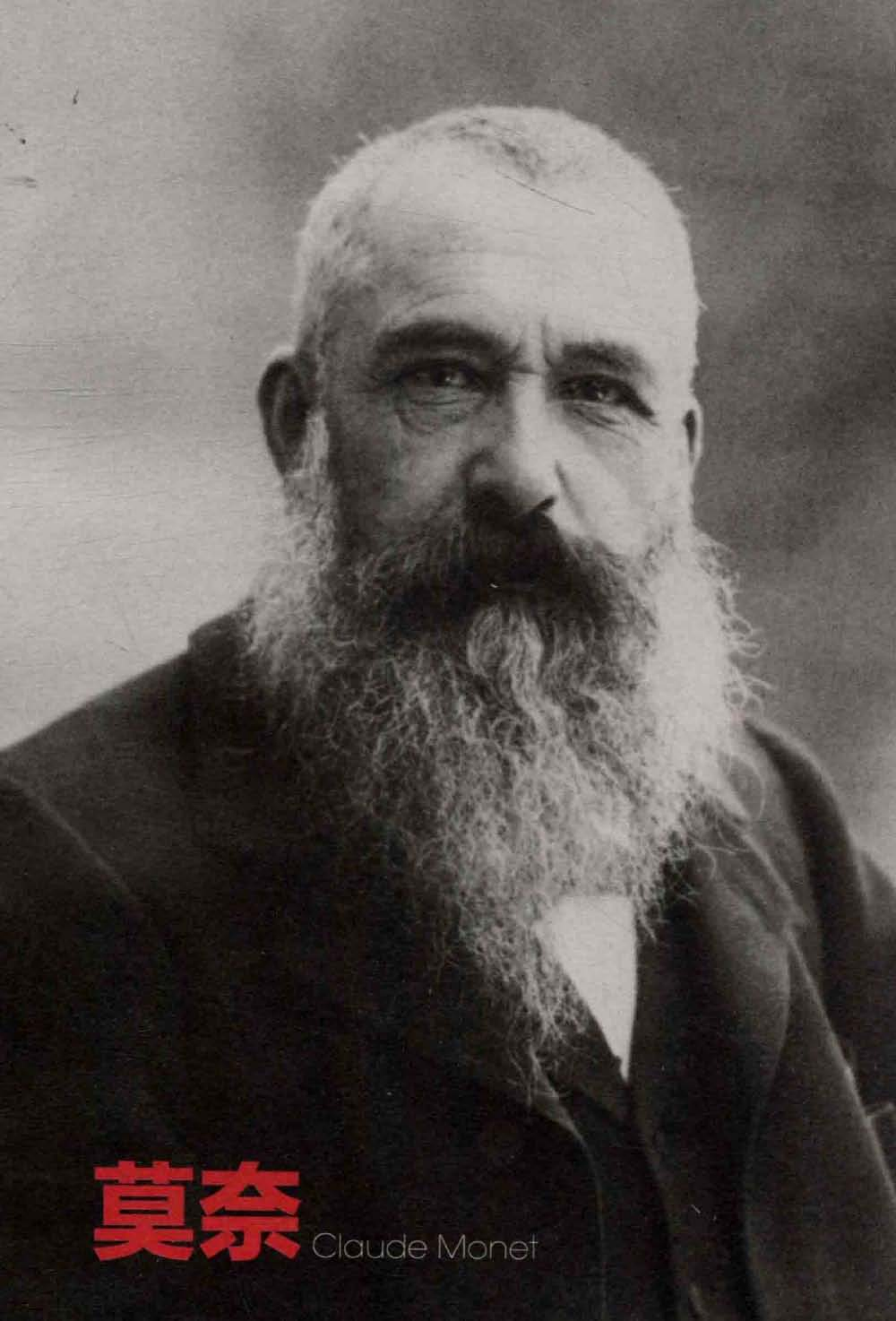
那你提他干吗？（这是一句设问句）

因为他发掘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并且将他的技法和理念倾囊相授。许多年后，这个年轻人掀起了一场艺术史上的革命！这个年轻人，名叫……



《维莱威尔海滩》*The Beach at Villerville* 1864





莫奈

Claude Monet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说克劳德·莫奈，又或者你只是在蔡依林的歌里听过一次这个名字。
那么，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这个人究竟有多

牛。



1874

年，莫奈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举办了一次画展，莫奈以一幅名为《印象·日出》的作品参展。

这幅画画的是莫奈的故乡——勒阿弗尔港口的日出。这幅画在当时以写实主义为主的画坛中，几乎可以说是“不可理喻”的。它被许多专家们评论为“还不如一幅未完成的草稿”（假如您愿意的话还可以往前翻几页，看看康斯太勃尔的草稿，会发现，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至少就当时来说）。并且，批评家还针对这幅画的名字，用讥讽的口吻将莫奈和他的小伙伴们统一称为“印象派”。从此，印象派就诞生了！

那批评家为什么偏偏挑这幅画调侃？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幅画得最“烂”（在他们眼里）。

而莫奈他们却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挺贴切的，从此便以“印象派”自居。这让我想起了现在的“屌丝、土豪、女汉子”之类的字眼。

这幅《印象·日出》，今天已经是法国国宝级的作品，它开创了欧洲艺术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并且确立了莫奈——印象派祖师爷的地位。

然而，这么牛的一幅作品，却还不算是莫奈的代表作。由此可见，用一个“牛”字，已经无法概括这个人了，必须用许许多多多个“牛”。

《印象·日出》
Impression, Sunrise 1872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将这幅画转换成黑白的，会发现原本图中最“亮”的那个太阳居然不见了！很神奇吧。



在武侠小说里，通常一个门派中如果有那么一两个顶级高手，那这个门派基本就能在武林中“说了算”了。印象派在当时的“画林”中，基本就相当于武林中的“魔教”，顶级高手更是一抓一大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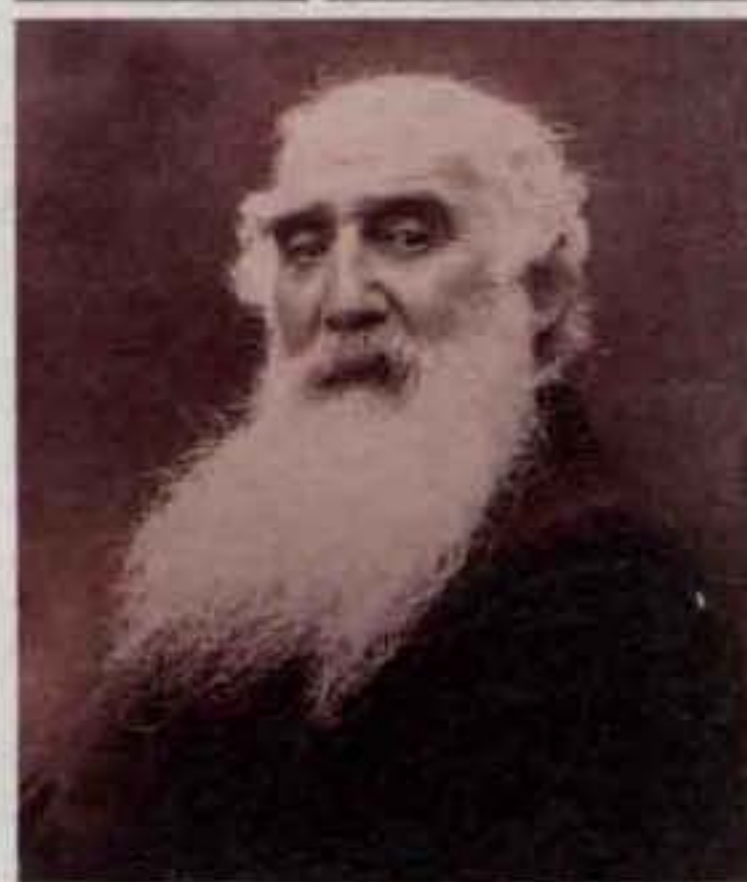
比如爱画乳房的雷诺阿
(Pierre-Auguste Renoir)



爱画舞女的德加
(Edgar Degas)



爱画苹果的塞尚
(Paul Cézanne)



什么都爱画的毕沙罗
(Camille Pissarro)

被这群高手影响，而另辟蹊径的牛人也有许多……

红磨坊海报创始人劳特累克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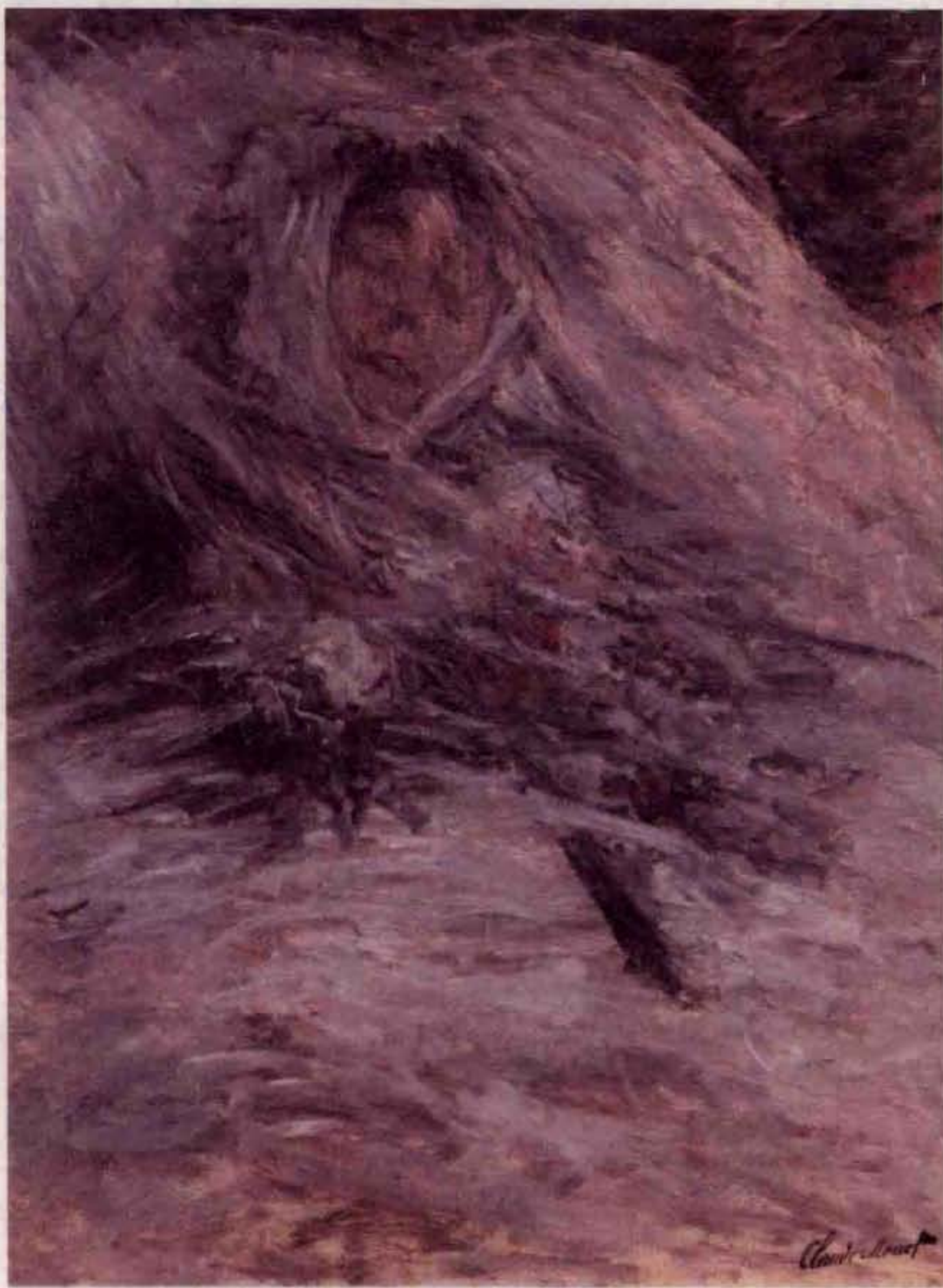


当然还有家喻户晓的“一只耳”梵高 (Vincent Van Gogh)

《卡米耶·莫奈》
Camille Monet sur son lit
de mort
1879



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右下角，莫奈的签名上有颗心，这在其他作品中是没有的……



那么多高手云集在一个门派里，那这个门派的“扛把子”莫奈自然也是个不守成规的狠角色……

看看上面这幅画吧，这是莫奈的妻子卡米耶·东西厄（Camille Doncieux）。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这幅画有些诡异，那就对了。因为这幅画画的是她死去后的样子。卡米耶32岁时死于肺结核（和莫奈的偶像康斯太勃尔的妻子一样）。深爱她的莫奈一直守在她的床边，直到她的最后一刻。

当至亲之人在眼前离世，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凡人来说通常都会失声大哭或不知所措。但是莫奈，在他妻子咽气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抓起画笔把她画下来，将她逐渐失去血色的皮肤画下来……我想，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特有的发泄方式吧。

可能莫奈有些疯狂，但纵观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又有几个是不疯狂的呢？

人们总说：雷诺阿爱画人，莫奈爱画景，从他们俩的画作中就可以看得出……这两幅分别是这两个小伙伴画的同一个场景。



《蛙塘》La Grenouillère 1869

这是“乳房画家”雷诺阿的《蛙塘》。可以看出雷诺阿将重点放在了池塘中心的人物身上。





《蛙塘》La Grenouillère 1869

再看莫奈的《蛙塘》——画中的人物只是被寥寥几笔带过，而重心则放在了水面上。



莫奈在水面的表现上用了他独创的“色彩分割法”，意思就是不把颜料混合，而是一块块地直接涂到画布上。光这个水面上就有黑、蓝、白和黄绿四种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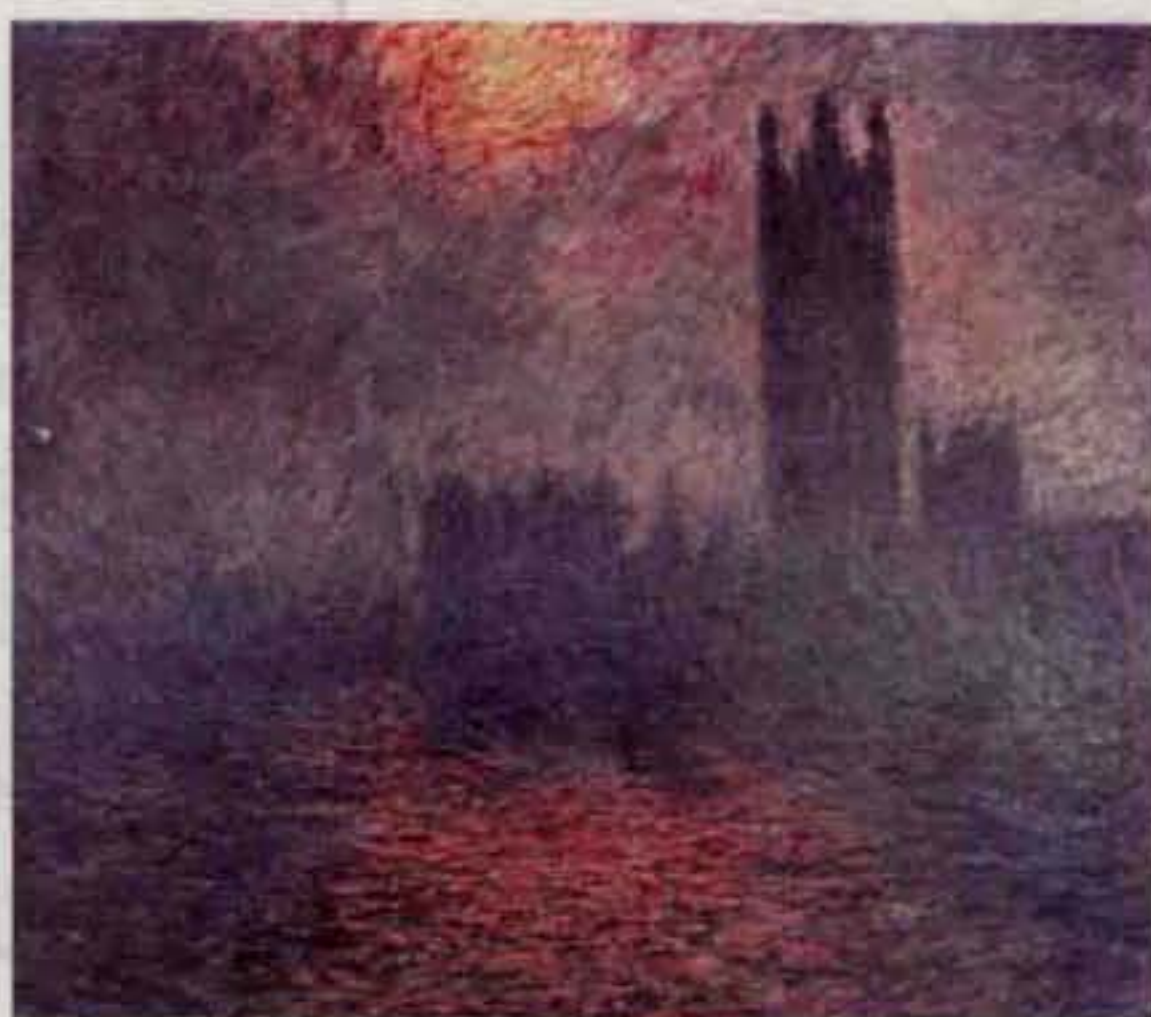
虽然这种画法在当时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只要站远一点看，会感觉水面似乎真的荡漾起来了。

除了“色彩分割”，莫奈还发明了一种名叫“连作”的画法。顾名思义，就是对着一个相同的场景连续作画，来表现出不同的时间和季节……

莫奈作画的方式其实也非常有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和时间赛跑。他通常会一次性架好几块画布同时作画，阳光明媚时画这幅；突然有一片云飘过时再在那幅上添几笔。他就是要赶在景色变化前把眼前的一切画下来，可以说，就是一台“人肉照相机”。这样说起来，《印象·日出》能画成那样，已经算是很详细了。



连作《伦敦议会大楼》
Houses of Parliament, London 1900-1904



“雾都”伦敦算得上是莫奈的第二故乡。1900年，他在泰晤士河畔一遍遍地画着河对岸的议会大楼。30年前，也是在这座城市，他见到了威廉·透纳的风景画，可能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莫奈开始喜欢上了这种雾蒙蒙的朦胧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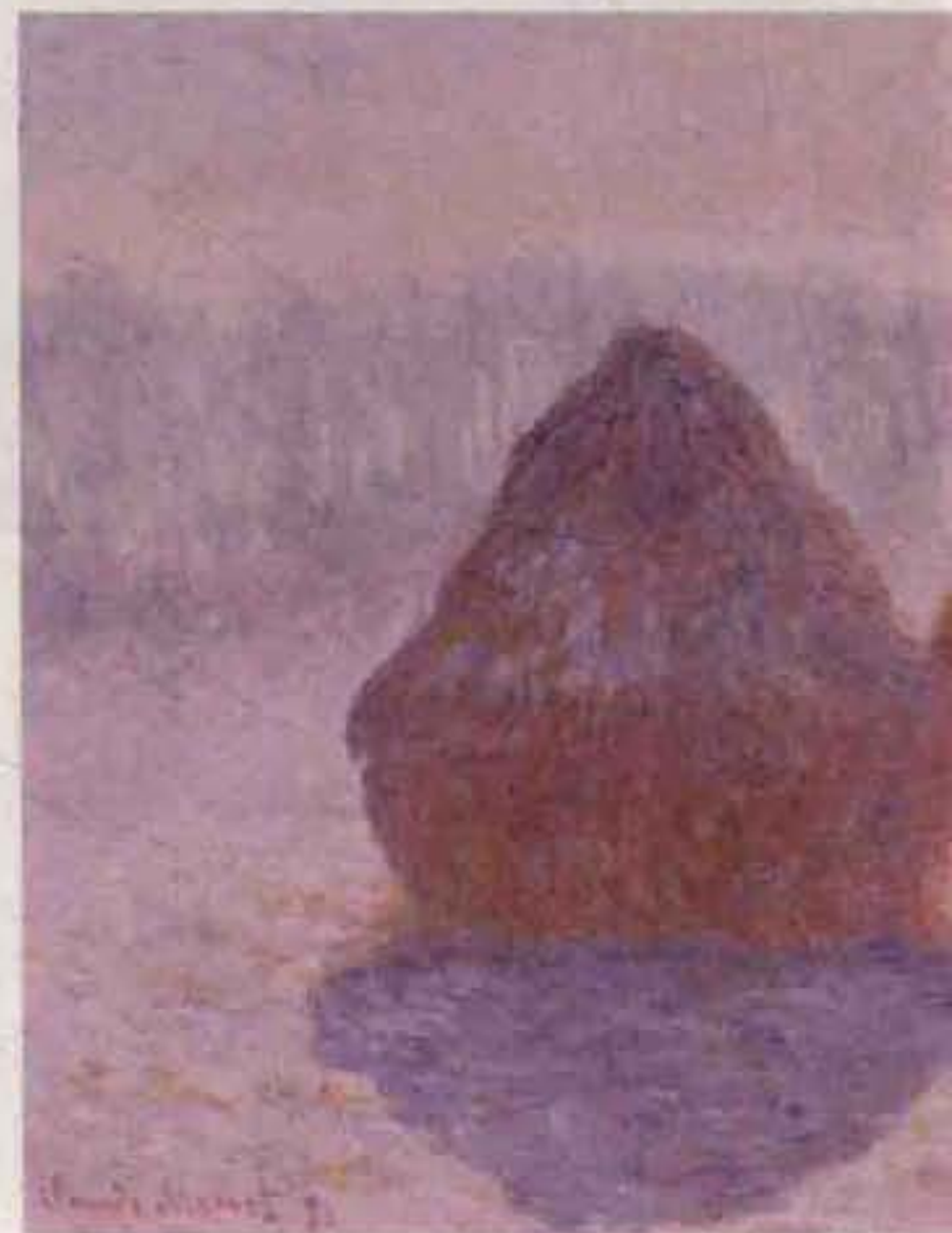


这是莫奈的另一套连作——《干草堆》，又是通过相同的主题来表现时间和季节的作品，莫奈也通过这些作品尝试着各种不同的色彩。

当然这些只是比较“官方”的说法，至于莫奈为什么要反复画着几堆草，也有人认为，他只是缺钱……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说法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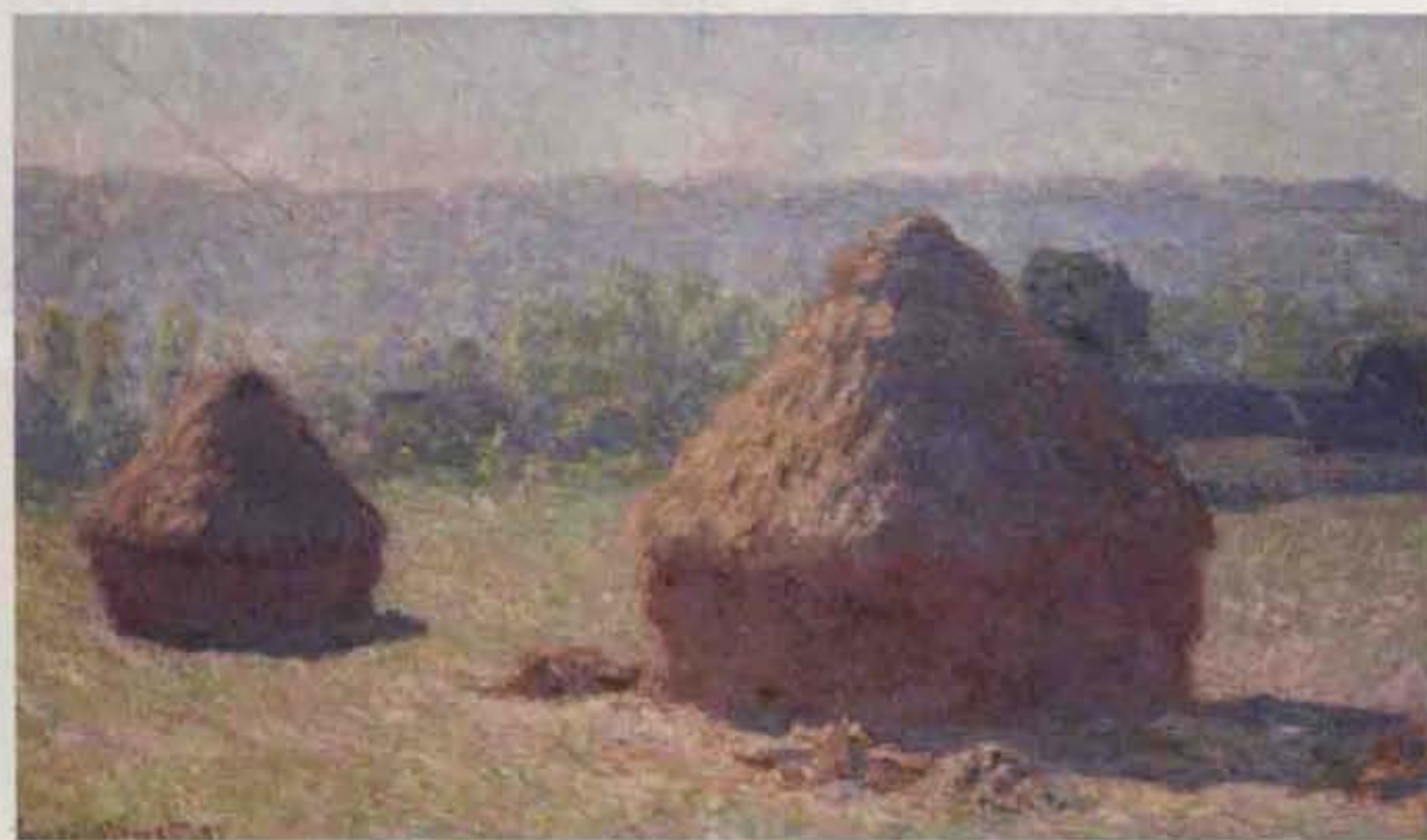
莫奈再厉害，说到底还是要养家糊口的，他不像马奈（Edouard Manet）那样出身名门，也不像康斯太勃尔那样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作画、卖画就是他唯一的生存手段……坐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画着一堆堆草，这样确实省事又省力。谁又会想到这些“草”后来能卖上千万呢？同为印象派的埃德加·德加就认为莫奈更像个商人而不是艺术家。

但话又说回来，这些作品在用色上确实有莫奈独树一帜的地方，如果能结合自身经历去感受这些画，每幅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联想。打个比方，就我自己而言，夏天的干草堆给我一种暑假炎热却惬意的感觉；晚霞中的干草堆让我想起了某个周日的傍晚，突然发现周一要交的作业还没做完！～啊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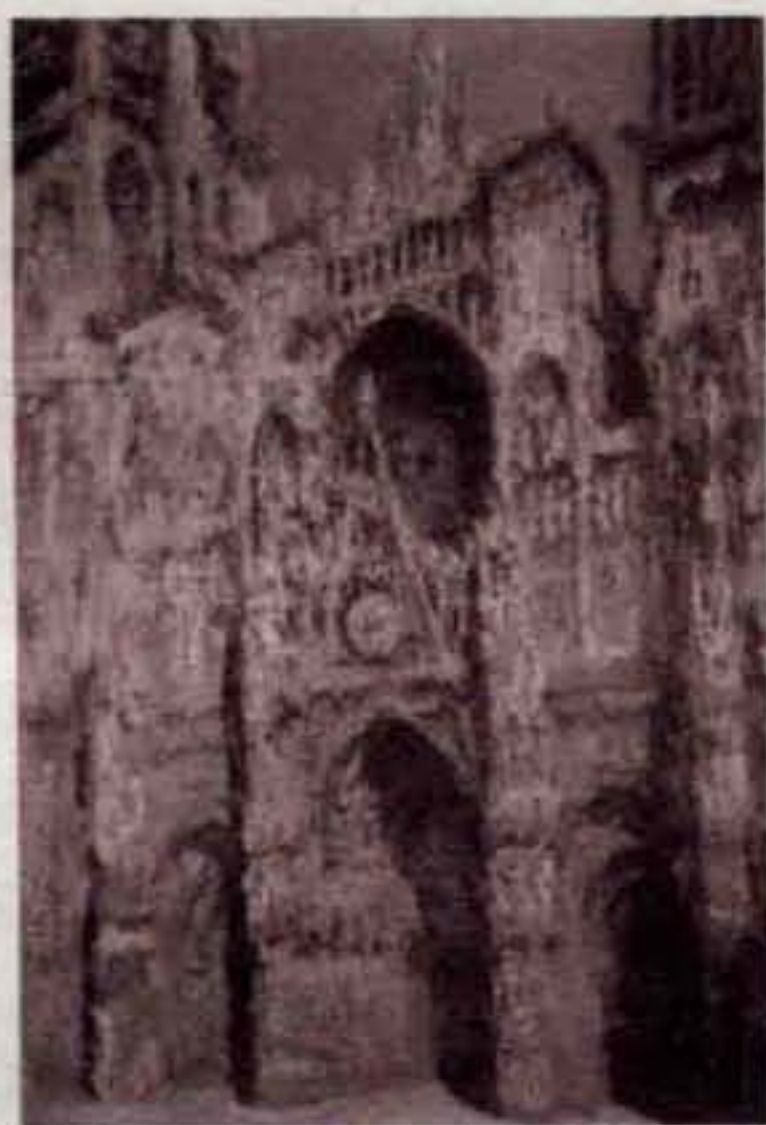
连作《干草堆》Haystacks 1890-1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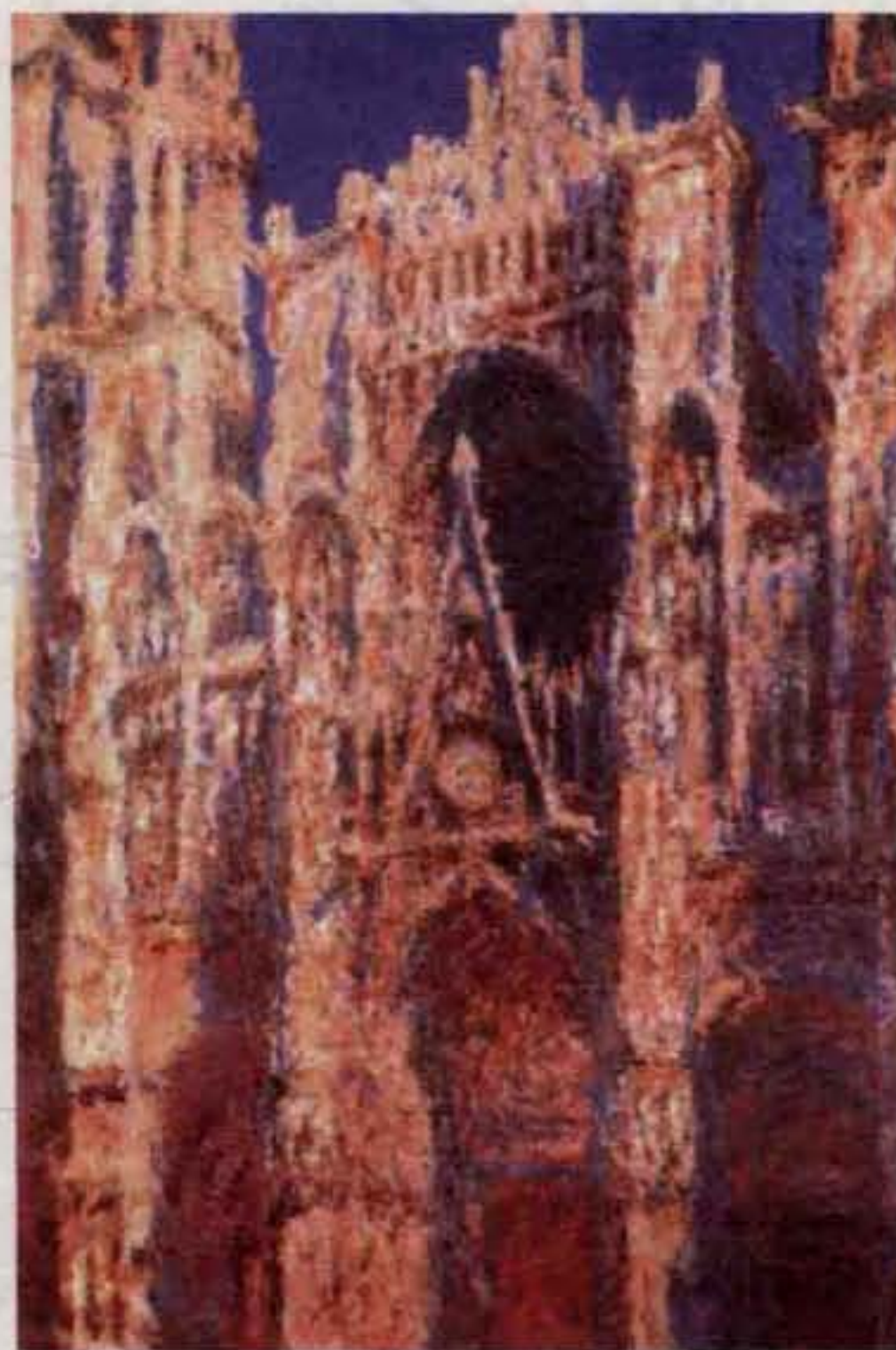


《鲁昂大教堂》是莫奈连作中构图和色彩最复杂的一个系列，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套。基本上，如果我是为了赚钱而重复画一样东西，那我应该会选择鸡蛋或苹果之类的东西来画，而不是这种要命的大教堂。所以说，莫奈或许真的只是想通过连作来表现时间的变化。

连作《鲁昂大教堂》
Rouen Cathedral
1892-1894



我们都知道莫奈用色很牛，于是我便从这套连作中随便挑了一幅，将它变成黑白的。没想到，居然呈现出如3D电影般精准的素描关系……



武侠小说中还经常会有那么一个桥段：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狠角色，在武功练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会毅然决然地找个山洞，或者坟墓之类的地方躲起来，称为“隐居”。

莫奈在43岁时，也选择了归隐田园，当然他没有躲到坟墓里，只是脱离了他一手创立的印象派，搬进了一座名叫吉维尼（Giverny）的小镇，开始打造他的私家花园。

同时，也开始着手创作他最著名的一个系列：

《睡莲》。



《阳光下的睡莲》
Waterlilies: Sun Effects 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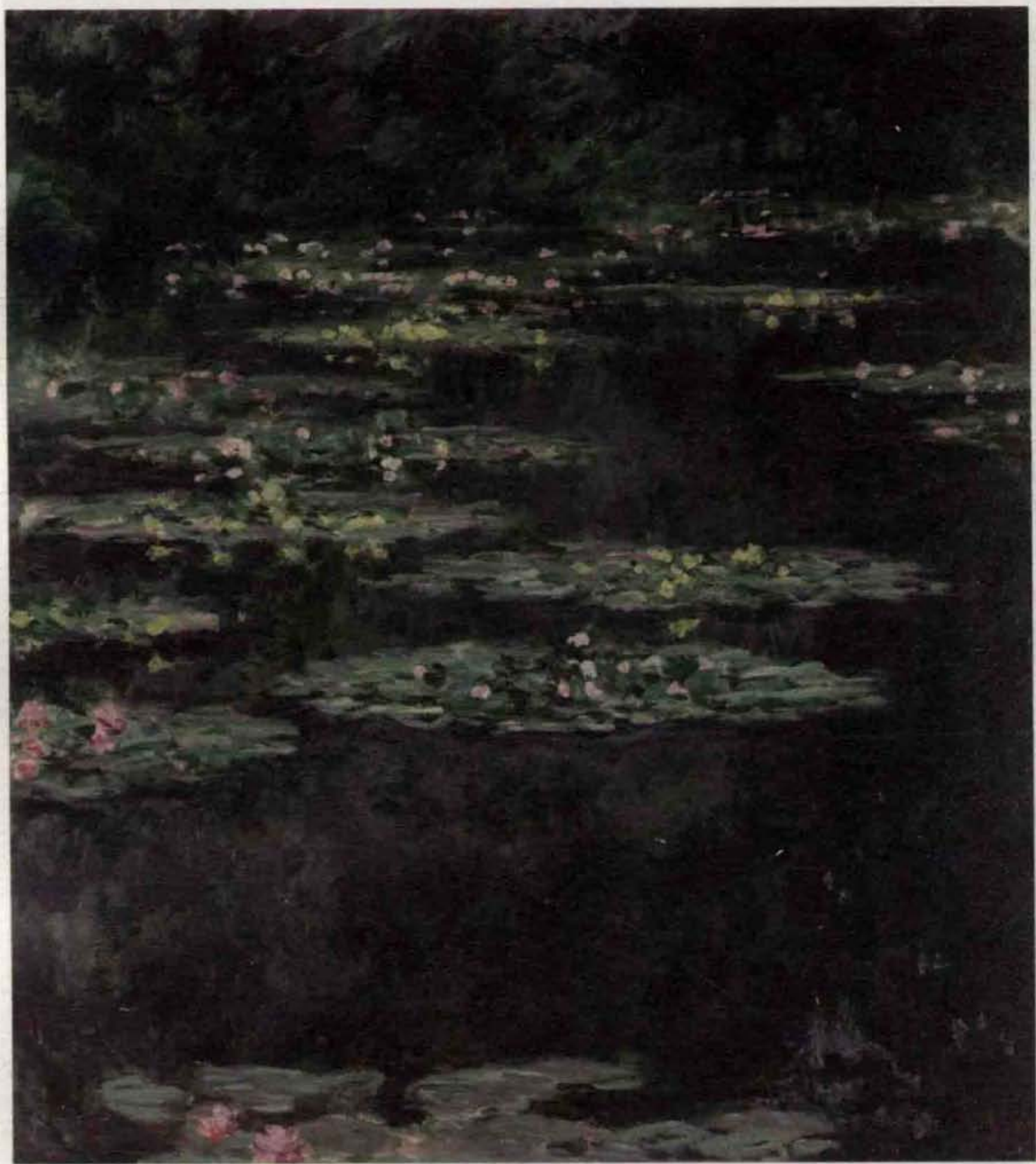
荷叶边缘与水面接触的地方……



莫奈似乎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色彩，并把它们搬到画布上。甚至水下的花茎，都用色彩表现得恰到好处。



自那以后，莫奈在他自己打造的花园里，从水中的花……



《睡莲》Water Lilies 1905

画到水面倒影的景色……



《睡莲》Water Lilies 1903

接着又“冲破”水面，开始描绘水底的世界。



《睡莲》
Water Lilies 1915



从精雕细琢的小品，到挥洒自如的巨作……莫奈花了整整30年，在他的小花园中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



《睡莲》
Water Lilies 1907
72 X 101.5cm



《睡莲池》(局部, 原作大小: 宽301cm, 高200.5 cm) *The Water-Lily Pond* 1917-1920



橘园美术馆展厅
Musée de l'Orangerie

图左作品:
《睡莲》*Water Lilies* 1914-1926
高200cm, 宽600cm

图右作品:
《睡莲》*Water Lilies* 1914-1926
高200cm, 宽1270cm



关于莫奈的《睡莲》还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比如在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中, 就曾出现过莫奈的睡莲。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大多数人的目光都会被正在宽衣解带的Rose吸引去。

那当时船上究竟有没有这幅画呢? 调查表示, 当时船上并没有什么大师的作品。然而, 我们知道, 莫老大经常喜欢对同一个主题反复作画, 并给这些画取相同的名字。所以泰坦尼克号上到底有没有《睡莲》? 又有谁知道呢?

在莫奈的“吉维尼花园”系列中，有一幅作品令我

恍然大悟。

人们总说莫奈爱画水、爱画雾、爱画蒸汽。看到这幅画，我有了一个想法：或许，他最爱画的是**光**！而他笔下的一切事物，都只是他用来**表现光的“画布”**而已。



仔细看这幅画会发现，这幅画以桥为分界线，桥两边受光与没受到光照的睡莲颜色是完全不同的。



《睡莲池与日本桥》

Japanese Footbridge and Water Lily Pool 1899





《睡莲池》Water Lily Pond 1922

晚年的莫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晚年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吧。

为了不影响作画，他于1923年先后两次接受白内障手术。但是那时的医疗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所谓的“白内障手术”就是直接摘掉眼睛里的“晶状体”。一双没有“晶状体”的双眼，感受出的光与色彩也是与一般人的双眼不同的。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莫奈在1923年之后的作品总是带有“粉蓝色”的缘故。



莫奈手术后戴的眼镜，黄色的滤镜和一边磨砂的镜片，如果不戴这副眼镜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戴上了，看所有东西都是蓝色的。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折磨，因为他完全看不见红色和黄色，即使他知道这些颜色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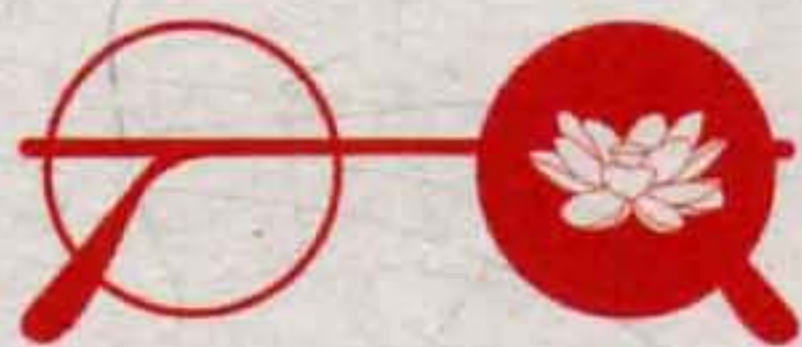


《睡莲》Water Lilies 1917-1926

以上便是我对莫奈——这位印象派巨匠的了解。人们可以不喜欢他的作品，但不能否认他在艺术上的地位。

因为他把当时的艺术家做不到、想不到，甚至不敢尝试的事全都试了个遍。

莫奈用他的“睡莲”征服了全世界。



睡莲



Chapter 6

幸福 画家

在

我接触绘画之前，印象中总觉得从事绘画职业的人要么性格孤僻怪异，要么生活贫困潦倒，都是些死后才有机会出名的悲情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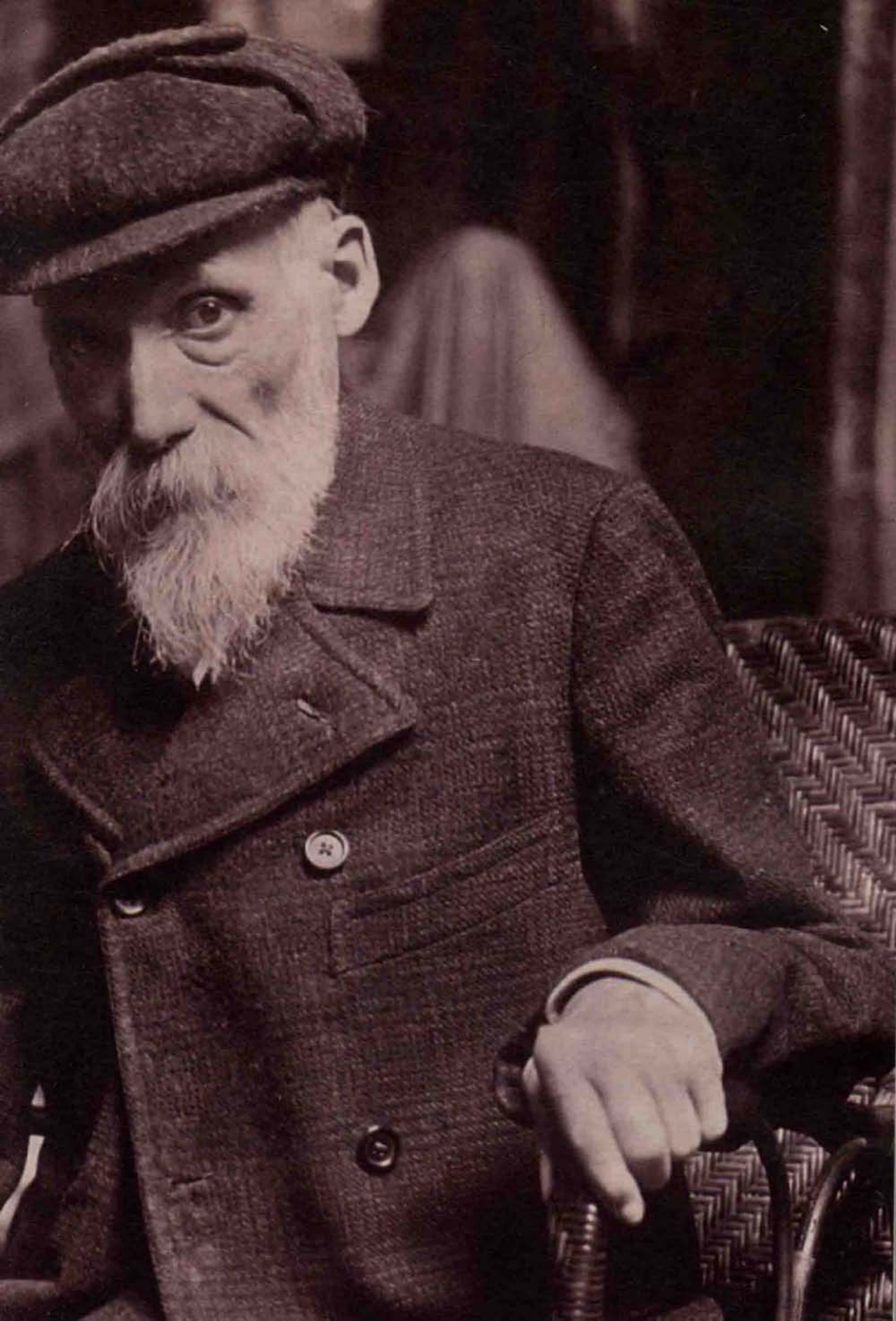
后来对绘画逐渐感兴趣，了解了许多大师背后的故事后，才知道这种说法其实一点儿都不靠谱。绘画史上的悲情角色当然有，但那只是一小部分。在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这些画家中，绝大多数还是生活得比较滋润的。特别是在19世纪的法国，撇去那些富家子弟和官二代不说，完全靠自己的实力闯出一片天的大师也是大有人在。这次我想聊的这位，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雷诺阿

Pierre-Auguste Renoir

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在19世纪的这群“奇葩怪才”艺术家中，绝对算得上是最温柔、人缘最好的一个。他的绘画作品，也总能给人一种幸福美好的感觉。因此，他也被大家称为

幸福的画家。



1874年4月，雷诺阿和他的几个小伙伴们脱离了“国企”——官方艺术沙龙，举办了第一次“民营”画展。结果如何？如果你不是跳着看的，应该已经知道了……

他们被骂惨了！连“企业”名称——“印象派”也是在那时被“骂”出来的。但如果说他们这次画展开得一败涂地，那倒也未必，雷诺阿就是少数的几个幸存者之一。他甚至还卖掉了3幅作品。这幅《包厢》就是其中的一幅，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画中的女子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她黑白相间的礼服被描绘得细致入微，白色的地方甚至可以感受出面料的光滑和透明。而身后男子正用望远镜向斜上方看，这一定不是舞台的方向，他很可能在偷看对面包厢的辣妹。

在今天，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参观一个画展主要是为了欣赏。而且现在的许多画即使你买得起，别人也不一定卖给你。好比你现在去法国指着莫奈的《印象·日出》对展览馆工作人员说：“我要买，开个价吧。”估计会直接被保安架出去。但如果放在当时，如果有人要向莫奈买，他一定高兴还来不及，说不定还包邮呢。所以说那时画家开画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画，因为他们就指着这个吃饭呢。

当时雷诺阿的这幅画卖了245法郎，正好够他付一个月的房租，一毛钱都不多。

《包厢》
The Theatre Box 1874





虽然“开张了”，但雷诺阿的画在当时依然不是紧俏产品，不客气地说，甚至是不入流的。

那时崇尚的古典派画风，就同一个场景——树林做个比较：古典派的树林，画家一般都会用黑色和棕色来表现阴影，这总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反正在古典主义的树林里，天气总是不太好。其实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总把自己关在画室作画的关系……



柯罗《被圣女围绕的圣巴斯蒂安》
St. Sebastian Succoured by Holy Women 1873

印象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把画布直接戳到室外画画，眼睛看到什么就直接画下来，画完以后可能自己都会被吓到：

“咦？原来阴影不是黑色的？！”

这是雷诺阿于1876年创作的《秋千》，可以看到画中完全没有黑色，阴影部分也都用深蓝色。

其实在现实中，阳光透过棕色树叶印在白色石子路上的颜色本来就不应该是黑色的。

相比之下雷诺阿的树林就给人一种阳光明媚的幸福感，看了会让我有种想出去走走的冲动。



少女身上若隐若现的阳光可以让人感觉到树叶的摇晃。



《秋千》The Swing 1876

同年，雷诺阿还创作了一幅世界级的杰作——《红磨坊的舞会》。

在这幅作品中，雷诺阿运用了轻快明亮的笔触，使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如此轻松愉悦。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女子轻快的舞步，人们脸上轻松的表情，一幅歌舞升平的欢快景象。

但“红磨坊”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松活泼的地方，照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一个充斥着酒精和色情的风化场所。

许多画家都曾画过这个题材，而雷诺阿则是唯一一个将它用如此欢快的手法表现出来的画家。

这幅画现在也已是法国的国宝了，围绕着它的故事也十分有意思。

这幅画其实有两个版本，一大一小，据说一幅是草稿，一幅是成稿。（但至今没人搞得清哪幅是草稿，因为都差不多。唉，印象派风格吗，你懂的。）

其中大的那幅现存于法国的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只要你想的话随时都可以看到，但小的那幅就有意思了。

1990年5月17日，这幅画在纽约最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公开拍卖。按理说，这个级别的世界名画是很少会在公开场合上出售的，当然苏富比也卖过莫奈的《睡莲》，但我想你也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幅《睡莲》，估计连莫老爷子自己都算不清，所谓“物以稀为贵”，所以《红磨坊的舞会》还没登场，就已经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我们普通人理解中的拍卖会，就是一个人举个小榔头站在最前，然后场下观众这边出个价，那边出个价。其实确实是这样，一



般来说，那种上来就有个人喊了一个震惊全场的价格，把所有人都打败的桥段只有电影里才会出现。

但是，这次就出现了。

这幅画一出场，就被一个名叫齐藤良平（Ryoei Saito）的日本人买了下来，成交价是7800万美元，是当时第二贵的艺术品。



《红磨坊的舞会》
Dance at Le Moulin de la Galette 1876

为什么才是第二名？因为第一名在两天前已经产生了，买家也是这个齐藤，他以同样的方式“血洗”了苏富比……两次！第一名是什么？这里先卖个关子，本书后面会介绍。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没过几年，齐藤破产了。本着“宁可同归于尽也绝不投降”的武士道精神，齐藤表示要把这幅画烧了（因为银行说

要没收）。我想这应该是一句气话，齐藤可能是个疯子，但他绝不是个傻子。据说后来这幅画被卖给了一位匿名富豪，那个富豪是谁至今没人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这幅画。如果你哪天在某个“隐形富豪”的客厅里看到这幅画，记得用尺量一下，如果是78cmx114cm的话，那说不定就是真的……

雷诺阿还在这幅《游艇上的午餐》中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Amélie*）的朋友可能对这幅画有印象，电影中那位老画家临摹的就是这幅画。

其实，整幅画中的人物全都是雷诺阿的朋友，大家在一次聚会后正享受着惬意的午后阳光。

前面提到过，雷诺阿是个正宗的老好人。他有一大堆朋友，但他晚上却不爱出门，当时他的那些印象派的朋友几乎每天都会在这家小酒馆里，聊八卦、谈理想，一直到深夜。雷诺阿几乎从不参加，他觉得每天都泡吧既伤身体又影响工作，画家就应该少废话、多画画，这才是王道！



Q 画中抱狗的这位女子名叫阿丽娜·莎丽戈（Aline Victorine Charigot），后来成为了“雷夫人”。



Q 这位正在喝水的女子（也是电影《天使爱美丽》中老画家总也画不好的那个）名叫安蝶（Ellen Adrée），是雷诺阿非常喜欢的模特。



《游艇上的午餐》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 1880-1881



雷诺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留下了6000多幅作品。我算了一下，雷诺阿从学会画画到他过世，差不多平均3天一幅画，这还不算一些草稿素描啊什么的，所以他的人生，除了画画，还是画画。

在他成堆的画作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是他笔下的那些

女人们。

我曾在一本介绍雷诺阿的书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雷诺阿出道前是个画瓷器的美工，因此他能把女性的肌肤画得吹弹可破。加上他的老爸又是个裁缝，所以他对服装的刻画也很到位。”

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在扯淡。

可能这些经历是成就雷诺阿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必然因素。不信你可以去找个裁缝之子，让他在瓷器上画个几年，看他能不能变成雷诺阿。

成功需要99%的努力和1%的天赋，但这1%的天赋也不是人人都有的。人们总爱根据成功人士的生活轨迹，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但是，有些方法是无法套用的。

我老爸常对我说：“艺术细胞是天生的，后来培养出来的都是癌细胞。”

言归正传，继续聊女人——雷诺阿的“女人”。

这幅《阳光下的裸女》，可以算是雷诺阿的登峰造极之作。但却被人批评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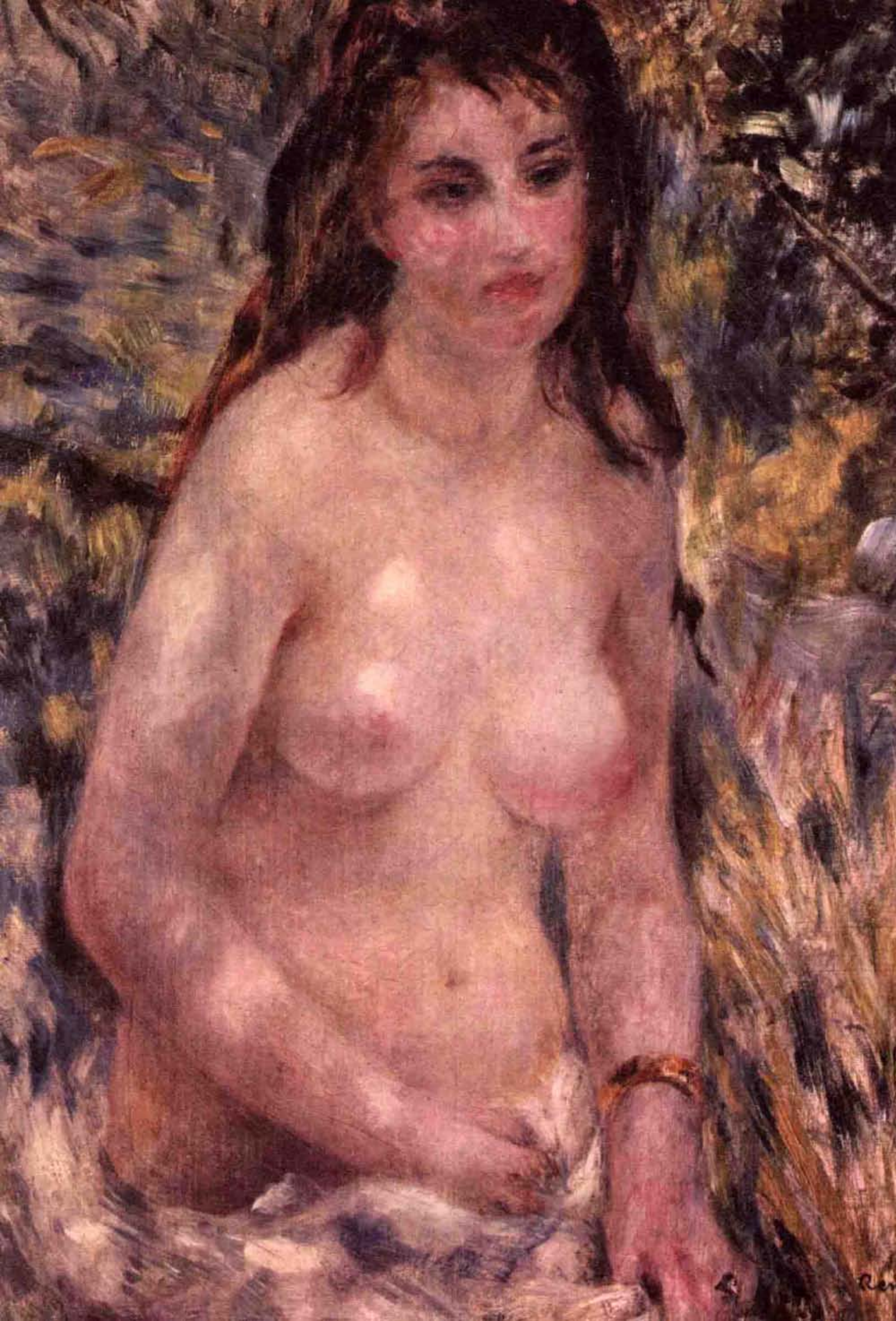
腐烂的尸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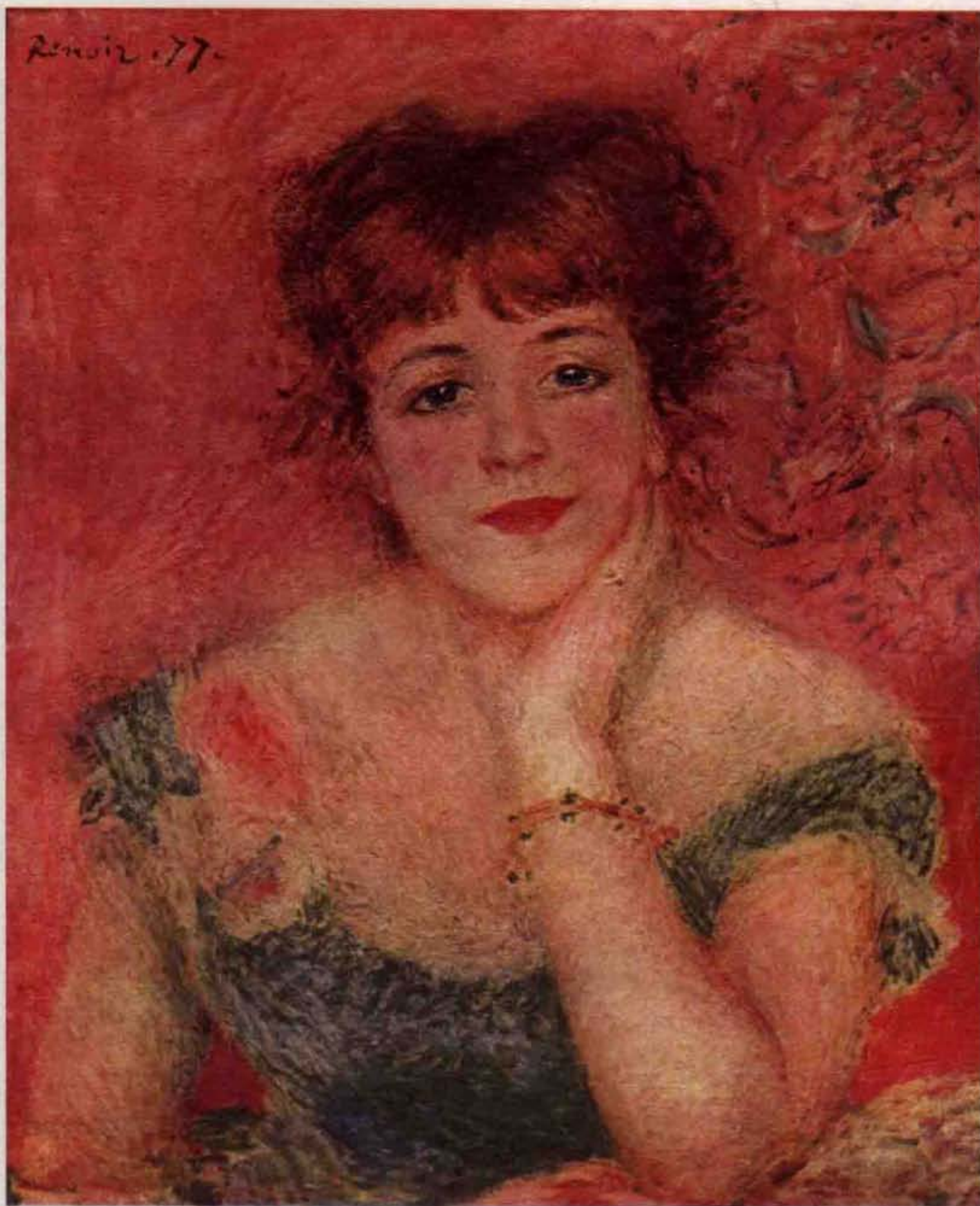
因为他用了蓝色+紫色来表现皮肤上的阴影。其实仔细想想，当阳光穿透绿色的树叶，照到洁白的皮肤上时，确实会呈现出这种颜色。这样的表现手法，反而更加突出了肌肤的稚嫩。



《阳光下的裸女》
Nude in the Sun 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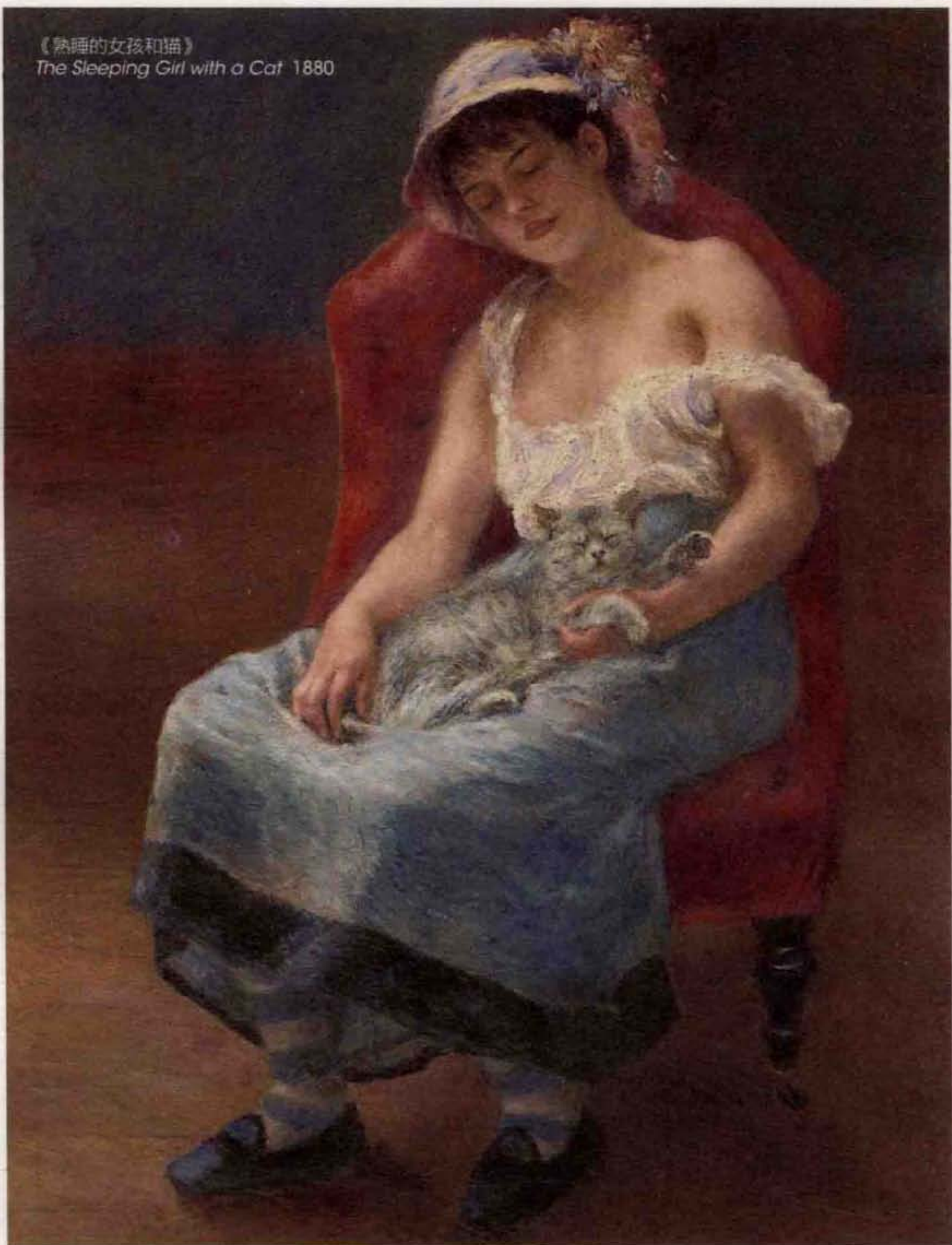


《珍妮·莎玛丽》Jeanne Samary 1877

这是当时的一位有名的女演员珍妮·莎玛丽，雷诺阿为她画过好几幅肖像画，珍妮非常崇拜雷诺阿，估计他们之间也有些暧昧……因为她曾这样评论雷诺阿：

“ 雷诺阿用他的画笔与他笔下的所有女人结婚了。 ”

《熟睡的女孩和猫》
The Sleeping Girl with a Cat 1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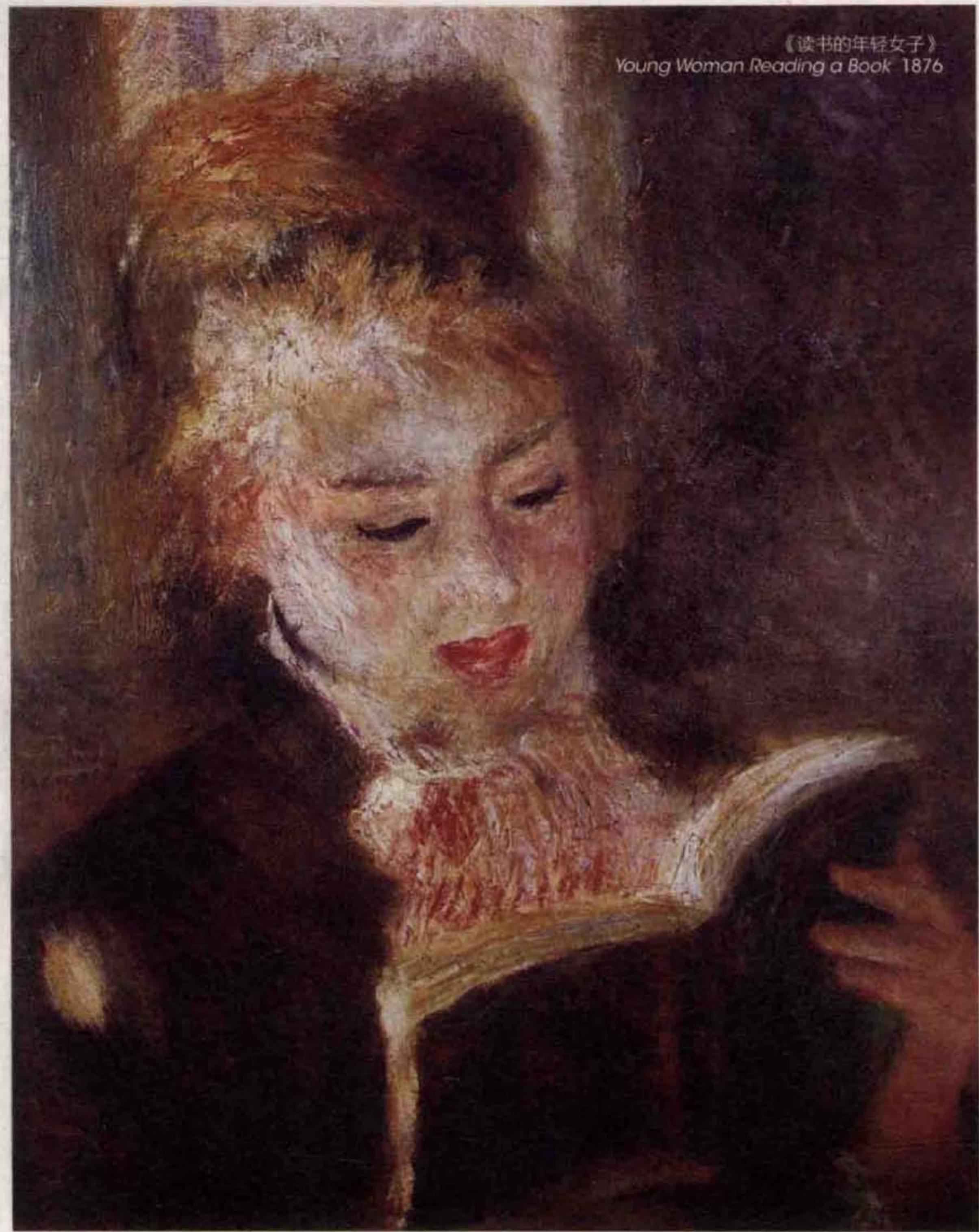


年轻的模特安蝶（就是前面“喝水”的那个）在摆姿势时睡着了，雷诺阿非但没有叫醒她，反而把她睡着的样子画了下来。我想，这可能就是雷诺阿所画的幸福吧！



连小猫都很幸福。

《读书的年轻女子》
Young Woman Reading a Book 1876



这个模特名叫玛洛可(Mallorca)，是雷诺阿最喜欢的模特之一，她经常因为前一天玩得太疯而迟到或“放鸽子”，但雷诺阿却从来不放在心上。

不幸的是，每天过着疯狂糜烂生活的玛洛可年纪轻轻时就死了，最后还是雷诺阿出钱为她举办的葬礼。



雷诺阿确实对他的所有模特都很温柔，“老好人”的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但这也仅限于婚前，婚后的雷诺阿彻底变成了一个居家好男人。我并不是说他婚前是个坏男人，但如果婚后，他还老向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模特献殷勤的话，不被他老婆掐死才怪。婚后的雷诺阿当然也画女人，但模特基本上都是一些家里的佣人啊，或者老婆娘家的亲戚什么的……管起来容易一点儿。

在参加了几次印象派画展之后，雷诺阿渐渐脱离了印象派。倒也不是因为理念不合什么的，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不缺钱了！

随着名气上涨，雷诺阿的作品也开始逐渐被人们接受，不断有人请他画肖像画。

在他的肖像画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小艾琳》。

就像雷诺阿自己说的：

“

一幅好的画，胜于一千句赞美。

”



对于这样一幅优美的作品，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我想，这就是对“楚楚动人”四个字最好的诠释吧。



11岁的艾琳小姐是富豪路易斯（Louis Cahen）的女儿，是个正宗的富二代。

据说当时，雷诺阿画完这幅画后，她爹（路易斯）其实很不满意，并且拖了好久才不情不愿地把钱付了，而且只付了一半。（唉，神一样的甲方……）

《小艾琳》
Irene Cahen 1880

和其他的“印象派”比起来，雷诺阿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他并不排斥古典主义。

他喜欢提香（Titian），也喜欢布歇（Boucher）。

在1881年的一次意大利之旅后，他又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拉斐尔（Raphael）所打动。在那之后，雷诺阿在画风上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如果说，印象派注重的是“光与色彩”的表现，那古典派更看中的则是“形与轮廓”，其实两种画风各有所长。

可能你会问，那为何不把这两种形式合二为一呢？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那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你和雷老爷子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是一幅非常有意思的作品——《伞》。

这幅画是分了两次创作完成的，雷诺阿开始画的时候是1880年（去意大利之前），1885年从意大利回来后又继续画。

因此，我们可以在同一幅画中看到两种不同的画风，一个轮廓模糊，一个轮廓清晰。





但是无论画风如何变化，雷诺阿最爱的题材依旧是女人。

他曾说过：

“如果世上没有乳房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该如何画画了。”

”



《出浴女子肖像》
Nach dem Bade 1886





《大浴女》
The Large Bathers 1884-1887



《手拿螃蟹的浴女》
Bathers with Crab 1890-1899



《站立的出浴女子肖像》
Baigneuse debout 1896

晚年的雷诺阿患有严重的风湿，以至于他不得不每天坐在轮椅上度日。

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一天停下过画笔。手拿不住画笔时，他便将画笔绑在手上继续作画。

有人问他，如果哪天手动不了了你要怎么办？雷诺阿开玩笑地说：“那我就用屁股画画。”

雷诺阿就是这么一个幽默诙谐且平易近人的大师。他就这样一直画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幸福
画家



Chapter 7

疯子



您看到右边这幅自画像时，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聊谁了吧？

没错，就是梵高。

他这忧郁的小眼神儿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直接看自画像就能叫出他的名字。

但是，这本书中我在介绍其他画家时，报名字之前多少都要有些铺垫。梵高虽然有名，但我也不想就此坏了规矩，您就全当不知道，我们重新来一遍。

1886

年，一个立志成为画家的年轻人来到了艺术之都——巴黎。

他在这里见识到了许多大师级的作品，并受到了他们的启发。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当时的那些画风都不够他玩儿。于是，他决定不再追随别人的脚步，要走出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创新之路。

这时的他，还并不知道只剩下4年的生命……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

梵高

Vincent Van Gogh





关于文森特·梵高，我想，应该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画家。

您可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能担得起这个形容词的，可都不是普通人！

您可以去身边找一个“艺术门外汉”，他可能看不懂或者甚至从没看过梵高的作品，但却肯定听过他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家喻户晓”。在整个艺术圈里能达到这个级别的，估计也只有莫扎特、莎士比亚这类神人了。在绘画圈里就更少了，差不多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那梵高的名气为什么会那么响？

论才华，他并不像透纳那样鹤立鸡群。论身世，又没有卡拉瓦乔那样跌宕起伏。

但他的名气却要比他们响，这是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独特！

其他的大师，无论多牛，在历史上总能找到那么一两个画风或性格和他类似的画家，但是梵高，不夸张地说，往前500年，甚至往后500年，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那么，他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首先，我想聊聊他究竟应该属于哪“派”。

艺术家的分派，并不像黑社会电影里那样，几个弟兄向关二哥磕个头，然后在背上文条青龙什么的就算加入帮派了。其实，艺术家还不如帮派弟兄，他们的分派大多是被动的，是后来的人给他们分的，也可以说是“被分派”。

分派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根据以下三点：

1. 这个画家的画风。
2. 受到什么大师的影响。
3. 所处的年代。

许多画家都是在死后才被专家学者归入某

某派的，所以他们自己也“没得选”。

但话又说回来，要给梵高分派，也确实为难了那些专家学者们。

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梵高的画风。

下面这幅是梵高到巴黎之前的作品——《吃土豆的人》。

是不是有种很惨的感觉？（听名字就觉得有点儿惨……）

梵高就背着这幅“惨画”来到了巴黎，想要靠这样的画风在巴黎闯出一番天地……结果，不用想也能猜到，谁愿意掏钱买一幅挂客厅碍眼，挂饭厅影响食欲，挂厕所导致便秘的“惨画”？

到了巴黎以后，梵高接触到了印象派，画风又一下子变“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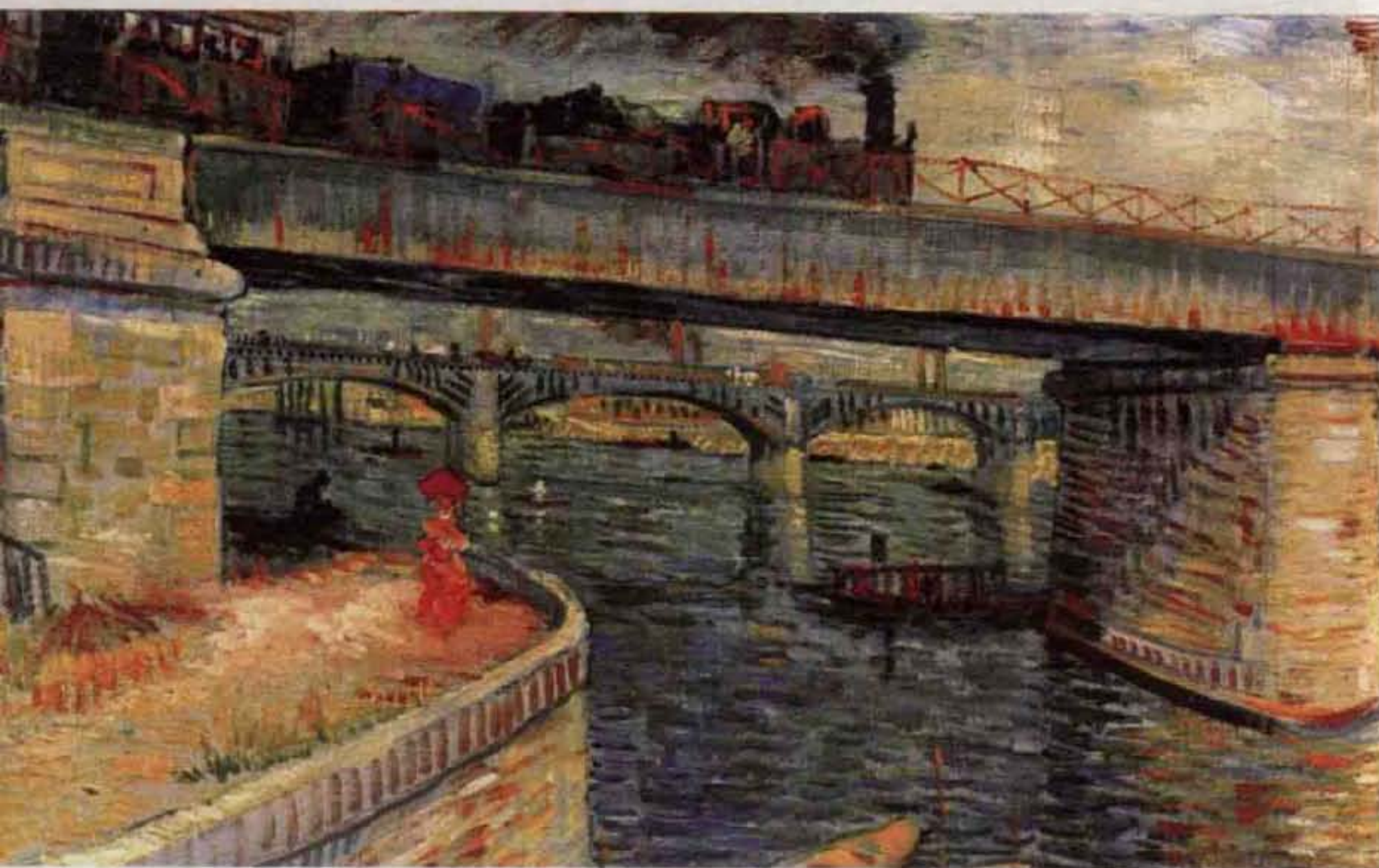
这幅《塞纳河上的桥》就是梵高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把这两幅画并排放一起，谁会相信这是同一个人画的！而且前后就差两年时间。

《塞纳河上的桥》

Bridges across the Seine at Asnieres 1887



《吃土豆的人》
The Potato Eaters 1885



好吧，如果梵高的画风难以捉摸，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他受过谁的影响？

梵高自己曾表示他最喜欢的画家是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米勒属于“巴比松”画派（Barbizon），在当时来讲，巴比松画派并不像“学院派”那么保守，但也没有“印象派”那么激进，算是半个“非主流”。但就画风来讲，还是比较偏向于“现实主义”的。

那梵高他是不是应该被分入“现实主义”呢？

我们先来看看米勒的作品。

这幅《播种者》是他的代表作，米勒最喜欢画的就是农民。这也是“现实主义”画家最喜欢的主题——社会底层的“苦逼”。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梵高临摹的“苦逼”……

《播种者》
The Sower 1850





这是梵高的《播种者》……

看着这个在阳光下“踢正步”的欢乐男青年，我觉得，如果硬把梵高和米勒凑一块儿的话，那也太不人道了吧！

勉强是不会幸福的！

那么只剩最后一种分类方式了——“时代”。

梵高所在的时代比印象派稍微晚一点儿，他又画过印象派，那么，就把他划入“后印象派”吧！

不容易啊！

也实在难为了那些“分派”的学者！

但是我认为，把艺术家分成不同派系，其实就是为了让教授在上课时比较方便归纳总结。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来说，大可不必那么纠结于派别。反正考试也不会考这些。那我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说废话吗？！

差不多吧！

毕竟，又有哪个画家的画风是一成不变的呢？

如果硬要分，我觉得倒可以给梵高单独分一个派：

癫狂派。

《播种者》
The Sower 1888





艺术家都是疯狂的，但是和毕加索、马蒂斯那种故意作怪的画家不同，梵高的“怪”，是骨子里的怪，是在他的血液和骨髓里的。

“神经病”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学名全称：癫痫+躁郁症+急性间歇性卟啉病+美尼尔氏病）。

要了解这个“神经病”，有三个人是不得不提的，可以说没有这三个人，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梵高。

三个人，缺一不可……



重要人物1号：提奥·梵高
(Theo Van Gogh)

文森特·梵高的弟弟，也是他一生的知己，并且终其一生，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鼎力支持梵高的梦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了解到梵高如此多的心路历程，也全都是源自于他和弟弟提奥互通的信件。

年轻时的梵高做过许多职业：画廊销售、传教士、外语老师……但是哪样都做不长。1880年，27岁的梵高决定以画为生。

这是梵高1888年的作品——《红色葡萄园》，这也是“以画为生”的梵高生前卖掉的唯一一幅画。

很惨吧？……确实惨，但惨的不是梵高，而是他的弟弟提奥。嘴上说靠画为生的梵高，其实是靠他弟弟为生。

曾经听一位哲人说过：“一个艺术家，再穷也不至于穷到连饭都吃不饱。”反过来，当一个艺术家太有钱时，也创作不出多好的作品。只有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时，才能不断激发他对创作的饥渴。





《红色葡萄园》The Red Vineyard 1888

梵高就处在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他有个好弟弟，所以他一直没有饿死，并且能全身心投入绘画。

而他的创作热情则完全源于他对艺术单纯梦想：

“

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画，并能够通过我的画感受我的内心。

”

那么，梵高的画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关于梵高绘画的一些介绍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强烈”。

他的“强烈”首先源于他那厚重的笔触，那些颜料似乎不是用笔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挤到画布上的。

所以他作品的“成本”首先就比别的画家高，每幅画都会用上比别人多一倍的颜料，但是这种画法却能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立体感。



《星夜》（局部）*Starry Night* 1889





《向日葵》（局部）Sun Flower 1887

另外，他的“强烈”也体现在他的用色上。他总爱用蓝色+黄色，或红色+绿色之类的色彩搭配。



《夜晚的咖啡馆一室内景》
The Night Café 1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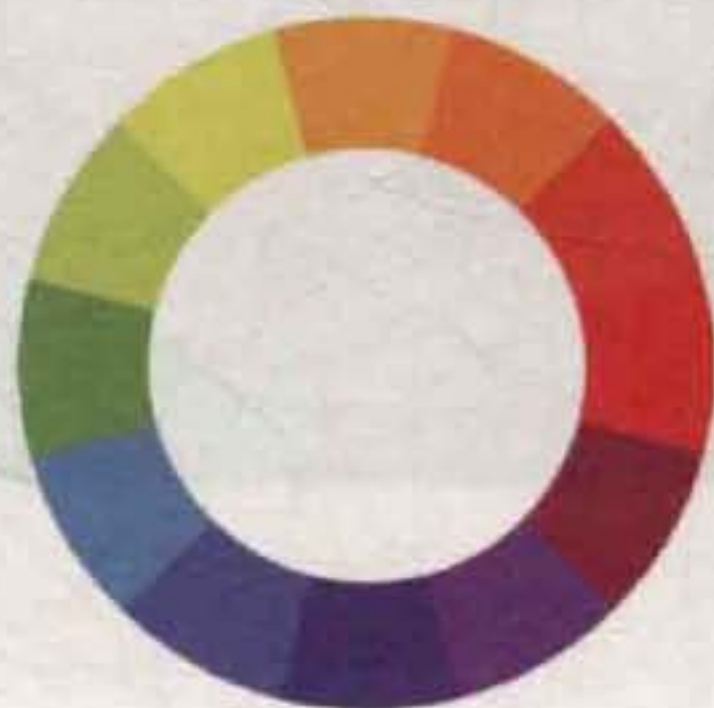


《罗纳河上的星夜》（局部）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 1888

这些颜色在色彩中是“对冲”的颜色，也就是完全相反的颜色。一般的画家是不敢随便碰这种搭配的，因为一搞不好很容易弄巧成拙。

而梵高却能够很好地驾驭这些颜色，这就是他的色彩特别强烈、特别明亮的原因。

如果以上这段话让你看着头晕，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聊吧……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般都会具备以下几点：

1. 心中有一个最崇拜的画家：

刚才提到过，梵高的“男神”是米勒。

2. 有一个被称为缪斯女神（muse）的“情人”：

梵高虽然没有缪斯（他是有过几次恋爱经历，但最终不是把姑娘吓跑了就是把姑娘全家吓跑了），但是，对于独一无二的梵高来说，根本不需要女神什么的给他带来灵感，因为他有一样别的画家没有的东西——“精神病”。

3.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梵高虽然生性孤僻，不懂人情世故，不善与人交往……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有朋友的！不是他弟弟提奥，也不是幻想的朋友，而是一个真实的朋友！这个朋友，也是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之一。

重要人物2号：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高更在当时的法国画坛也算得上是一号猛人，他独树一帜的画风和标新立异的性格，曾多次震动整个画坛。他也是唯一一个被梵高欣赏的男人。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88



1888年2月，梵高来到了法国南部的小城阿尔勒（Arles），并打算在这里实现他的另一个梦想：建立一间艺术家工作室，并使它最终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其实这也是为了仿效他的男神米勒，米勒曾经就在巴比松和他的小伙伴们搞过一个类似的“创意园区”。）

可能你会问，想搞工作室，在巴黎搞多好？那里既繁华又时尚，可能生活开销会大点，但又不用自己掏钱，干吗还非要折腾跑去阿尔勒呢？

因为他的弟弟也开始受不了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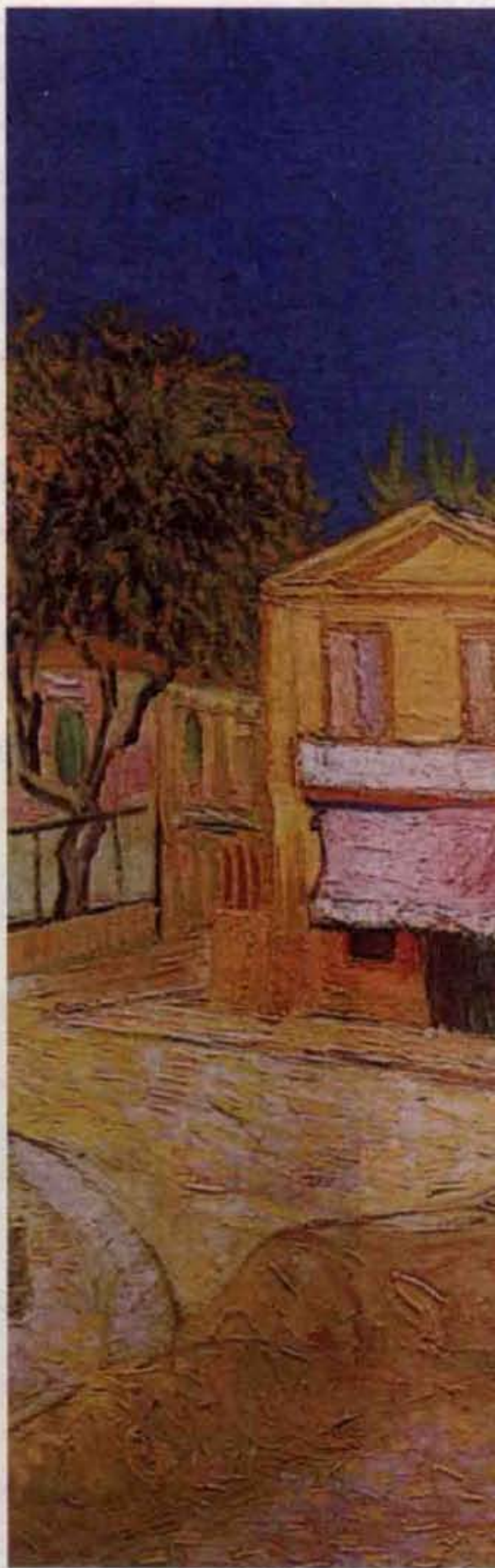
当时梵高因为酗酒，得了一身病（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病）。梵高的病情渐渐影响到了和他住在一起的弟弟提奥。“你不工作就算了，完全用我的钱我也忍了，但你别影响我赚钱呀！难道想抱成团饿死不成？”

于是，提奥狠了狠心，把梵高送到阿尔勒疗养。正好阿尔勒又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梵高一到就爱上了那里。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是他选择阿尔勒是为了追随阳光……

梵高到了阿尔勒后，就在当地租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屋，并把它漆成了他最爱的亮黄色，还给它取名为“黄色小屋”。

一切准备就绪后，接下来就是邀请艺术家入驻了。梵高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高更，而高更也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条件是要梵高的弟弟提奥为他还债。

得知高更将要来，梵高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每天创作一幅画，为的就是向高更展示他在黄色小屋中的成果。





《黄色小屋》The Yellow House 1888



这是梵高在阿尔勒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向日葵》。

这幅画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居然用黄色的背景来衬托黄色的向日葵，而且还并不显得单调。

这幅画，可以算得上是梵高一生中最重要作品了，至少梵高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当高更来到“黄色小屋”时，在这幅画前伫立了许久，并且盛赞了这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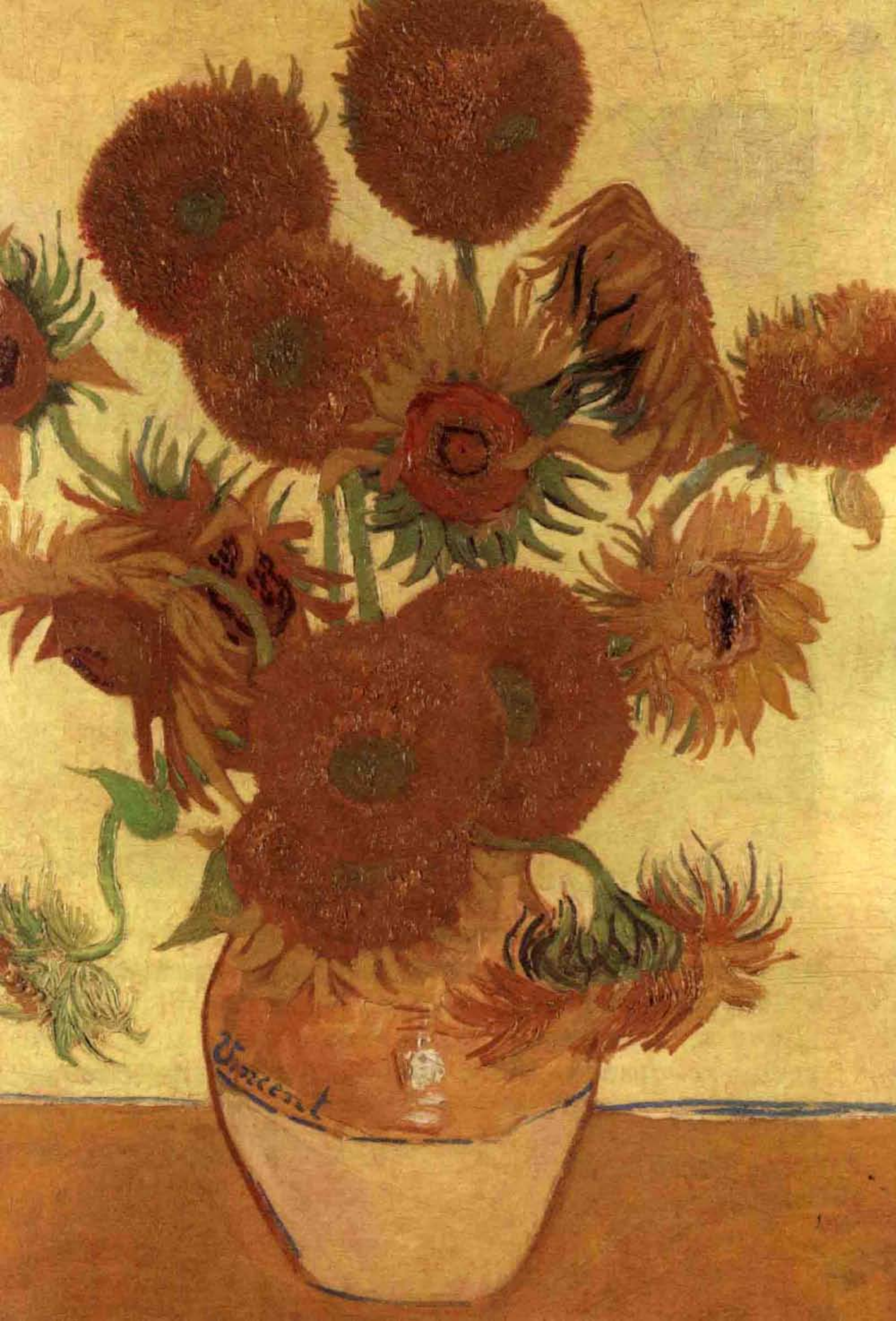
梵高用他惯用的厚重笔触，将花瓣一笔一笔勾了出来。



梵高居然把自己的签名直接签在了花瓶上，估计会这样做的也只有梵高了。蓝色的签名配上黄色的花瓶，居然并不显得突兀，反而有点儿“点睛之笔”的味道。



《向日葵》
Sun Flowers 1888





梵高日思夜想的高更终于来到了阿尔勒……

但是，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够被“精神病”看上的人，那也绝对不会是什么好鸟。

自从搬到黄色小屋以后，除了一起喝酒玩女人的时候（到底还是不负“黄色小屋”这个名称），高更和梵高几乎每天闹别扭。

在绘画方面，他俩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高更认为绘画应该只画眼睛看见的东西，而梵高则认为可以适当地加入自己的想象。

俗话又说“不要和精神病理论”，这两个老兄经常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好几次差点大打出手。

更让高更受不了的是，梵高还老爱在高更画画时站在他身后挑毛病，我们知道艺术家是最恨别人在背后指点江山的了（到今天都是）。

于是，高更彻底扛不住了，他给梵高的弟弟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是这样的：“我实在受不了你那个精神病哥哥了，老子不玩儿了！爱咋地咋地！”

在高更明确表达去意之后，在1889年12月23日夜里，发生了那件艺术史上最著名的

自残事件。

可能您早就听说过这次著名的自残事件，坊间也流传着好几个不同的版本，至今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唯一不变的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梵高少了一只耳朵……

我来介绍一下几个流传最广泛的版本吧。

版本一：那天夜里，高更在路上走着走着，梵高突然从背后冲上来，在高更面前“咔嚓”一下，把自己耳朵割了，然后也不去看医生。任由耳朵一面哗啦哗啦喷血，一面蹦蹦跳跳回家睡觉了（命真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以想象当时的高更一定站在原地满头问号……

版本二：认为梵高的耳朵其实是高更割的，但为了袒护小伙伴，梵高一直对外坚称是自己割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但有趣的是，那一天当地的报纸上确实记载着一则“一男性持刀刺伤另一男性”的新闻……

版本三：这个版本就和高更没有什么关系了，据说是梵高为了追求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来送给她作为定情信物！而且还是走到那个倒霉的女人面前，二话不说直接把一个吱吱冒血的小包裹塞到她手里，掉头就走了……有些人就注定孤独一生……



《自画像》Self Portrait 1889

这些版本每个都很奇葩，但具体梵高是怎么变成“一只耳”的，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不管怎样，高更的离开给梵高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梵高彻底疯了。

梵高为什么会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关于“黄色小屋”的梦想，就好像我开了一个微博，并且希望把这个微博打造成一个粉丝数过亿的微博女王。

然而兢兢业业干了好几个月，却发现连“僵尸粉”都没有一个。这时，唯一的“互粉”也取消关注了……彻底疯了……



这是梵高发病（进入精神病院）后创作的作品，可以看出，整个画面都在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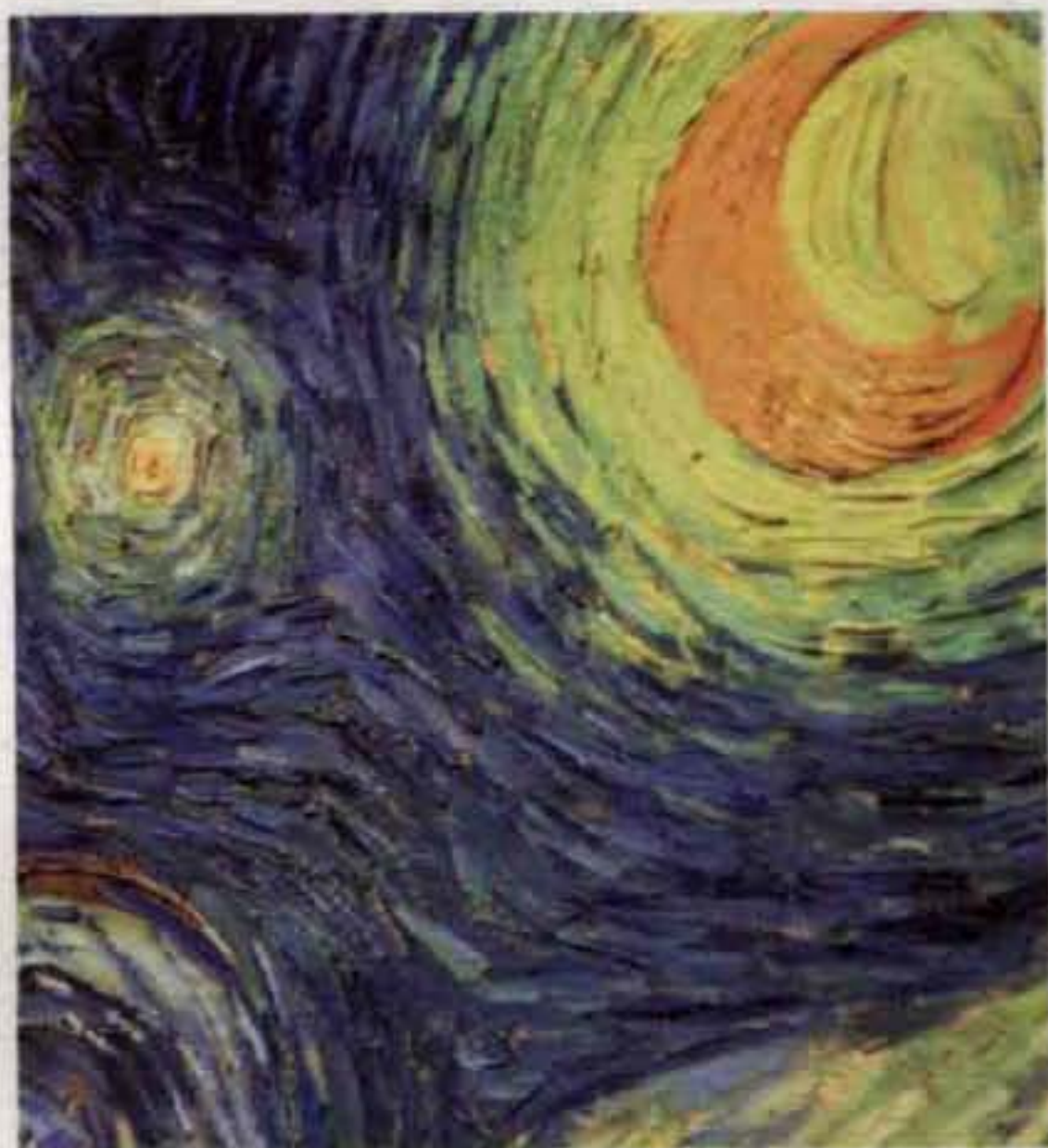
《麦田里的丝柏树》
Wheat Field with Cypresses 1889





这是梵高的“疯画”中最著名的一幅——《星夜》。

可能你见过这幅作品，即使没见过，你也一定听过为这幅画写的一首歌——《文森特》（*Vincent*），第一句歌词就是：“Starry Starry Night……”



画中的树木、天空和山脉，似乎也都“发疯”似的扭曲变形，好像要被一个庞大的漩涡吸进去一样。



《文森特》这首歌是由著名音乐人唐·麦克林（Don McLean）于1972年创作的，这是他在看完一本梵高传记后有感而发写的，现在这个旋律已经传遍了世界每个角落。

《星夜》
Starry Night 1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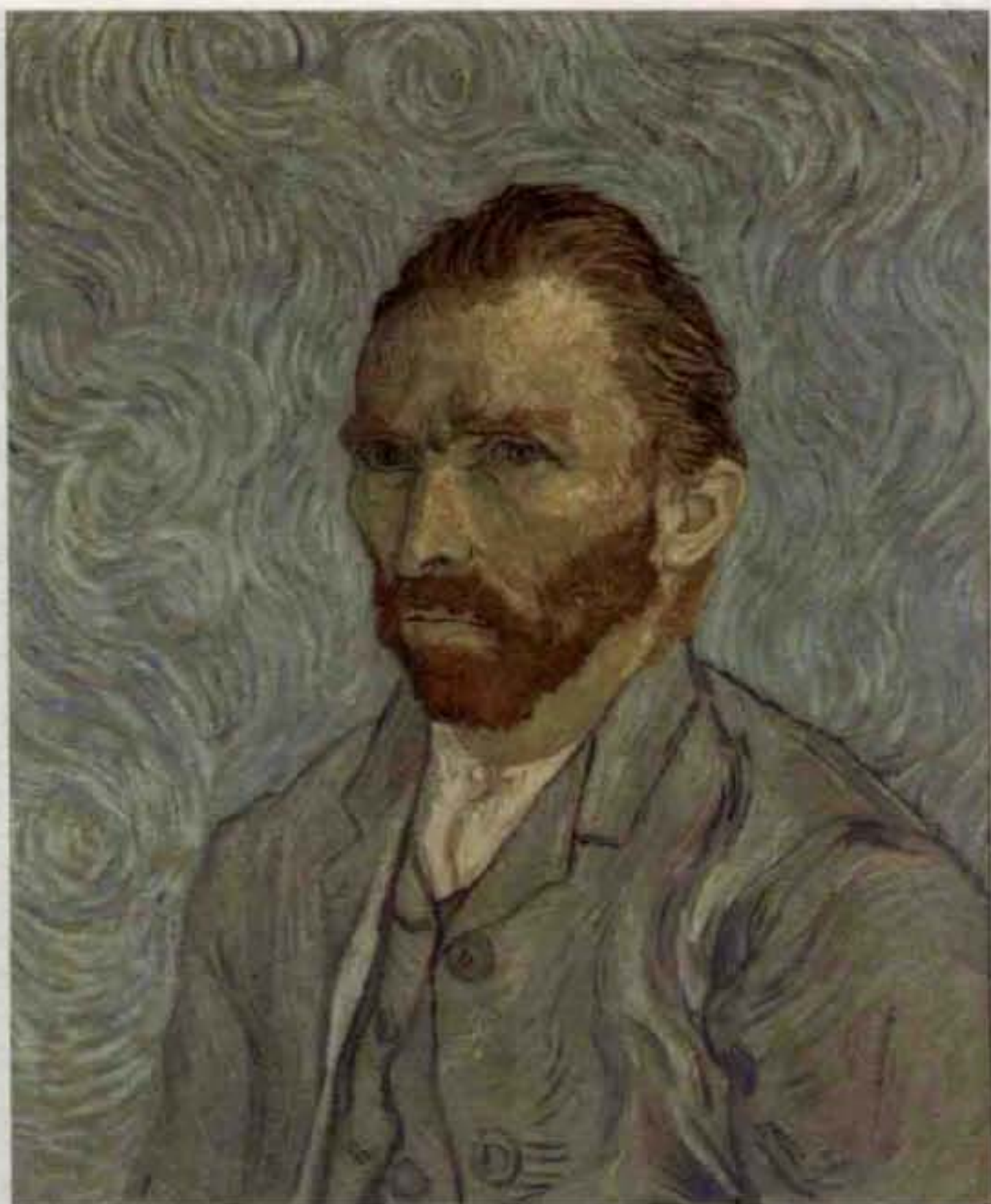




疾病，在一点点摧毁梵高的同时，也在将他骨子里的才华一点点逼出来……

梵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发病，他甚至吞了一整罐他最爱的黄色颜料。

如果你问我颜料有没有毒，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黄色颜料绝对有毒！但是，“命很硬”的梵高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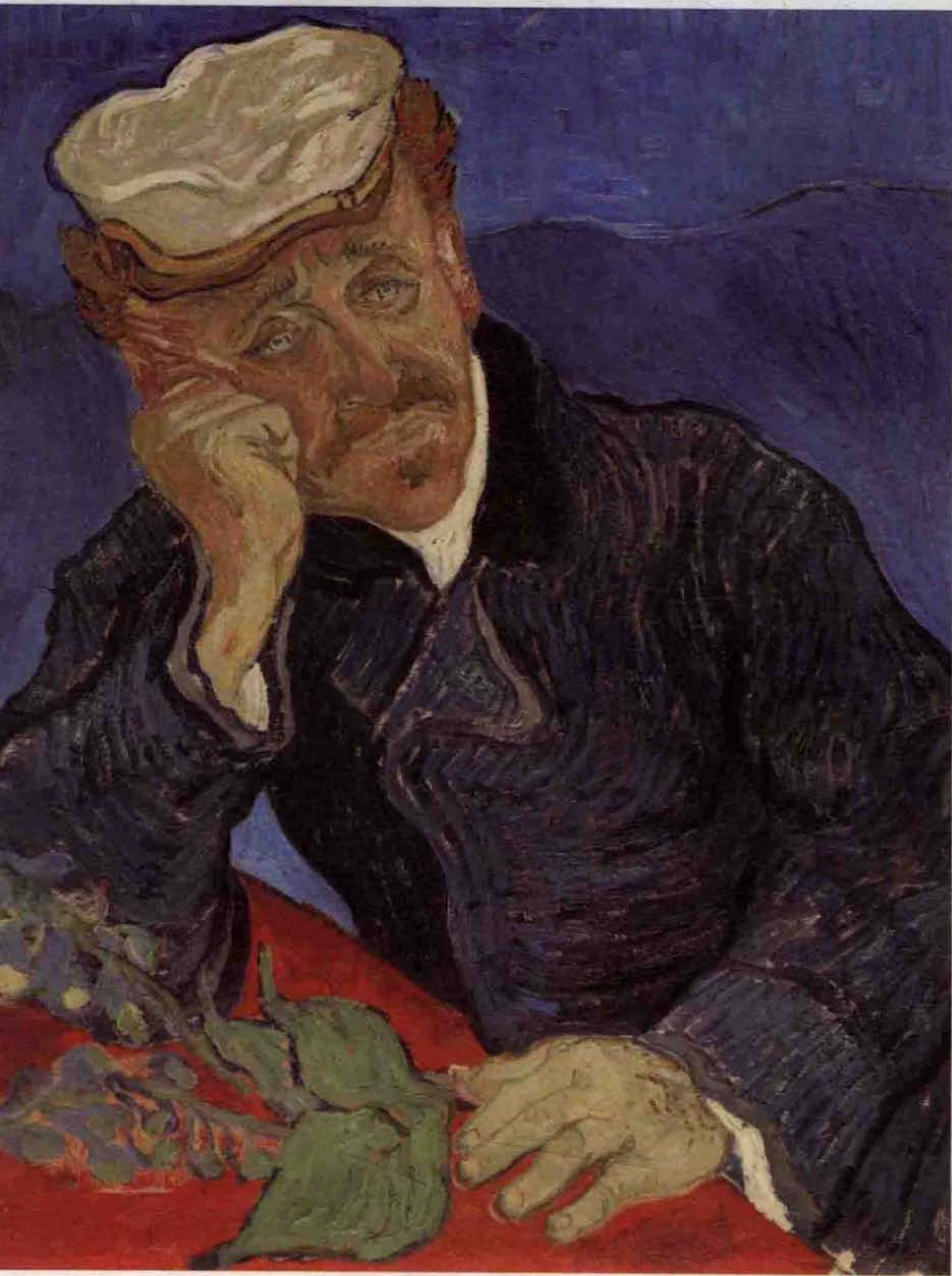
《自画像》Self Portrait 1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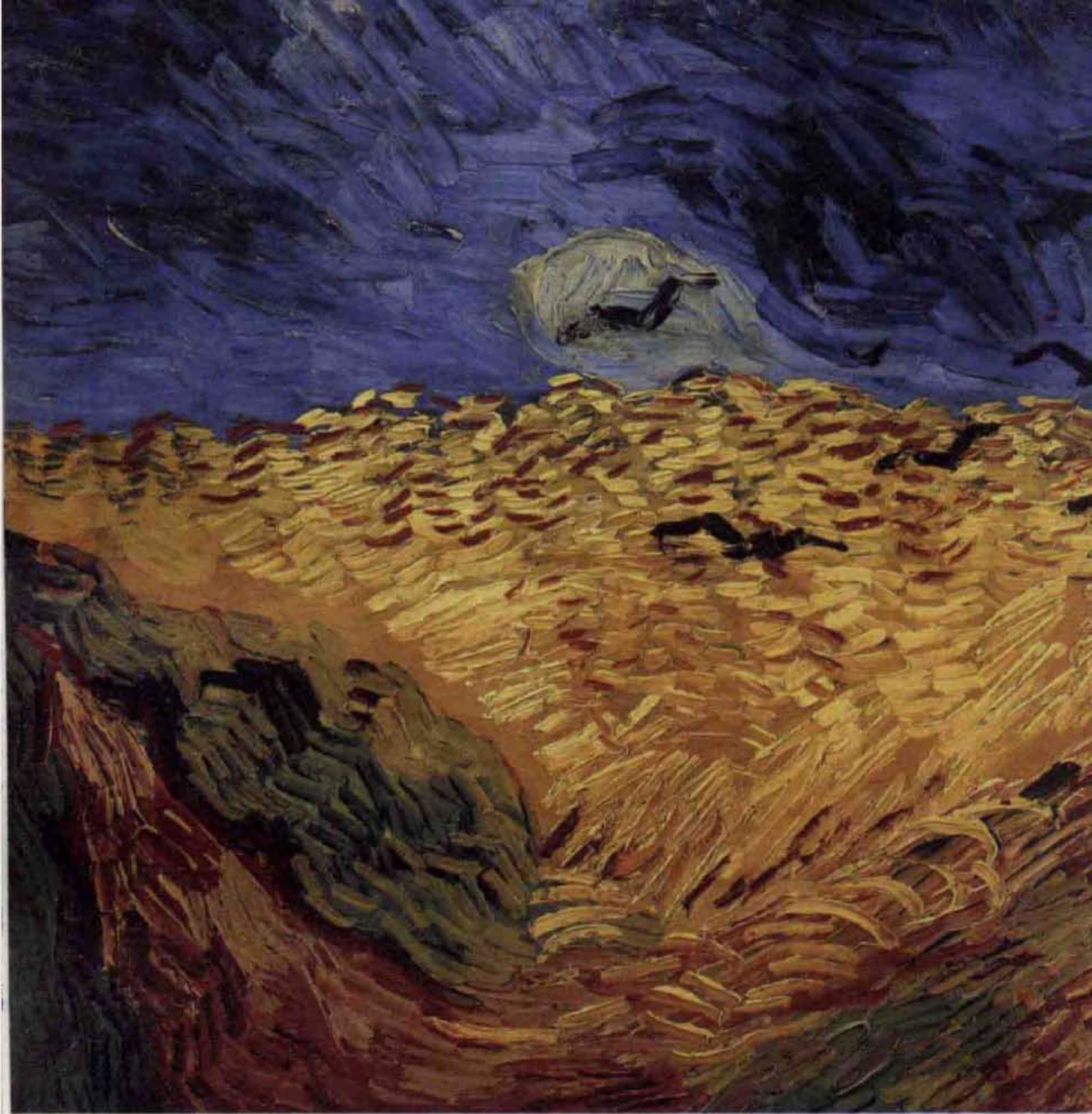
1890年，经过弟弟提奥的精心安排和精神病医生嘉舍的细心照料，梵高的病情似乎有所稳定，并在这时，创作了右边这幅杰作……

这幅《嘉舍医生的肖像》，就是前面聊雷诺阿时讲的那幅齐藤良平花了8250万美元拍下的“第一名”的作品。然而这幅画厉害的地方还不止是它的价钱，通常我们理解中的拍卖会都是这边喊个价钱，那边喊个更高的价钱。那种一上来就喊个全场惊艳的“锁定价”的桥段一般只会出现在电影里，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生类似的场景，那也只能被称之为“奇迹”。

然而这个“奇迹”在这幅画上发生了，开拍才三分钟，齐藤就喊了那个让全场都“哇”出声的价钱……然后在一片惊讶的目光和哗然的掌声中挥了挥手，接着付钱，拿画，走人。

《嘉舍医生的肖像》
Portrait of Dr. Gachet 1890





同年，梵高创作了这幅《麦田里的乌鸦》。

依然是他惯用的蓝色+黄色搭配，画面里中间那条路似乎是条死路，左右两条小径组成一个展开怀抱的形状……麦田上的乌鸦向远方飞去，似乎预示着梵高心中的病魔正在离开……

当然，乌鸦也可能

正向他扑来……



《麦田里的乌鸦》 *Wheatfield with Crows* 1890

1890年7月27日，梵高用一把猎枪对准自己的胸口崩了一枪……然而，命很硬的梵高还是没有马上挂掉，他还自己走回了公寓。

在痛苦中挣扎了两天后，最终，37岁的梵高死在了弟弟提奥的怀里……

梵高在有生之年只卖掉了一幅画，就像唐·麦克林在《文森特》中的歌词唱的那样：

“人们不懂得如何爱你，但是你的爱却如此真实。也许这个世界本就不配拥有一个像你如此美丽的人。”

说到弟弟提奥，似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为了帮助梵高完成梦想。

6个月后，弟弟提奥也离开了人世，就葬在了梵高的旁边……



梵高兄弟墓碑，瓦尔兹河畔的奥维尔
Auvers-sur-Oise

但是，梵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第三个重要人物还没有出场……

重要人物3号：

乔安娜·梵高（Johanna Van Gogh）

提奥的太太，梵高的弟媳，乔安娜。

可以说，没有乔安娜，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梵高。

她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了梵高的近2000幅作品（就他如此短暂的生命而言，这个数量的作品算得上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了）。

到这个时候，可贵的已经并不是梵高的画有多伟大，而是乔安娜知道梵高的画有多伟大，她并没有像普通家庭妇女一样把这些没销路的画称斤卖给废品回收站。而是将这些杰作收藏好，并不遗余力地去宣传它们。不出10年，她就让梵高的画轰动了整个画坛，当时市面上甚至就已经出现了梵高的假画……

梵高人生中最重要三个人：提奥让梵高不会饿死；高更帮梵高“打鸡血”；而乔安娜，则是让他作品发扬光大的人。

聊到这里，我想由衷地感叹一句：

早干吗去了？



其实人们对乔安娜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的，许多人认为她恬不知耻地为了赚钱而公开丈夫与梵高的所有信件，特地营造出这样一个悲情角色来博取同情，以达到市场营销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又何必那么较真儿呢？一个女人在丈夫死后，要靠自己来养家糊口，面对一房间的画，当然要想办法靠它们赚点生活费。毕竟，没有她的话，我们可能到今天都不知道谁是梵高。





今天，梵高的作品早已传遍了世界，人们排着队看他的画，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画，并能够通过我的画感受我的内心。”

你可以不喜欢梵高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确实有一种魔力，让人看过以后就会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高更在离开黄色小屋的14年后，在他的笔记里写道：

“我至今依然满脑子都是向日葵。”



疯子



Chapter 8

舞女控

19

世纪的法国画坛，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别的不说，光派别就分了好几个，像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巴比松派，“奇人”库尔贝(Courbet)领衔的写实派……这些“门派”正逐渐打破当时“学院派”一家独大的局面。

然后，“画坛魔教”印象派的出现，彻底打爆了所有“门派”，并顺便颠覆了几百年来人们对艺术的理解。

如果把这些门派比作一支支足球队，一般的球队最多不过两三个球星，被其他队员围绕着……而印象派这支球队就不同了，它的打法新颖、进攻套路独特不算，而且全队都是球星！这样的球队谁受得了？其他球队唯一能做的就是烧香拜佛祈求老天别和他们分在一组，否则三下两下就缴枪了。

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支球队如果全是明星也搞不好，没人想做绿叶全争着做鲜花那球还怎么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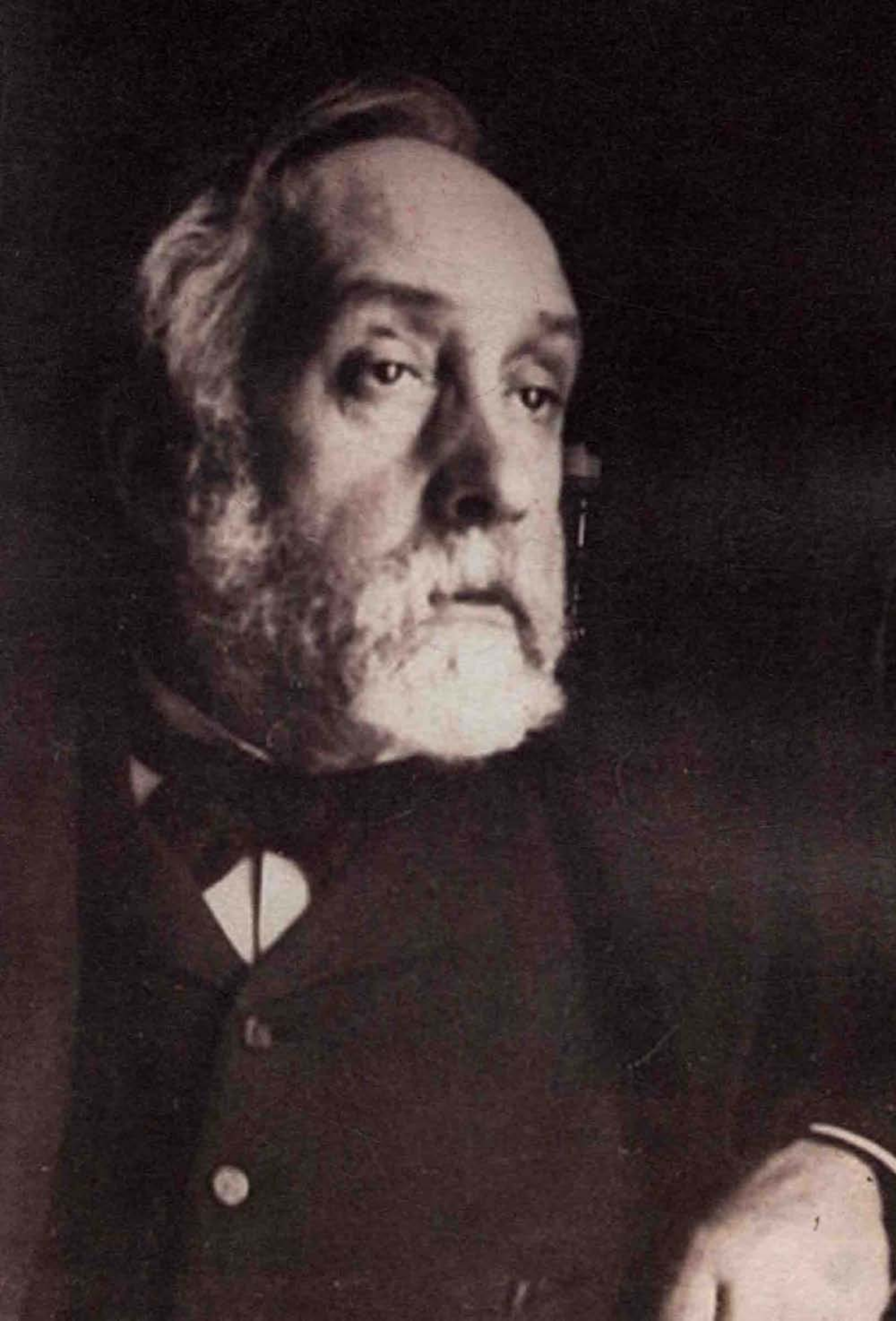
艺术毕竟不是足球，虽然足球也是一门艺术，但它更加注重团队合作，而艺术则强调个人表现，虽然这帮“大明星”们同属一个派，但每个都性格鲜明，甚至互不买账。

这次介绍的这位，在我个人看来，是印象派中最奇特的一位——

德加

Edgar Degas

一个不是印象派的印象派……





德加不是印象派？

你胡说八道吧？！

这句话还真不是我说的，是德加他自己说的。德加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他更愿意把自己分入写实派。

当时的印象派提倡到户外作画，捕捉最真实的光影效果。而德加却非常反对这种做法：

“ 艺术又不是体育运动，干吗没事老往外跑？ ”

但他又不同于写实派。因为写实派再怎么写实，也都是画眼睛看到的东西。德加就狠了，他只画脑子里的东西！他常会找个模特来，不架画布，也不画速写，只是对着她看几眼……然后……记笔记！没错！是文字的笔记，然后把这些文字连同他的记忆神经输入他的等离子高清大脑中，经过数字化处理过滤以后，再输出到画布上。这种独特的作画方式，也正是德加不同于印象派，甚至不同于当时所有画家的地方。

光就他的图像记忆能力来讲，德加绝对是个天才。那天才德加，又是怎么会和印象派混到一起的呢？这就要从头讲起了……

埃德加·德加生于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们今天赞叹一个人有钱时，经常会说：“哇靠！你家是开银行的？！”如果你正好遇到德加，他可能会回答你说：“嘿嘿！我家还真是开银行的！”

德加的爷爷是有名的银行家，所以“德少爷”从小就“不差钱”，和印象派那些靠画画养家糊口的“穷鬼”们不同，他学画画纯粹是为了兴趣，所以我觉得他早期作画的心态要比其他的印象派好，因为他也不指着画画吃饭，玩玩而已嘛。

德少爷年轻时住得离卢浮宫很近，所以三天两头往那跑，一遍又一遍地临摹那些世界名作（要知道，住在卢浮宫附近，基本上就跟住在故宫附近差不多，这得多少钱一平米啊！不过反正人家也不差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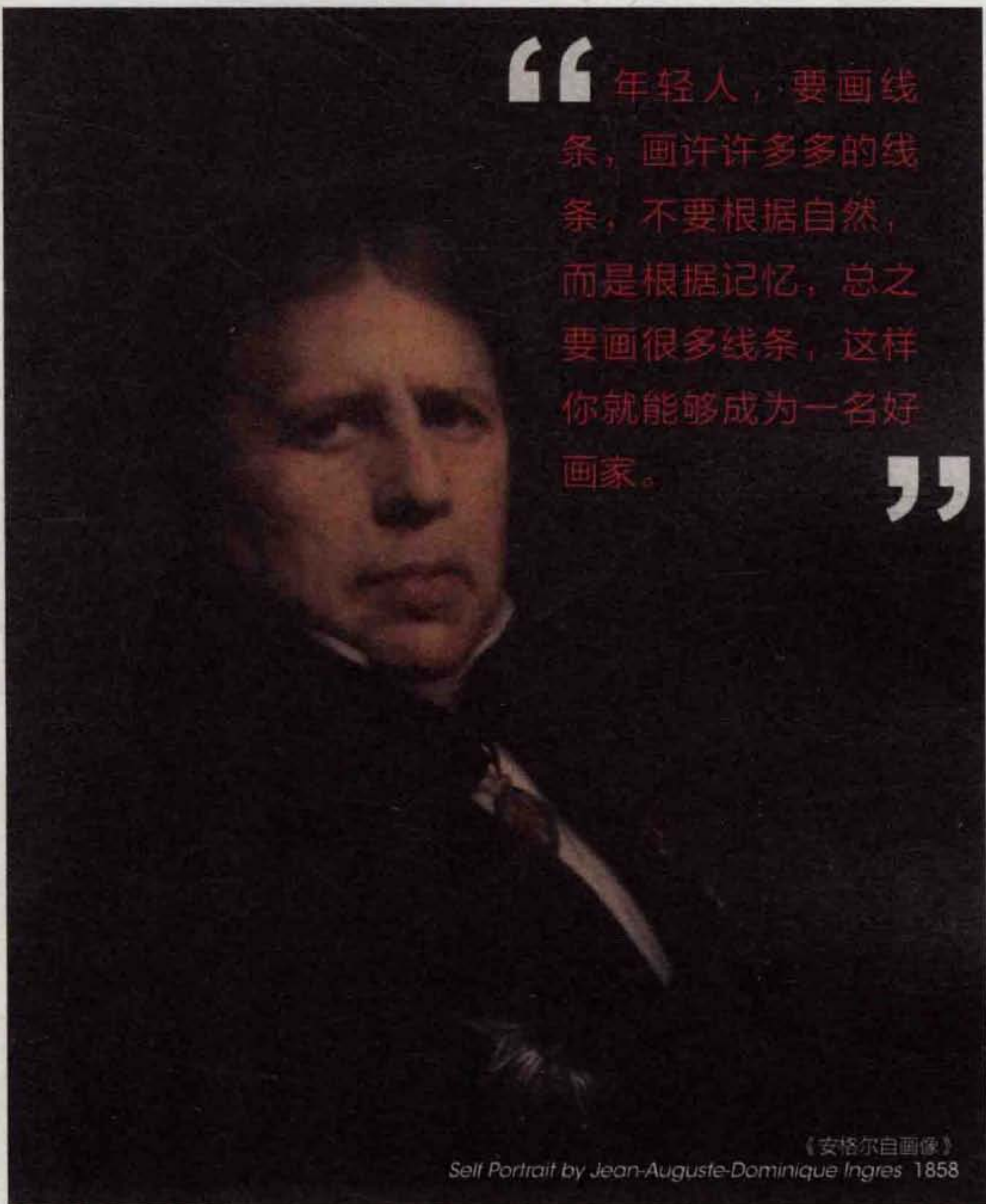
在那里，年轻的德加被古典艺术深深地吸引，并在21岁时，见到了他心中的男神——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自画像》（局部）
Self Portrait 1863

安格尔那时已经75岁了，在当时的画坛来说，他已经算得上是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了。大师遇见毛头小子，通常都会点拨几句，他对年轻的德加说：

“年轻人，要画线条，画许许多多的线条，不要根据自然，而是根据记忆，总之一定要画很多线条，这样你就能够成为一名好画家。”



《安格尔自画像》
Self Portrait by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858

如果你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那我告诉你，其实我也看不懂……（那你还写个P啊？）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吧。

在我看来，当时的德加听了这句话应该也是似懂非懂……因为那时的他和安格尔还不是一个档次的。但大师就是大师，一句话，就影响了德加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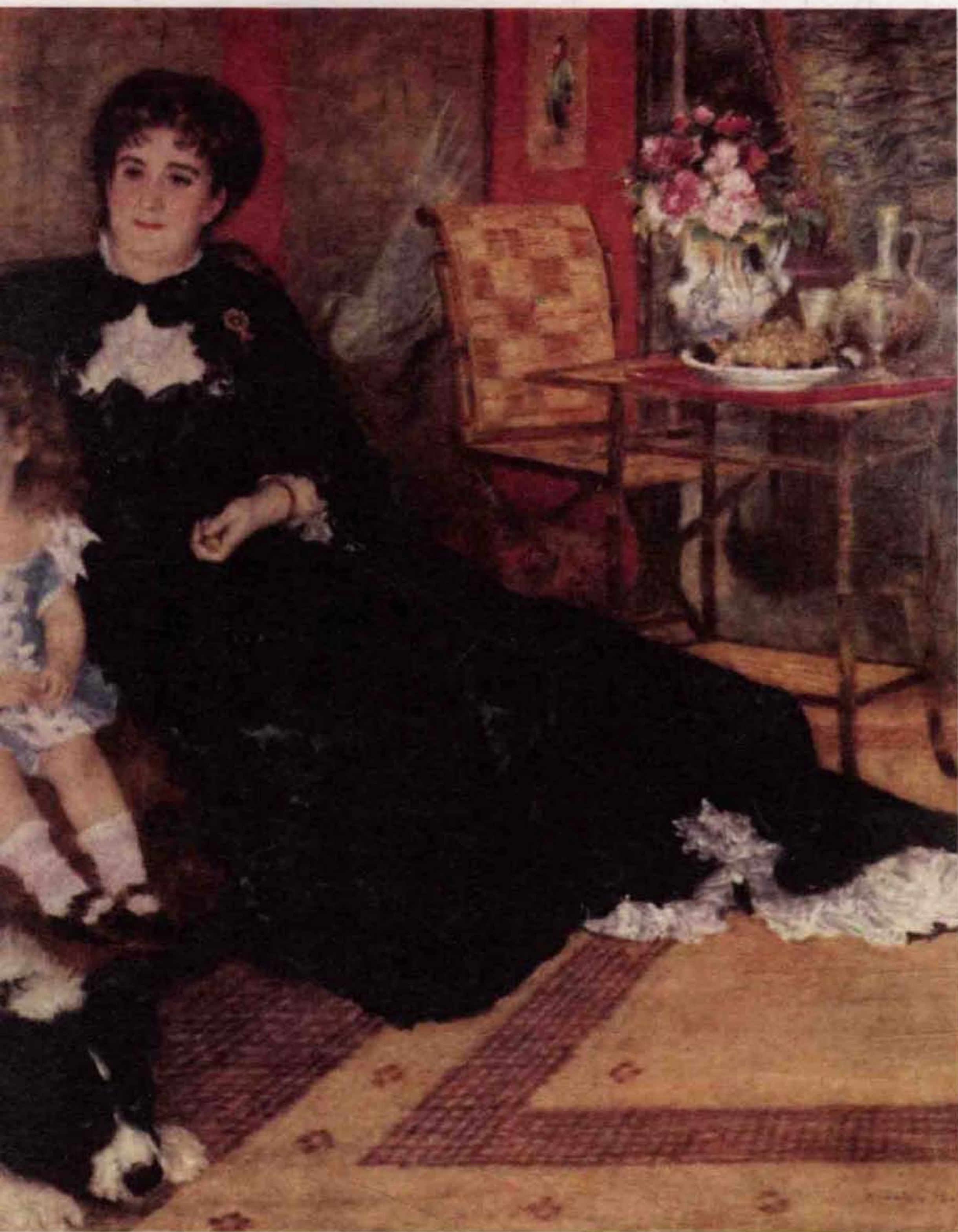


“通过一个人的画，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这句话听上去容易，但如果真要只看一幅画就能说出这个人的性格，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做到的估计不是骗子就是电视台的情感分析专家。对于我们这种不会睁眼说瞎话，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来说，要做到“见画辨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两幅类似的画来做对比。

在聊德加的作品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幅另一个印象派画家的作品：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幸福画家”雷诺阿的一幅家庭肖像画。

不愧是“幸福画家”，画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都给人一种其乐融融的幸福感。





《夏庞蒂埃夫人与她的孩子们》*Madame Georges Charpentier and Her Children* 1878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德少爷”的一幅类似的作品……这是德加早期的作品《贝莱利一家》，我们来先看看贝莱利太太……

不开心啊！

画全家福本来应该是件高高兴兴的事，为什么要露出一副好像闻到屁味的表情呢？

这倒还算了，再看看她的老公——一家之主贝莱利先生……居然连个正脸都没有！

为什么同样都是家庭肖像画，却可以和雷诺阿的那幅相差那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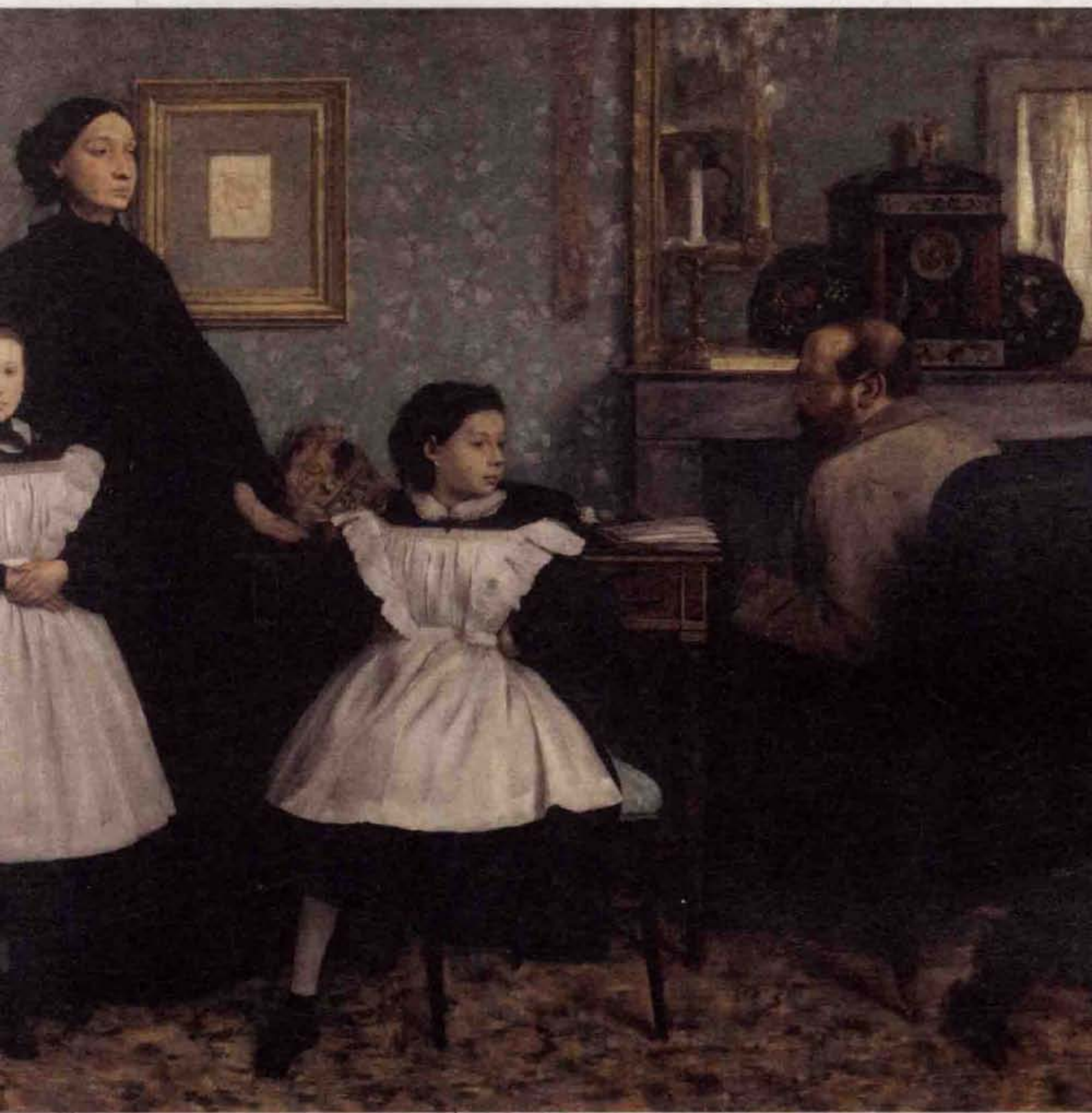
能把一幅全家福画得那么不开心的，估计也只有德加了。

但是这种“不开心”，并不是因为“失误”，或者“手一滑”而造成的，他画这幅画就是要为了表现出不开心。

其实贝莱利夫人是德加的姑姑，当时她的父亲（也就是德加的爷爷）刚过世，这也是为何她会一身黑服的原因，墙壁上还挂着她父亲的肖像以示哀悼。一个刚死了爹的人，当然不能表现得太开心。

这幅画的构图也很有意思，它的主要人物都不在画面的中心，而且这对夫妻之间的距离相隔那么远。再仔细看他俩的表情，感觉好像贝莱利先生做错了什么事，画完这幅画就要去跪洗衣板了……





《贝莱利一家》Portrait of the Bellelli Family 1858-1867



在印象派的圈子里，德加是有名的孤僻、冷漠和尖酸刻薄。他经常可以待在画室中好几个星期不出门，说白了就是个“宅男”，但他却是个深藏不露的宅男。德加的弟弟曾经这样形容他：

“他作画时总是面无表情的，但在他那张冷漠的面孔后往往酝酿着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这个“宅男”却有好多朋友，而且这些朋友没有一个是像他那样的宅男！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超级巨星”——

爱德华·马奈

Edouard Manet

关于马奈，我觉得我需要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

马奈在当时的巴黎可算是个画坛风云人物，他的作品不断地挑战着当时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他在官方沙龙的地位。不过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官方沙龙是当时法国唯一的艺术平台。

马奈喜欢交朋友，在结识印象派的那群叛逆青年之后，马奈很快就和他们混到了一块儿，并成为了他们之中的领军人物。

马奈经常被人们称为“印象派之父”，但他的绘画风格却一点儿也不“印象派”。光就画风而言，马奈甚至还受到了这群年轻人的影响，在后期才开始变得“印象派”。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说马奈是印象派创始人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名！

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是个音乐爱好者，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搞了个乐队，写了几首歌自己觉得不错，但却因为没名气而不受关注。为了出名我们便去报名参加春晚，但春晚却觉得我们的歌不上档次不让我们上。于是我们把歌录下来寄给了周杰伦，周杰伦听了以后说：“哎哟~不错哦。”



爱德华·马奈 Edouard Manet

从此我们的名气也水涨船高。但是春晚还是不肯让我们上，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开演唱会，并且还请来了周杰伦做演唱会的嘉宾为我们“站台”。

接下来，我们红了……

在颁奖典礼上除了感谢祖国和各种TV外，当然最重要的还要感谢周杰伦，因为没有周董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并把周杰伦当作我们的“精神领袖”。但说到底其实周杰伦并不是我们乐队的成员，当然周董也不可能因为支持我们而拒绝春晚的邀请。

这里的“春晚”就好比官方沙龙，“个人演唱会”就好比第一次印象派画展，那“周杰伦”差不多就是马奈了……

虽然一个是音乐，一个是画画，但道理是一样的。就这样，马奈成为了印象派的精神领袖之后，把他的好友德加介绍到了印象派。

那德加和马奈又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他们认识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马奈年轻时也经常光顾卢浮宫，几乎每次去都会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对着各种名作画啊画……

“这小子画什么呢？”出于好奇心，马奈有一次凑上去看了一眼……然后彻底震惊了：“这小子年纪轻轻居然有如此功力！”于是两颗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擦出了友情的火花。后来他们还一起参过军打过仗，算是好战友+好兄弟，这关系可不是一般的铁。

其实这俩人能成朋友还有另一个原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富二代最爱高富帅。”

马奈的父亲是个法官，这在当时算是个非常狠的职业。但更狠的，是他母亲的干爹，也就是外国人所谓的“教父”，是瑞典王储……基本上马奈就是半个皇亲国戚了！一个准“阿哥”和大银行的少东家在一起玩儿，太正常不过了。

其实倒也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富人不愿和穷人玩，毕竟有钱人在一起玩比较有共同语言，他们完全不必担心油盐酱醋，平时聊天的话题都是些“今天我换了辆XX牌的马车啊……我爸找人从中国帮我代购了把唐伯虎画的扇子啊”什么的，那些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画家们又怎么可能对这种话题感兴趣？



认识马奈以后，德加才真正开始过上了“富二代”的生活，其实也就是白天看看赛马，晚上喝个小酒什么的，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风气也比较好，即使开一夜“趴踢”连领带都不会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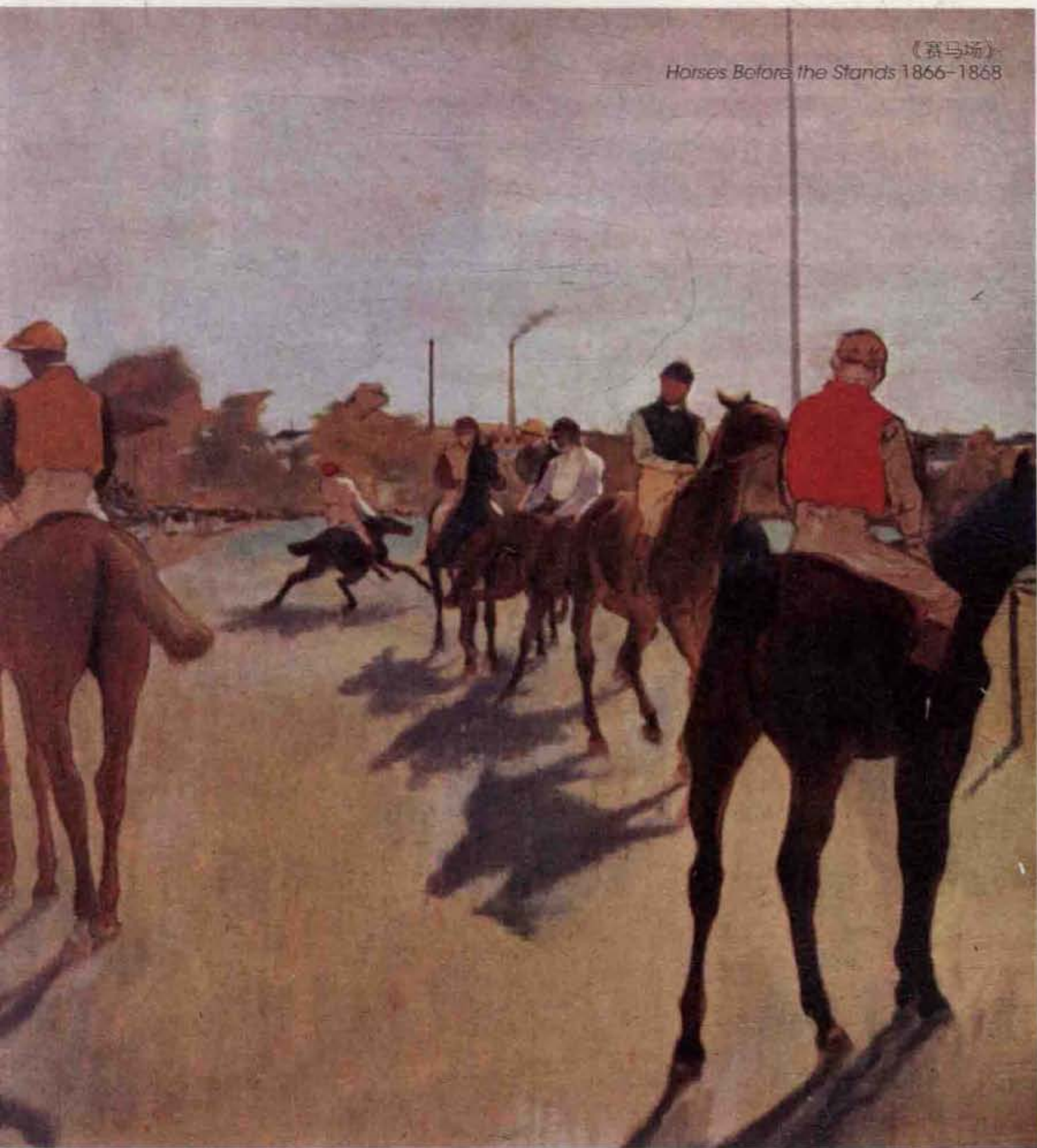
马奈经常带德加去赛马场玩，并画了许多赛马。德加在这些画作中用的颜色很少，但线条却画得很准，感觉就像是简单上了色的素描。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安格尔提点他的那句话：“线条，线条，线条什么的……”

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得出德加的野心——他并没有像印象派那样对古典绘画全盘否定，但也并没有照单全收，他希望在古典绘画的基础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德加玩艺术纯为兴趣，这和那些靠艺术吃饭的人不同，他从不担心画能不能卖掉，因为他根本没拿去卖。





《赛马场》
Horses Before the Stands 1866-1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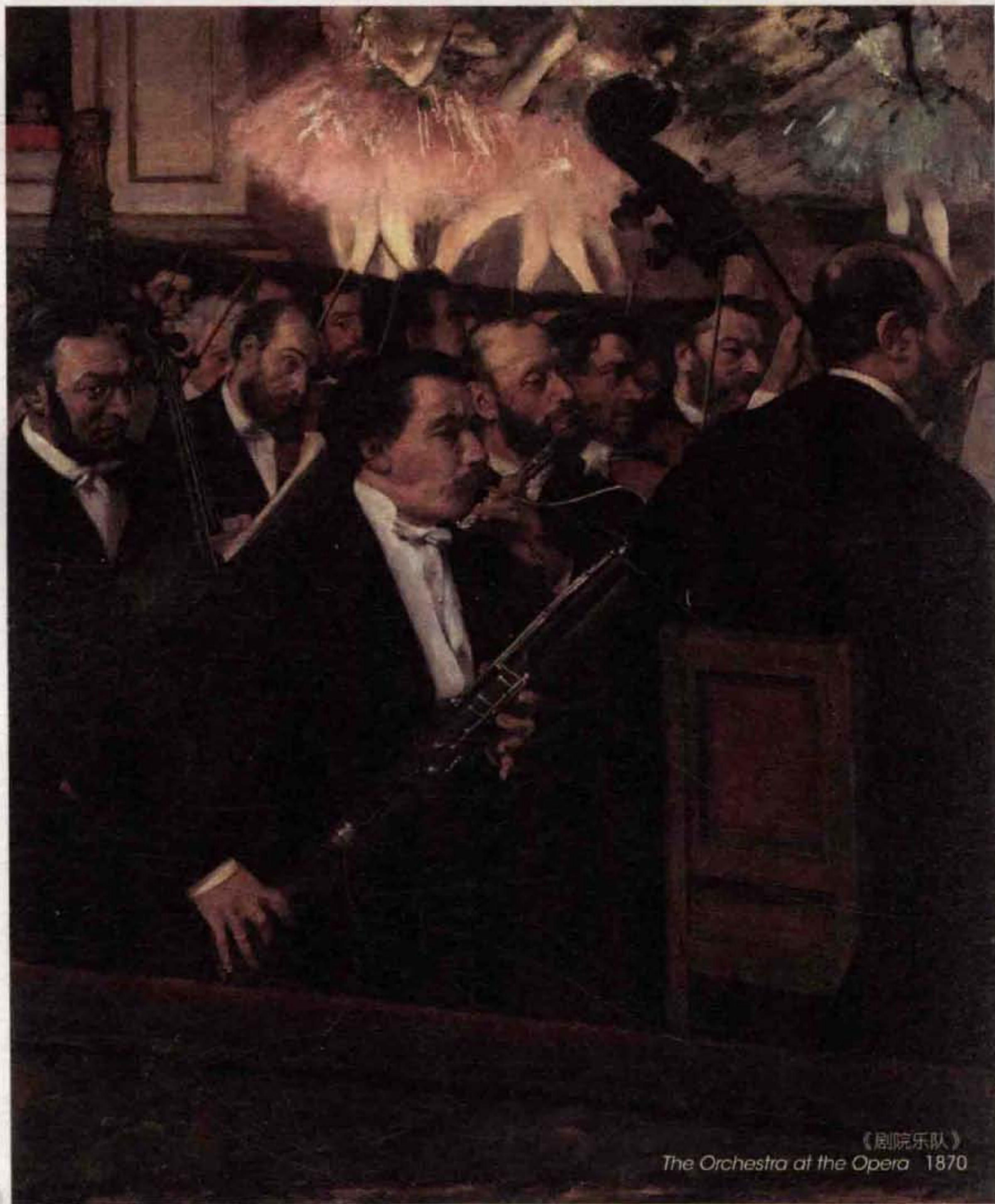
渐渐地，德加在艺术圈里从默默无闻变得小有名气。没多久，就有一个英国的画商找上门来，给他开12000法郎的年薪邀请他持续供画。12000法郎多不多？应该挺多的——据说当年梵高差点儿和一个妹子结婚，妹子提出的要求就是：“如果你每个月能赚到150法郎，我就嫁给你。”结果梵高赚不到，然后……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由此可见，只要有实力，其实不用太着急，机会和钞票早晚会自动找上门来的。就看你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了，噢！文森特……



白天的活动是看赛马，晚上，德加会和他的朋友们去一家名叫“盖尔波瓦” (Café Guerbois) 的馆子喝上一杯。当时那里可以说是新潮艺术家们的“根据地”，印象派的画家几乎也天天在这儿聚会。和印象派走得近了，德加的画风也开始变得鲜艳起来了。

1870年，德加创作了这幅《剧院乐队》，画中的乐队成员个个表情生动，似乎能够听到他们演奏的乐曲。而且这幅画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手法……



《剧院乐队》
The Orchestra at the Opera 1870



左上角的包厢中藏着一个人。



两边的大提琴手的肩膀居然都没有进入画面。

这种“留一半切一半”的画法究竟算是什么路子？我开始也怀疑，是不是德加在构图的时候就没算好位置，画到后面画不下了，最后连台上演员的脑袋都被“砍”了。

但仔细看看，似乎这种构图方式又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我又查了一下大事年表，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照片嘛！！

当时正是照相术盛行的年代，身为“新潮艺术家”的德加当然也是它的“粉丝”之一，所以他这样的构图方式，其实是故意模仿照片效果的。

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厉害的地方还不止这些，下面才是它最具代表意义的地方……



这是第一次在德加的作品中出现芭蕾舞女。可能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就几个舞女吗？还是没脑袋的背景”。但如果纵观德加的整个艺术生涯，这几个“无头女”意义就大了。

德加一生留下了2000多幅作品，其中有一半都是舞女。而且他赖以成名的也正是他笔下的舞女，人们甚至称他为“舞女画家”。也就是说，德加的“舞女”，就像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乳房”一样，是他的“注册商标”。

这样说的话，第一幅“舞女”的意义一下子就变得重大了，这就好像迈克尔·乔丹在NBA投入的第一球，迈克尔·杰克逊的第一支舞曲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德加的舞女为什么那么出名？

如果真要详细讲，差不多可以写成一篇上万字的论文了……

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笔下的舞女，能让一个静止的画面“动”起来。

前面聊卡拉瓦乔时讲过，油画表现的是一瞬间的东西，卡拉瓦乔的厉害之处就是他能抓住最惊心动魄的那一瞬间。但是再怎么厉害，也都无法跳出“一瞬间”的这个框框。当然也有许多画家尝试表现时间的流动，比如莫奈的“连作”和后来达利的“面饼钟”……别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表现出的时间变化，德加只用一个舞女就做到了！

他笔下的舞女，似乎正在旋转，然后突然被人按了“暂停键”，如果再按一下“播放键”，随时都会继续旋转下去似的。所以说他的舞女虽然看似也只表现了一瞬间的动作，但是会使观赏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上一个动作和下一个动作。一幅画，一个动作，带出了一整套动作……

印象派提倡去户外作画的目的，就是为了捕捉光和色彩最真实的瞬间，这种瞬间，相对来说还是静止的。然而德加却能捕捉到“运动中的一瞬间”。光就捕捉瞬间这点来讲，德加似乎已经超越了印象派。别说普通人，许多印象派的大师也为他的“舞女”折服。雷诺阿就是她们的“粉丝”之一。



《舞蹈课》The Dancing Class 1873-1875

德加不光关注台上的舞女，也关注平时练习中的舞女。有拉袜子的，有整理舞裙的，有压腿的，也有开小差的。

德加将每一个动作都描绘得如此生动，仿佛能听见排练室里舞蹈老师打拍子的声音……



19世纪，日本被迫打开通商口岸，因此大量的日本艺术品首次进入了欧洲，许多当时的法国艺术家都受到了这类东方艺术品的强烈冲击。德加当然也不例外，他的“哈日”体现在他用的纸上，清一色都是日本进口货（要不怎么说“不差钱”呢）。

不光纸不一样，德加用的画材也不同于其他画家。他画舞女大多是用粉彩而不是油彩，用这种颜料既可以快速抓住舞女的动作神态，又能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裙摆的轻盈。

《舞蹈考试》
The Dance Examination
1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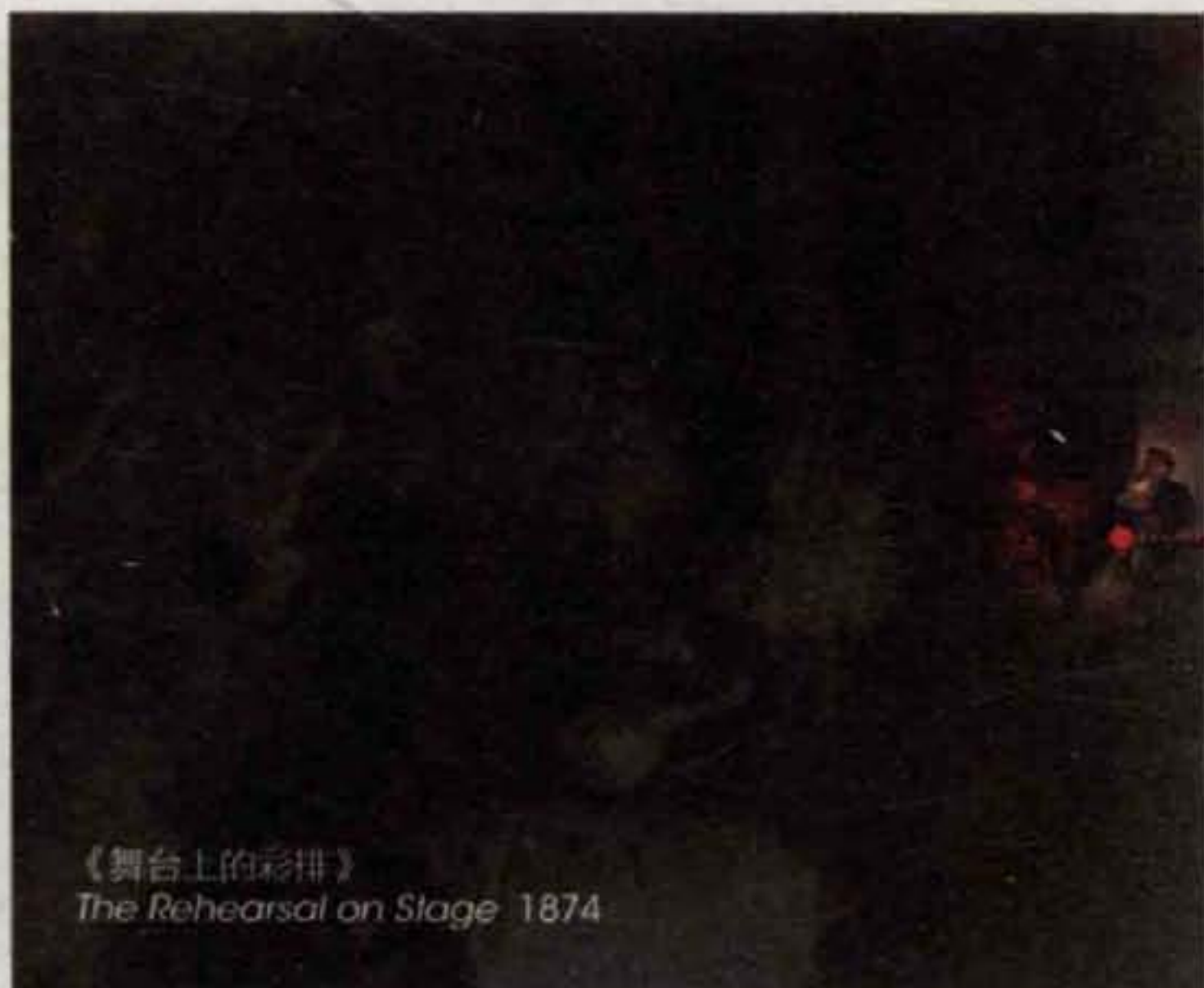
《排练》
The Rehearsal 1873-1878



这些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细节……



《舞台上的舞女》1878



《舞台上的彩排》
The Rehearsal on Stage 1874



《舞台上的芭蕾彩排》
Ballet Rehearsal on Stage 1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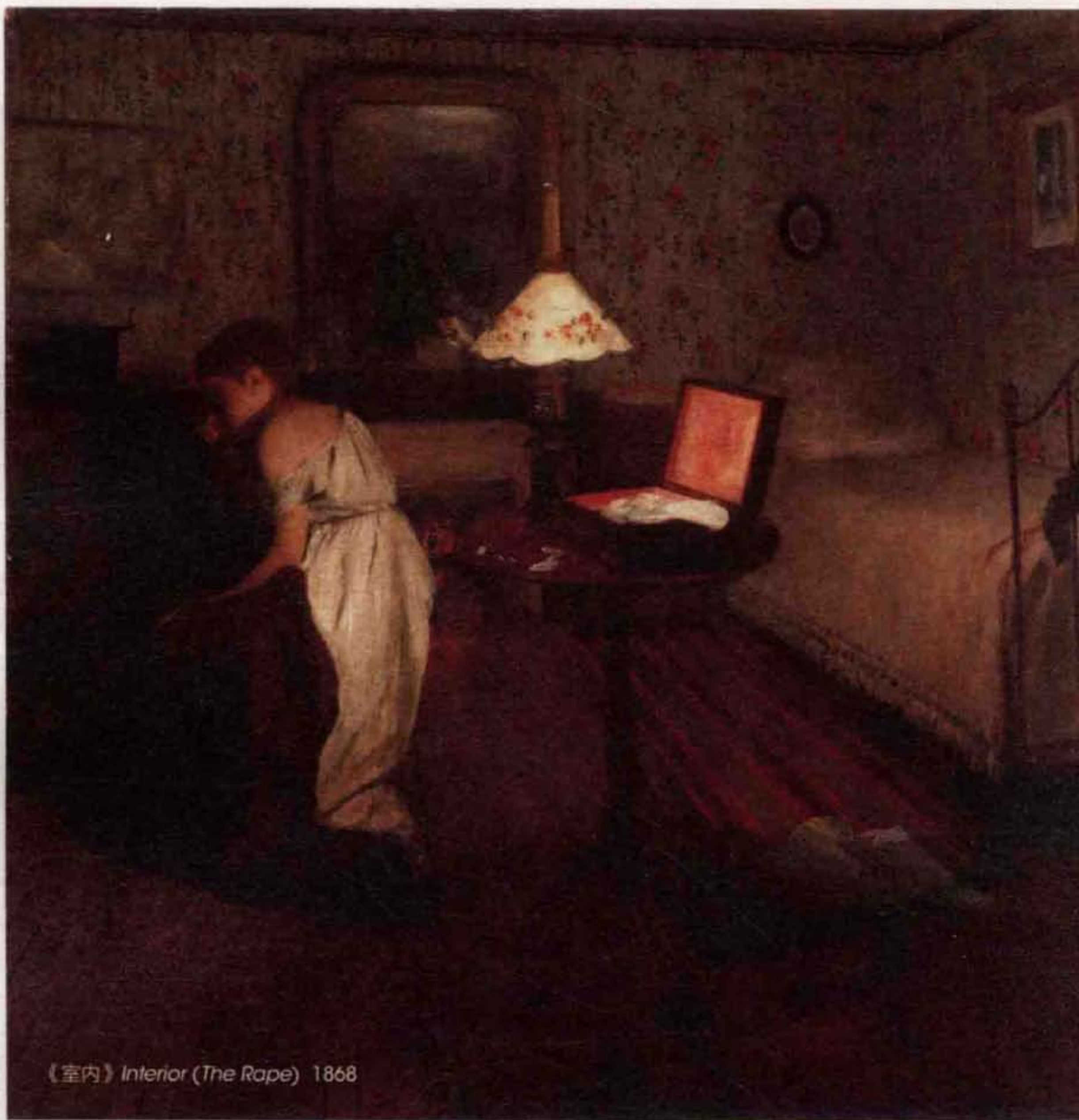
这些黑衣人是谁？老板？经纪人？黑超特警组？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芭蕾舞女，可没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她们差不多就相当于“艺伎”，而且，不是卖艺不卖身的那种。

而站在幕后的那个男人，他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有钱”，在当时，只要你有钱（甚至都不必是舞蹈爱好者），你就能到后台和练功房观摩这些小舞女。歌剧院里甚至还有一个专供有钱人和舞女见面的大厅，而且只有舞女和有钱的男人可以入内，在那里，一个舞女只要被哪个老板相中，就能获得资助，有可能就因此一炮而红。这个大厅的名字叫“潜规则圣地”（我取的）。

“怪蜀黍”德加当然也是这群有钱人中的一个，他总是坐在舞蹈教室的角落，默默地注视着舞女们的一举一动，一遍又一遍地画着素描，脸上毫无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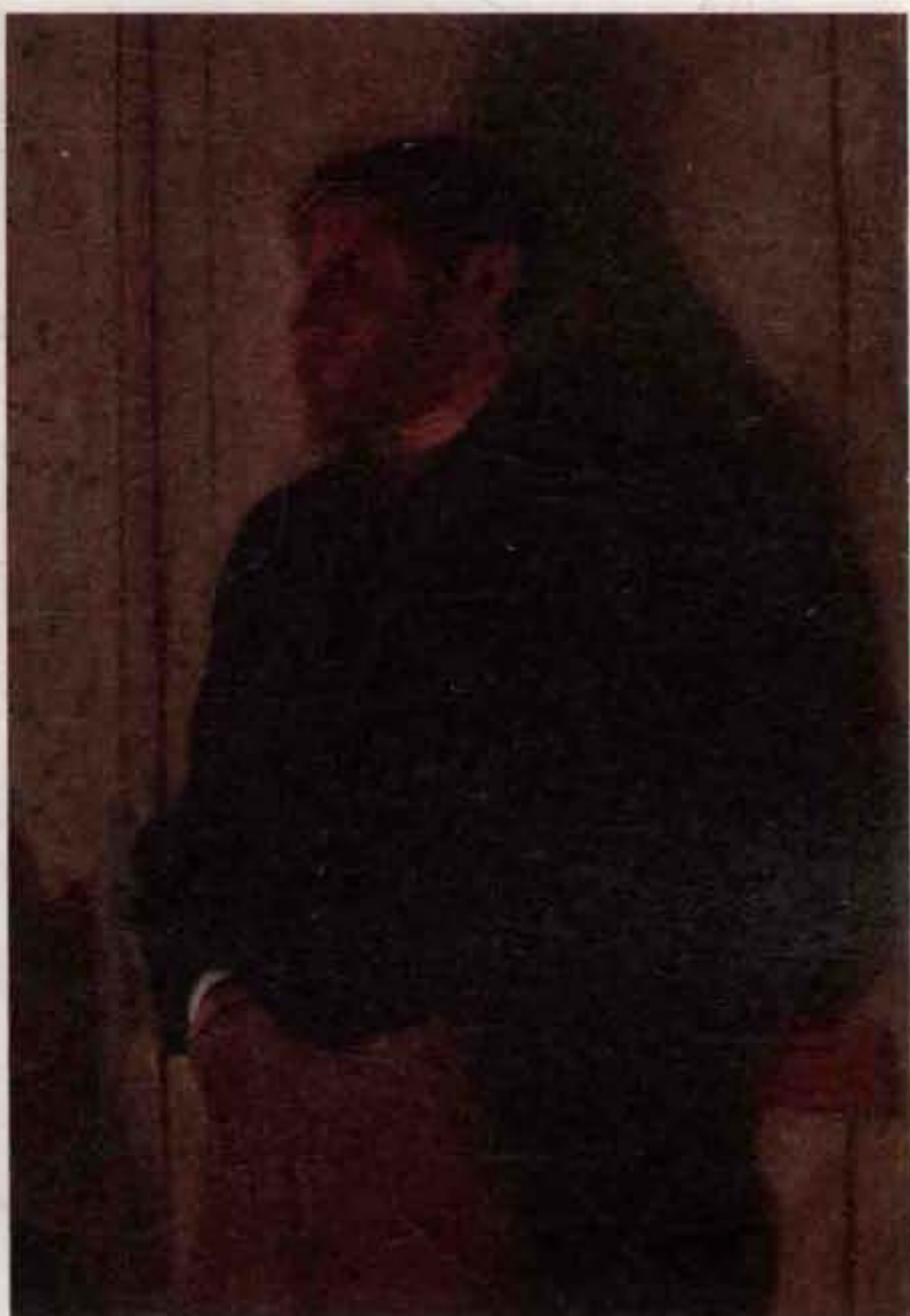
《室内》Interior (The Rape) 1868

说到坐在一边注视，不得不提一下这幅画。这是德加最耐人寻味的一幅作品——《室内》，它还有另一个更恐怖的名字——《强奸》。



画中的女子衣衫不整地坐在椅子上，看不出她的表情。





最让人觉得诡异的，是靠在墙上的这个男人，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中，大衣挂在床架上。光从动作看，他应该不是那个“强奸犯”，他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德加喜欢“看女人”，那这个男人，会不会画的就是他自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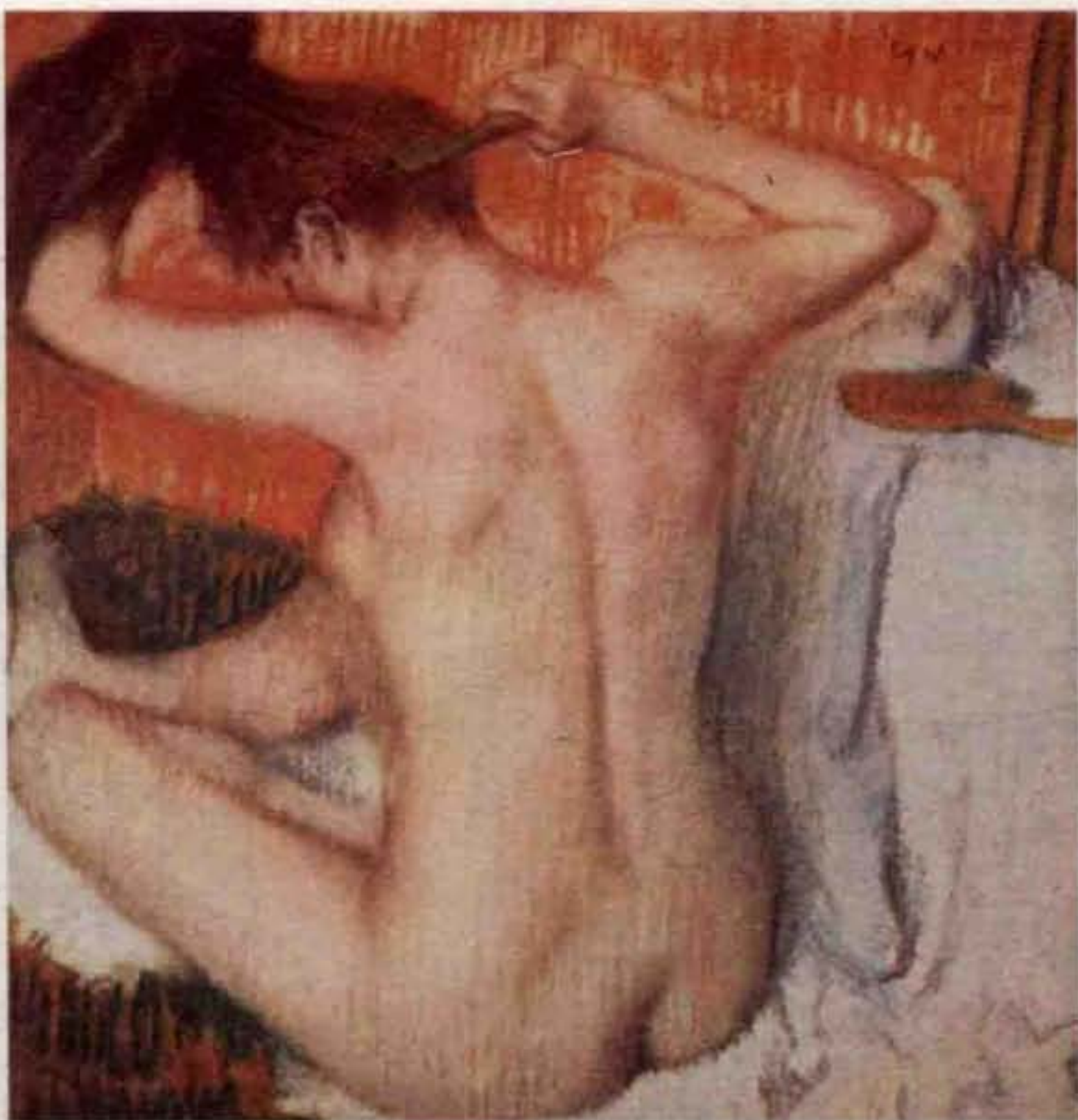
在画法上，德加运用了和前面那幅《贝莱利一家》一样的构图方式——不把画面中的主要人物放在中心位置。这种德加独创的构图方式使画面更加耐人寻味，这种方法在后来还被用于许多悬疑电影的拍摄中。



地上的女士内衣，似乎暗示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聊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种行为不就是变态吗？再看看德加的另一一些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许多都是用“偷窥”视角画的。

《梳头的女子》
Woman
Combining Her
Hair
1885



那德加是个“变态狂”吗？

那就要看你怎么认为了，艺术和人格可以是相连的，也可以是完全无关的。就像以连环杀人案为题材拍电影的导演肯定不是变态杀人狂，拍外星人电影的也肯定不是外星人（应该不是吧）。

在德加的眼里，他并没有把这些模特当女人看，她们只是他用来描绘动感和真实感的载体。这样说好像有点越描越黑，但这却是他的原话。可能这只是为他的偷窥癖找借口，谁知道呢，也许他真的就是个“怪蜀黍”。

德加喜欢“看女人”，但他却不爱“碰女人”。他一生从未结婚，也没什么绯闻女友（晚年倒是有个“老妈子”伺候他吃喝拉撒）。但有意思的是他却有许多红颜知己，而且个个都是才女。比如美国女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美女画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都是通过德加的牵线搭桥才和印象派走到一块儿的。

《女帽店》
The Millinery Shop 1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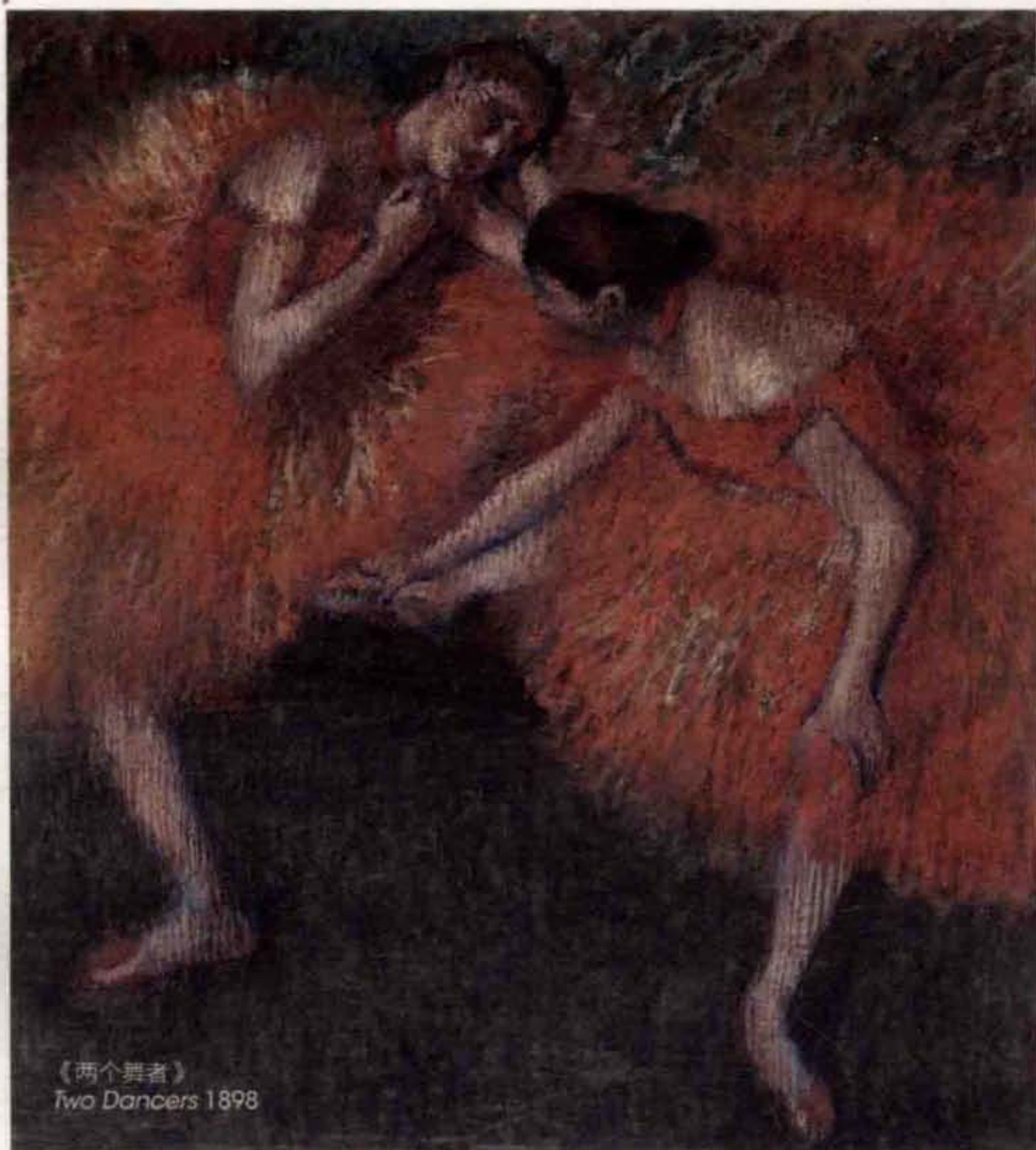


《玛丽·卡萨特的肖像》
Mary Cassatt 1876-1878



爱德华·马奈《贝尔特·莫里索肖像》
Berthe Morisot, 1872 by Edouard Manet





《两个舞者》
Two Dancers 1898

德加晚年有非常严重的视力问题，差不多就是半个瞎子。对于一个如此热爱绘画的人来说，看不见绝对是最残忍的折磨。因为知道自己可能会完全失明，德加开始拼命地画画，可能也是因为视力的原因，他晚年的绘画作品也变得越来越鲜艳。



《蓝衣舞者》
Blue Dancer 1890





德加从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他反对印象派的一切理论，而他对绘画却是非常严肃的，不管是画人还是画物，他都会先用他强大的素描功力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然后再把这些“瞬间”在头脑中“揉碎”，“搅拌均匀”后再涂到画布上，就像安格尔说的，用记忆作画，画印象中的东西。

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他才是真正的印象派。



舞女控



Chapter 9

苹果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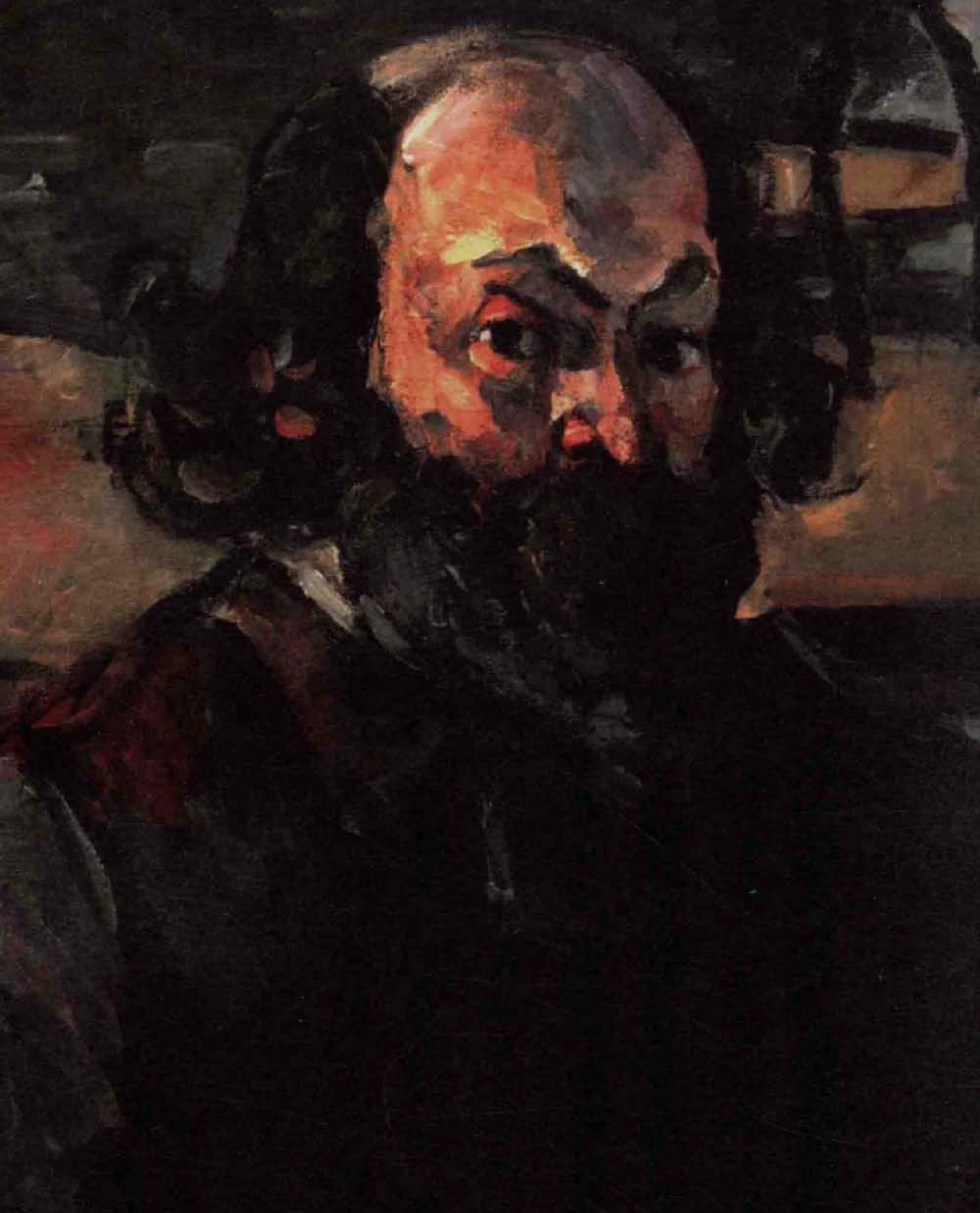
Claude Monet 18

《印象·日出》

莫奈这幅画，掀起了艺术史上的一场革命。我们都知道，这幅画是被“骂”出名的。那为什么不挑别的，专挑莫奈的这幅画来骂？因为在当时评论家的心目中，这幅画是最“烂”的！

在1874年的那次画展后，莫奈确实被骂惨了，但他却不是最惨的一个。还有一个人，别人连骂都懒得骂了。看到他的画，也只能摇摇头感叹一句：“这孩子已经没救了。”

这位“年度最烂画家”获得者的名字叫……



塞尚

Paul Cézanne

当时巴黎有一间名叫盖尔波瓦（Café Guerbois）的咖啡馆，那里是当时先锋艺术家们的聚集地，这里的“艺术家”不仅是画家，还包括诗人、作家、雕刻家等等。当然他们围绕的核心，还是大名鼎鼎的“印象派”。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名叫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的作家，他和塞尚的关系很铁，但具体是他通过塞尚认识的印象派，还是塞尚通过他认识的印象派，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塞尚和印象派还有一层关系，他是印象派创始人之一——毕沙罗（Pissarro）的学生。有了毕沙罗的引荐，塞尚才得以参加第一届印象派画展。

参加是参加了，但和其他那几个锋芒毕露的“大牌”比起来，塞尚更像是个“附赠品”，就像是买快餐时送的玩具一样，即使挨骂，也是在骂别人的时候捎带着提一句的角色。

没办法，那时候的塞尚实在画得太烂了，烂得我都懒得打引号了。别说批评家了，连和他同一战线的印象派画家都觉得他画得烂，他能参加第一届画展，估计也是看在毕沙罗的面子上。有一件事您听了以后可能就知道他画得有多烂了……



这里又要提到马奈——印象派的精神领袖，所有印象派画家崇拜的偶像。塞尚虽然不是印象派（没错，他自己也不是印象派，具体为什么后面会详细介绍），但他也非常崇拜马奈。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印象派举办第一届画展之前，所有画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为画展做准备。这天夜里，马奈来到盖尔波瓦，转了一圈发现今天这里特别冷清，平时在这儿高谈阔论的愤青们今天都不在，马奈刚准备坐下来独自喝两杯闷酒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店里的角落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不用说，当然是塞尚。

既然见到了，那就上去打个招呼吧，马奈出于礼貌，伸手向塞尚问好。塞尚看了看马奈伸出的手说道：“不好意思，我八天没洗手了。”马奈听到这句话愣住了，见塞尚似乎没有伸手的打算，马奈便收回了僵在半空的手，气氛有些尴尬……

但马奈究竟还是见过世面的，倒也不以为意（至少得表现得不以为意），继续寒暄道：“你的画展作品准备得怎么样了？”没想到这句话一问，打开了塞尚的“追星族模式”，他忽然兴奋地对马奈说道：“马先生！您知道吗？我一直非常崇拜你，这次我参展的作品正是为了向您致敬！”

那么塞尚准备了一幅怎么样的作品呢？在介绍之前，我先要科普一个小知识：马奈在那个时期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两幅画——《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其中《奥林匹亚》更是一幅轰动宇宙（画家的宇宙）的作品，奥林匹亚（Olympia）在法语中其实就是妓女的代名词（就和我们的“小凤仙”差不多一个意思）。而那时的艺术家口味不像古典时代的艺术家那么重，画个裸女还要在周围放几个小天使掩饰一下。说起来我画的不是裸女，而是维纳斯，是女神！而马奈居然直接画裸女，这也就算了，画的还是个妓女！事实证明，挑战权威的人很容易会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爱德华·马奈《奥林匹亚》Olympia 1868 by Edouard Manet

马奈被捧了一下后，大概忘记了自己只是要和这个奇怪的年轻人寒暄几句，接着问道：“哦，是吗？可以给我看看吗？”马奈后来一定非常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因为，他接下来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



《现代奥林匹亚》A Modern Olympia 1873-1874



塞尚还给它取了一个很酷的名字——《现代奥林匹亚》。

马奈当场无语……“什么玩意儿啊？”气氛再一次变得尴尬，出于礼貌马奈想要说点儿自己的意见，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如果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崇拜自己的小学生，马奈倒是可以摸摸他的头说句“好孩子，画得真棒！继续努力！”之类的话。但画出这幅画的却是一个35岁的职业画家，马奈能做的也只有无语了。

当时的马奈一定想不到，这个绘画水平还不如小学生的怪人，多年后居然会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现代艺术之父”。因为当时的马奈并不知道，要学会欣赏塞尚的画，必须先将“形，透视，构图……”这些用来衡量艺术品好坏的传统观念彻底打碎！

连“精神导师”都不挺塞尚，也难怪他会被狂喷了。不过这也不能怪马奈，当时的人连印象派都还不能接受，不用说跑得更快的塞尚了。

在聊塞尚的作品前，我想先聊聊他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特别了。

如果塞尚活在今天，那估计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搞艺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艺术家大多都像他那样——邋遢、不修边幅、怪！前面讲过，他可以好几天不换衣服不洗漱，正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味！”今天我们可以想出许多好的形容词来修饰这种造型，比如“不拘小节”、“另类”、“犀利哥”什么的。但在当时，那就是个穷酸衰鬼形象。

但如果真要说他穷，估计那些真正的穷画家变成鬼也会托梦来骂我（梵高肯定是带头的一个）。塞尚他爸是个有名的暴发户，暴发户的儿子，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富二代”。所以说富二代不一定都没出息，都爱折腾倒是真的。

塞尚就特别爱折腾，他的父亲希望他学法律，将来做个律师什么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有哪个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个邋遢的艺术家呢……但塞尚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邋遢艺术家，又有什么办法呢？拗不过他，那也只能依他了。



其实塞尚倒也并不是什么叛逆青年，事实上他还是非常尊重他的父亲的，右页这幅是塞尚为他父亲画的肖像画。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是他唯一一幅入选过官方艺术沙龙的作品。从这幅作品可以看出为了得到他父亲的认可，塞尚还是付出过一定努力的。从哪看出来的？老实说，也不是从这幅画中看出来的，而是另一幅同名的作品。

虽然画的都是老爸看报纸，但这两幅差别还是挺大的，简单地说，一幅比较匀称，一幅比较别扭。而别扭的那幅，其实才是真正的塞尚。但是要得到父亲的认可，就得先被艺术沙龙认可，为了迎合沙龙的口味，塞尚只能对自己的风格做出调整。

但是渐渐地，塞上发觉绘画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画自己想画的，才是最重要的。



《路易-奥古斯特·塞尚》Louis-Auguste Cézanne 1865



《路易-奥古斯特·塞尚的肖像》
Portrait of Louis-Auguste Cézanne, Reading 1866



《塞尚父亲的别墅》Jas de Bouffan 1885-1887

这是塞尚以他父亲的别墅为题创作的作品，可以说，这才是塞尚想要的——不协调……

不需要是行家也能够看出，这房子歪了吧？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房子本身没有问题，现在还好好地站在普罗旺斯。而且，塞尚还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画了这栋房子，结果都是歪的。你一定会问：“为什么？”

我在这里不想写大段大段的理论来说服你房子为什么是歪的，因为即使写了也不可能说服你。那我就换一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和塞尚处在不同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能把正常的房子画歪的人，不是眼神有问题就是智力有问题。但在塞尚的世界里，它就应该是歪的。我们来听听塞尚自己是怎么说的：

“要客观地观察事物，不要加入任何画家自己的主观感受。”



你一定想说：“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的感受？”照这个斜度，屋子里所有的家具应该全都挤在一边，别说住人了，能不能进去都是问题。

所以看塞尚的画，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抛开“为什么”，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放弃“搞懂这幅画”这个念头。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么……

欢迎进入塞尚的艺术世界！

在塞尚的艺术世界里，歪的当然不止房子，看看这个穿红马甲的男孩子，左手长得离谱……我可以再次负责任地告诉你，这孩子本人的手是正常的，因为塞尚用这小孩做模特画过好几幅画，其他作品里的手都是正常的，当然又有一些其他的部位“不正常”。

如果拿着这么一幅画去参加今天的美术院校考试，应该会直接被考官撕掉吧……所以说今天的美院一定培养不出塞尚，了不起

培养出个安格尔（当然能成为安格尔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或者是常见的标准来审视一样从没见过的东西时，会很容易将它归入“错误”的行列，但是艺术却是没有对错的。

年轻的塞尚一样怎么考都考不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可见我们美院的考核标准真是几百年不变啊）。不断遭受挫折的塞尚当然也想过放弃，回家安安分分地做个富二代。但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一个人——他“上铺的兄弟”（学生时代的好友）——左拉，左拉一直从精神和物质上鼓励着塞尚，他让塞尚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坚持，终能到达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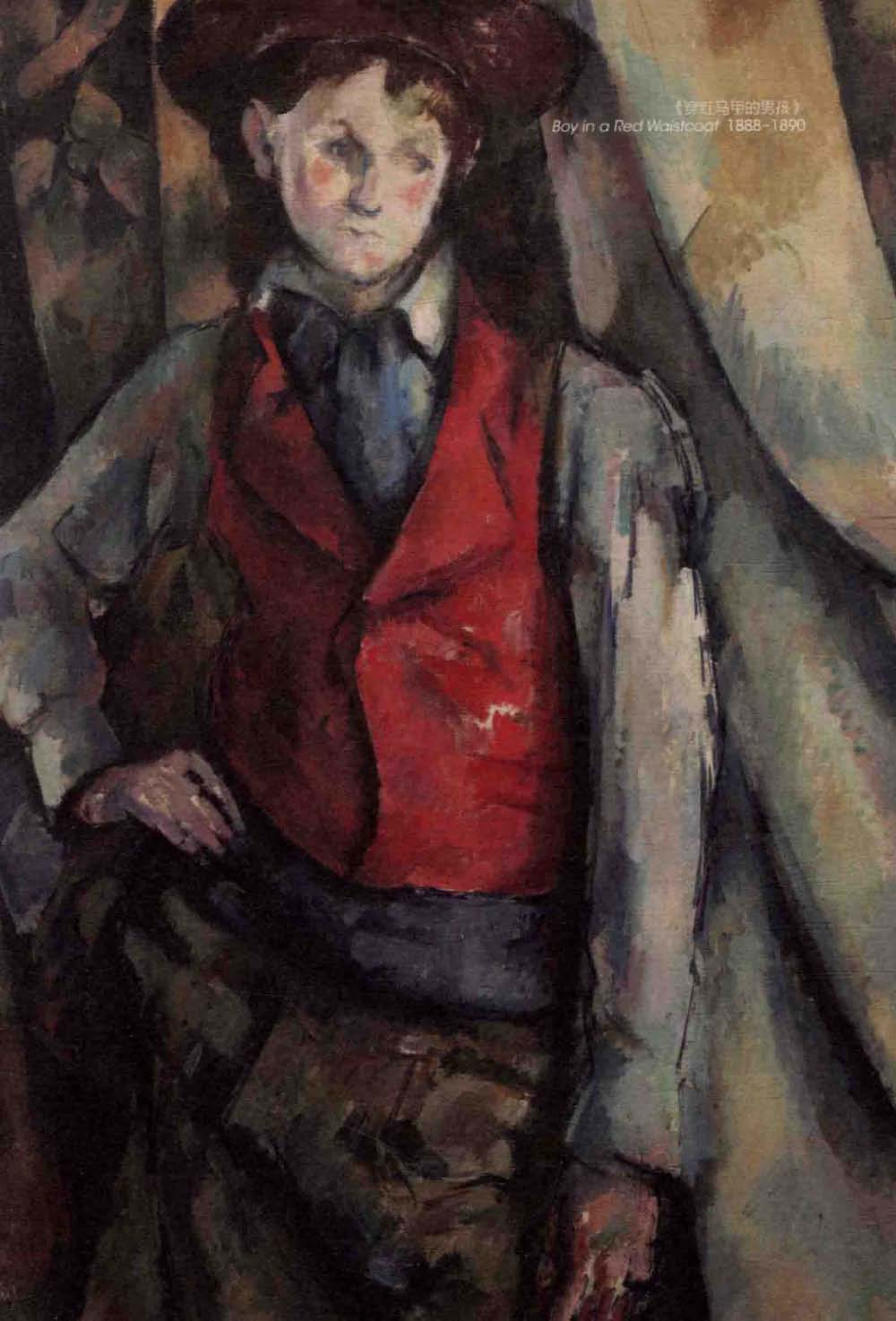
但成功之路是艰难的，塞尚的“歪房子”和“长短手”依然没有市场。一次塞尚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孩子，你应该为未来想想，可能你并不适合干这行，也许你并没有绘画天赋。”

塞尚反驳道：

“也许我只是太厉害了，厉害到普通人无法理解！也许我是个天才呢？！”



爱德华·马奈《左拉》（局部）
Portrait of Emile Zola 1868



《穿红马甲的男孩》
Boy in a Red Waistcoat 1888-1890



塞尚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才，但绝对不是过日子方面的天才。除了事业上一直很不顺之外，塞尚在个人情感方面也很衰——他一直到32岁都还是个处男。其实这也难怪，塞尚每个月就靠他老爸给的一百多法郎的生活费，自己又整天弄得脏兮兮的，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富二代。直到一个名叫奥尔唐丝·富盖（Hortense Fiquet）的女模特发现了塞尚这支“潜力股”。然后，就像“琼瑶剧”的桥段一样，女模特很快就怀孕了，并为塞尚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前一页的那个“穿红马甲的男孩”）。

不要以为塞尚会就此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恰恰相反，塞尚的霉运才刚刚开始。塞尚在官方艺术沙龙那里依然是一直投稿一直被拒，自己在印象派画展上的作品也不招人待见。这还不算，他老爸在知道他未婚先有子的消息后，减少了每个月的生活费，塞尚的生活越加捉襟见肘，大部分时候只能靠好友左拉的接济。

这些还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孩子他妈——塞尚夫人也不是什么好鸟，事实上，她是个有名的“母老虎”。有这么一段故事，塞尚当时居住在普罗旺斯，虽然不再在巴黎居住，但依然和雷诺阿保持着联系。一次，雷诺阿受邀到塞尚家做客，去前说好要在那儿待一个星期，两人可以一起画画写生什么的。但是雷诺阿最终因为受不了塞尚夫人，当天就打道回府了。





1886年，塞尚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最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左拉，**背叛了他！**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左拉给塞尚戴了顶“绿帽子”？

如果是的话那就真成“琼瑶剧”了。而且，如果左拉真的和富盖有一腿，估计塞尚会紧握左拉的双手，热泪盈眶并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声：“兄弟！谢谢！”

很可惜，剧情不是这样发展的！

1886年，左拉出版了他的第14本小说《杰作》（*The Work*），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克劳德·兰蒂尔（Claude Lantier）的画家放荡不羁的生活和失败的艺术生涯。听上去其实没什么，但这个人物的原型其实就是塞尚。

塞尚彻底震惊了！难道这些年来的友谊，只是为了搜集素材来挖苦我吗？看完左拉寄给他的影印本后，他立刻给左拉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左拉，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新小说——你曾经的挚友。”

如果你没看懂塞尚想表达什么，我可以翻译一下：

“绝交！绝交！
绝交！！！！”

那么左拉真的背叛塞尚了吗？其实倒也未必。我曾看过这本小说的一些片段，这个叫克劳德的画家其实是莫奈、马奈等许多印象派画家的集合，但是他悲催的一面确实写得很“塞尚”……人们总是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更何况是塞尚。

对于像塞尚这样的“大衰蛋”而言，好友的背叛，很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事实上，这支“潜力股”居然奇迹般地**触底反弹了！**

导致“反弹”的第一个因素，塞尚的老爸挂了。这听上去似乎是件悲痛的事情（事实上也确实应该是件悲痛的事）。但悲痛过后，就是塞尚咸鱼翻身的时候了！因为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200万法郎的遗产！塞尚从一个奇怪的画家，一跃成为了当时最有钱的奇怪画家。

塞尚可以再也不用为钱操心了，他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创作而完全不用顾及别人的想法了。因为这时候的塞尚已经不需要再为了卖画而画画了。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中说的：

“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幸好塞尚没有像梵高那样，吃了几颗难吃的巧克力，就把整盒都扔了。左拉的那根“稻草”非但没有压死塞尚这头“骆驼”，反而像一剂兴奋剂，唤醒了这头沉睡中的猛兽。

从那之后，塞尚埋头于他的创作之中，为的就是向所有人证明，更要向左拉证明——他们都大错特错了！



这个时期的塞尚，迷上了法国著名的“圣维多利亚山”，围绕着这个主题他创作了60多幅作品，他还曾表示他可以永远画这座山都不会觉得腻，一个角度画过了，稍微往边上移一点又是一幅……

如果说莫奈的画法是和时间赛跑，德加的画法是通过“大脑处理器”生成图像，塞尚当然也有他独特的画法，我把他的这种画法称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下左右”画法，简称“多动症”画法。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这座山是由许许多多的几何图形组成的。他的这种“多动症”画法并不是说一个角度画一幅，而是一幅画画到一半，他就换个角度继续画。也就是说，在一幅画中有好几个不同的视角。

可能你会问：“这算什么怪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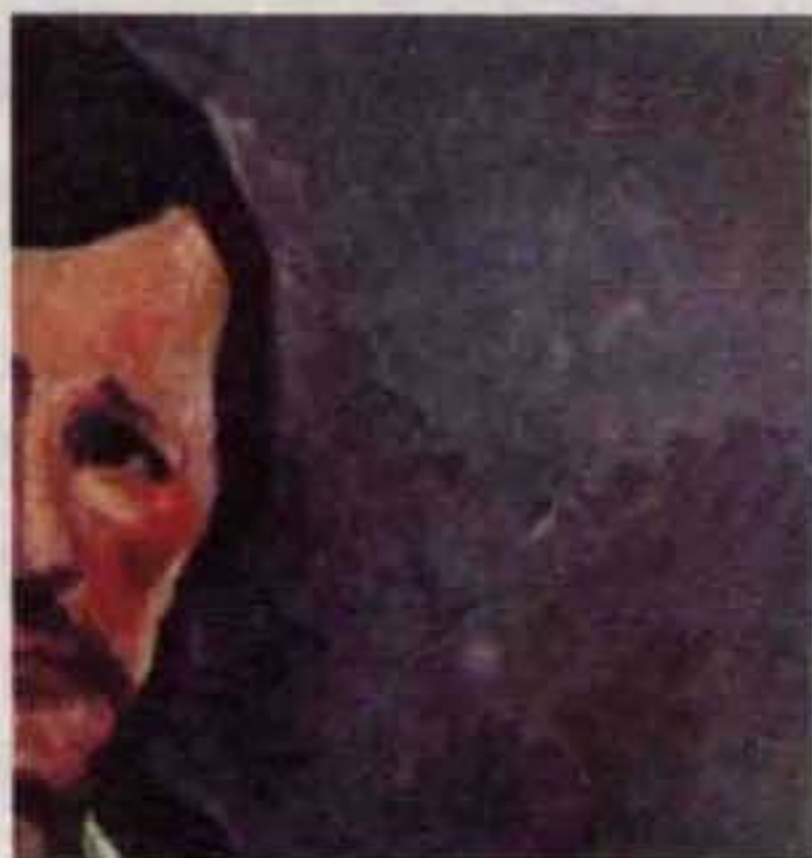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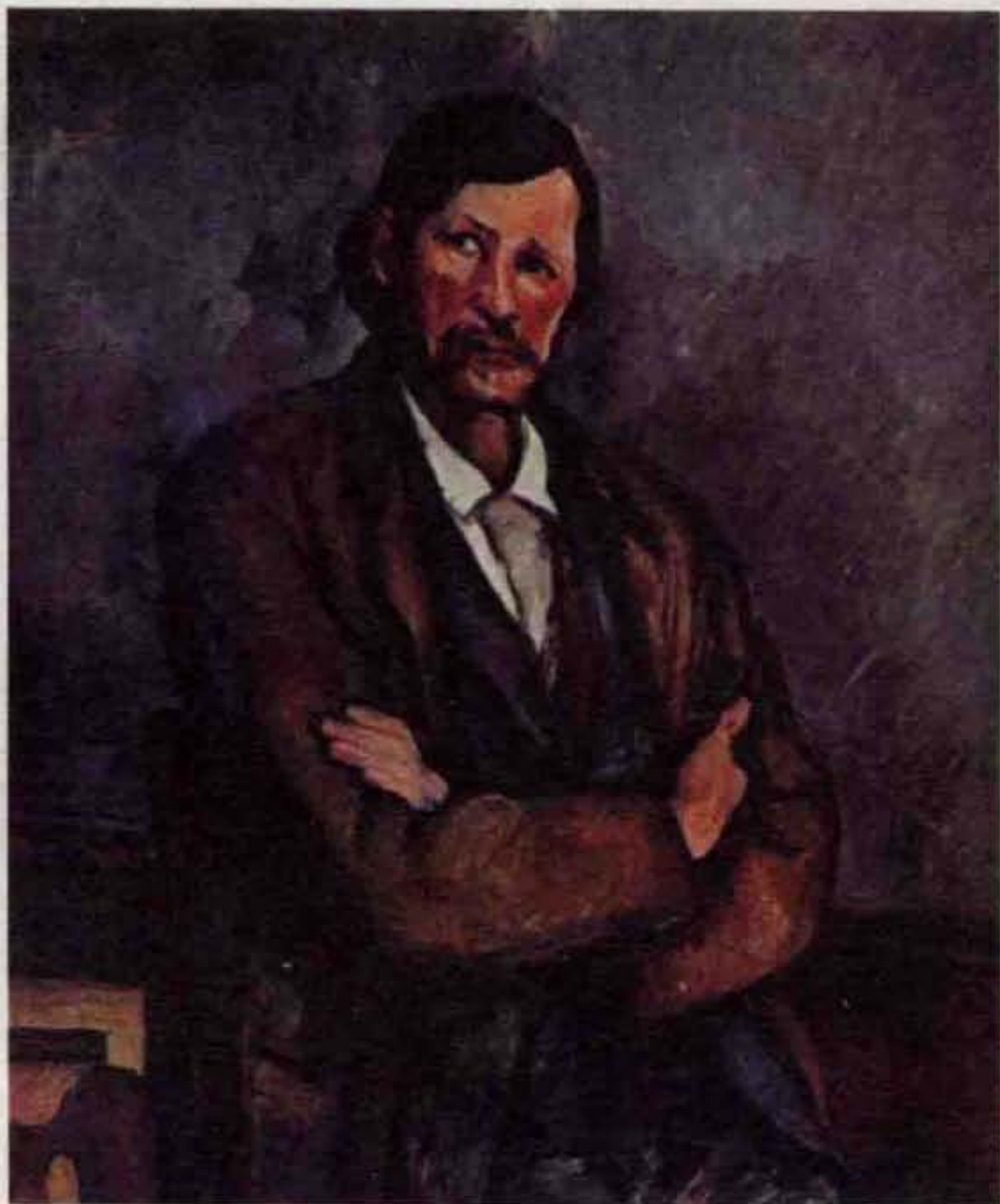
上图：
《圣维多利亚山》*Mont Sainte-Victoire* 1885-1887

下图：
《圣维多利亚山》*Mont Sainte-Victoire* 1897

不怪，就不是塞尚了……

这种多视角的画法可能通过风景画还不太好辨别，我来挑两幅更加明显的展示一下……

从下面这幅肖像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男子的左右半边脸单看都很正常，但是将它们合起来，就突然扭曲了。其实他的左右半脸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画的。



《抱着双臂的男子》Man with Crossed Arms 1899

再来看看右面这幅《蓝花瓶》：花瓶是歪的……当然是歪的。这幅画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花瓶后面的盘子，如果看到现在，你还认为花瓶后面是一个大盘子，或者两个小盘子的话，那就真的该被打屁股了。花瓶后面其实只有一个小盘子，塞尚站在花瓶的左边画了一半，又到右边画了另一半。真是一个“调皮”的盘子，不然怎么叫“多动症”画法呢。



《蓝花瓶》The Blue Vase 1885-1887





您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画法很奇怪？其实这种“在同一幅画里表现多个视角”的做法并非塞尚独创，说起来都不算新鲜，因为许多大师都用过。随便挑个人就能举例子……

就达芬奇吧！

够古典，够正派吧？我们来看看达芬奇的杰作——《圣母子与圣安妮》。



这幅画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处在一个“平视”的视角中，而他们身后的风景却处于一个被“俯视”的视角。

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大多都是“不提不会注意到”的那种，而塞尚则不是，反而他刻意地要让人们注意到他的多视角画法。如果说，别人运用这种画法的目的是为了画面更和谐，更有气势的话，那么塞尚，则是为了让人觉得不和谐，这样，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圣母子与圣安妮》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t. Anne 1508

渐渐地，塞尚的这种“多动症”画法开始受到关注，许多年轻的画家开始模仿他的多视角构图，梵高就曾在他的《铃鼓咖啡屋的女人》中运用了这种手法。对于看得懂的人来说，这就是艺术，但如果不懂，很可能会抓起身旁的雨伞把梵高揍一顿。



后来的毕加索，将这种画法发挥到了极致。姑娘们排着队求他“蹂躏”自己的脸。



《朵拉·玛尔肖像》Portrait of Dora Maar 1937

苹果。

而这时的塞尚，刚和富盖离婚，并且找到了自己一生的至爱——一只苹果，几只苹果……一大堆苹果……

塞尚彻底爱上了苹果，他发了疯似的画着各种各样的苹果，并把苹果奉为自己的“缪斯女神”（我唯一好奇的是，在每次画完一幅画的时候，他会不会把这些“女神”吃了）。

当然，这些苹果也都非常“塞尚”，他的“多动症”画法也无处不在，为了画出不同的视角，他还特地在工作室里架了个梯子……



《一篮苹果》
The Basket of Apples
1890-1894



请注意左边这幅画的桌沿，其实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真想看看这块白布下面是怎么回事……

那塞尚只画苹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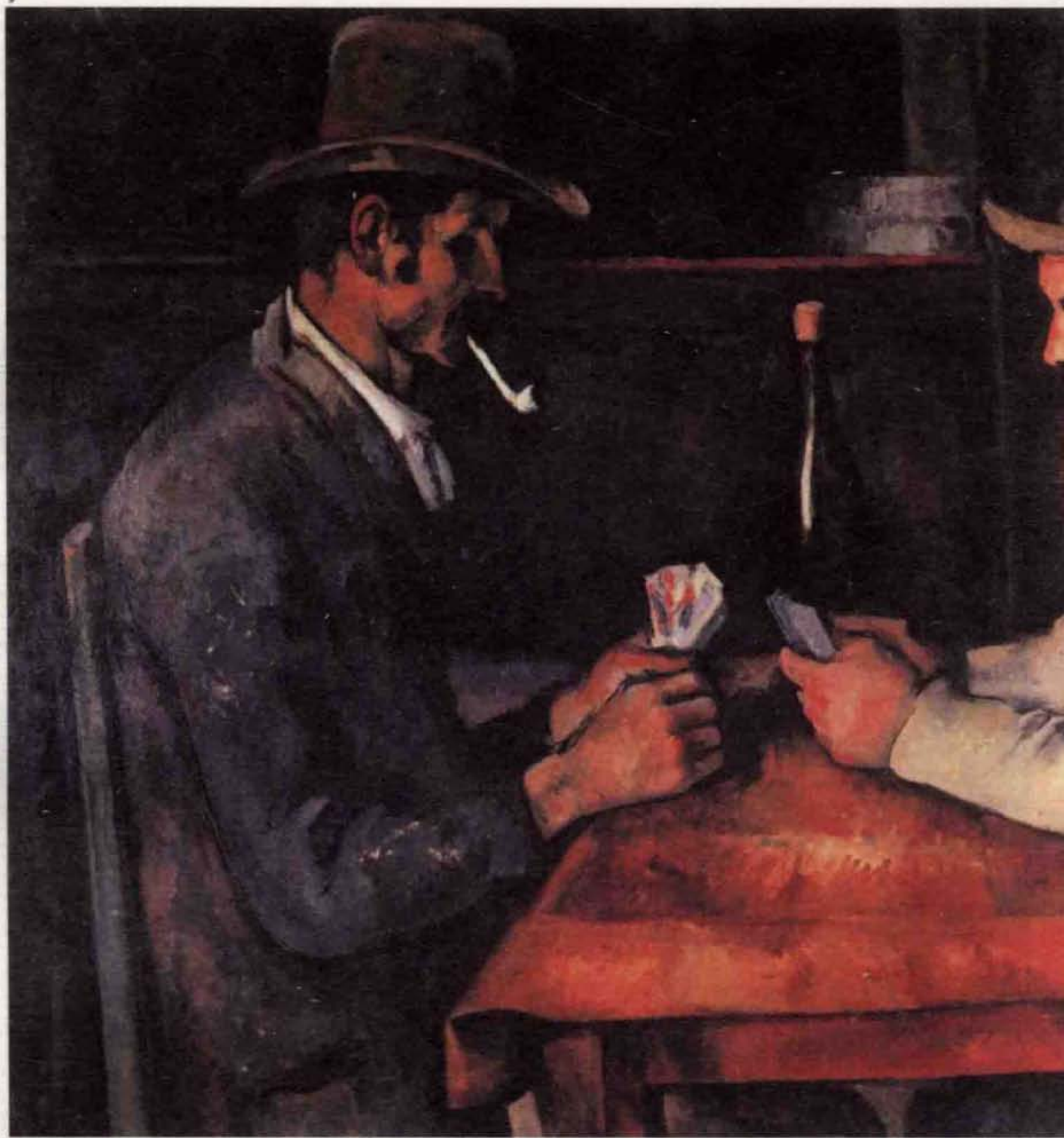
当然不是！他还会画些梨、樱桃、饼干什么的……总的来说就是些静物，只要是不喘气的就行。其实如果可能的话，他倒真的希望所有的模特都能变得像苹果那样不会喘气、不会动。

毕竟像模特变身“母老虎”这种事情，一辈子经历一次就够了……



《静物，樱桃和桃子》Still Life with Cherry and Peach 1885-1887

名声方面，塞尚的名气也继续水涨船高。其实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左拉的那本小说——《杰作》。在得知小说中的那个悲催主人公其实就是塞尚之后，大家开始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事实证明，反面角色通常更容易勾起群众的好奇心。就好比我们能轻易地记住某个大毒枭或黑帮老大的名字，但却说不出将他们绳之以法的警官是谁。所以说，塞尚倒是应该感谢左拉把自己写得那么失败，这就是今天人们所擅长的“负面营销”。



《打牌人》The Card Players 1892-1893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塞尚在那个时期的一幅画——《打牌人》。

一样歪斜的桌子，一样面无表情的人物……和塞尚的其他作品比起来，这幅画算不上是最出彩的，但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价钱。

2011年，这幅画以1.6亿英镑的价格被售出，创造了绘画史上的世界纪录。直到我写这段文字的今天，这个纪录仍未被打破。

最后我想聊一下塞尚的“基本功”，许多人认为，塞尚的画之所以那么“不对称”，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画不准。

关于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曾有幸见过几幅塞尚早期的素描作品，画得还是很“准”的。如果那真是塞尚真迹的话，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绘画功底的。

看到这里，如果你依然对塞尚的作品喜欢不起来，那也是很正常的。可能他的想法太过前卫了，时至今日也无法被所有人接受。包括我本人在内，可能我还没到能够欣赏塞尚的层次吧。

但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无法否认塞尚在艺术史上的贡献。塞尚绝对算得上是法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经历了印象派从兴起到鼎盛的整个过程，然后又亲手将它全盘颠覆。他就像一个推着巨石的登山者，在到达顶峰之前一旦放弃，就必定粉身碎骨。庆幸的是，他坚持到了最后，并且为后来的艺术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所谓的“现代艺术”，就是从塞尚这儿开始的。

毕加索曾说过：

“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
父亲！”

这就是塞尚——

现代艺术之父。



苹果男



这次就到这儿吧